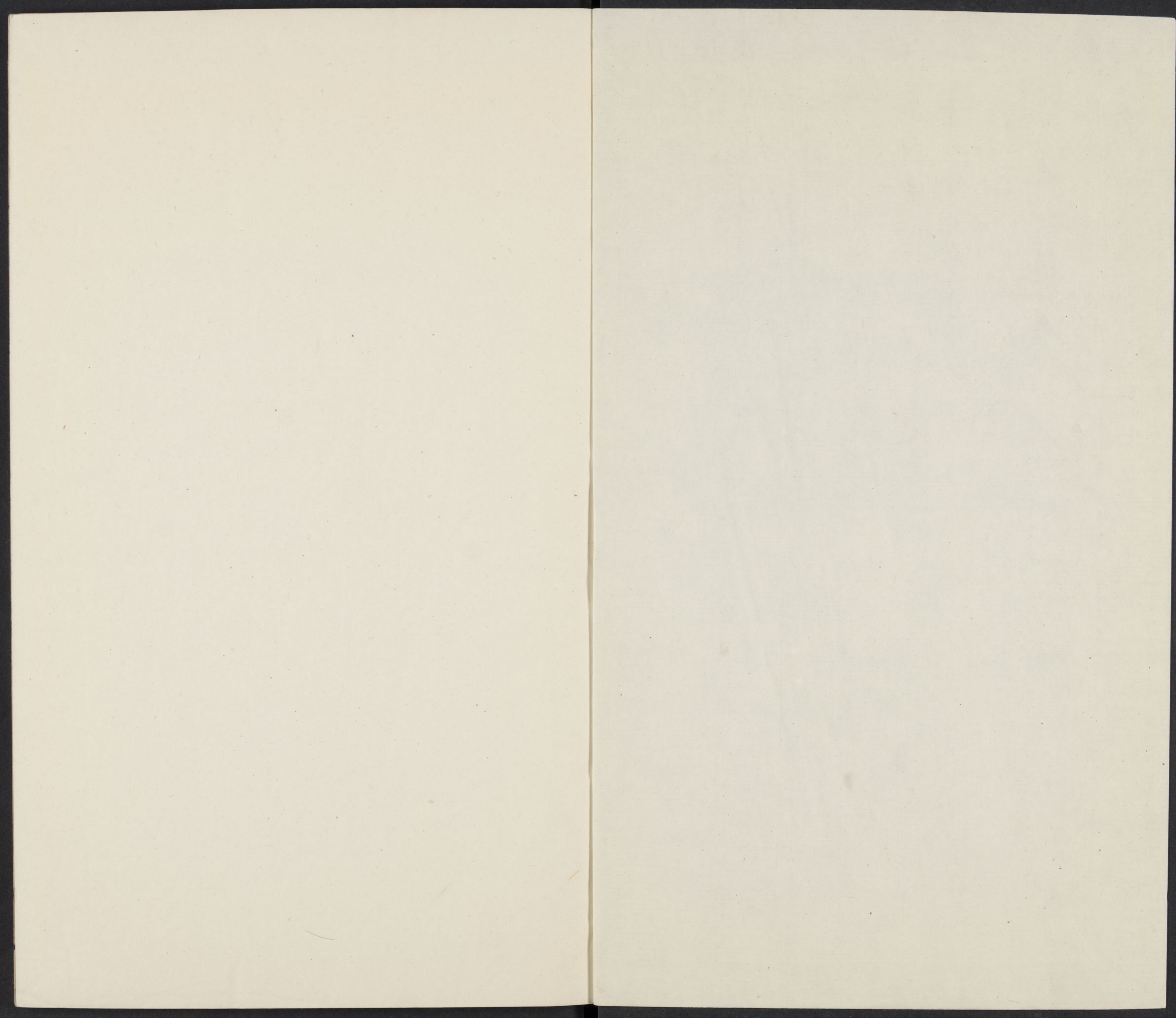


T 3143 / 3242.30

河南通志



河南通志卷之第四十三

藝文九

檄

漢陳琳討豫州檄

左將軍領豫州刺史郡相國守

蓋聞明主圖危以制變忠臣慮

難以立權是以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

非常之事然後立非常之功夫非常者故非常人

所擬也曩者彊秦弱主趙高執柄專制朝權威福

由已時人迫脅莫敢正言終有望夔之敗祖宗焚

滅汙辱至今永為世鑒及臻呂后季年產祿專政

內兼二軍外統梁趙疆斷萬機決事省禁下陵上

替海內寒心於是絳侯朱虛與兵奮怒誅戮逆暴

可南直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三

一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府董紀鷹揚掃除凶逆續遇董卓侵官暴國於是
提劍揮鼓發命東夏收羅英雄棄瑕取用故遂與
操同諮合謀授以裨帥謂其鷹犬之才瓜牙可任
至乃愚佻短略輕進易退傷敗折衄數喪師徒幕
府輒復分兵命銳修完補輯表行東郡太守領兗
州刺史被以虎文獎賊威柄冀獲秦師一剋之報
而操遂承資跋扈肆行凶忒割剝元元殘賢害善
故九江太守邊讓英才俊偉天下知名直言正色
論不阿諂身首被梟懸之誅妻孥受灰滅之咎自
是士林憤痛民怨彌重一夫奮臂舉州同聲故躬
破於徐方地奪於呂布旁皇東裔蹈據無所幕府
推彊幹弱枝之義且不登叛人之黨故復援旌擐
甲席卷起征金鼓響振師衆奔沮拯其死亡之患
復其方伯之位則幕府無德於兗土之民而有德
造於操也後會鑾駕反旆羣醜寇攻時冀州方有
北鄙之警匪遑離局故使從軍中郎徐勣就發遣
操使繕修郊廟翊衛幼主操便放志專行脅遷當
御省禁甲侮王室敗法亂紀坐領三臺專制朝政
爵賞由心刑戮在口所愛光五宗所惡滅三族羣
談者受顯誅腹議者蒙隱戮百寮箝口道路以民

尚書記朝會公卿克員品而已故太尉楊彪典歷
二司享國極位操因緣毗睚被以非罪榜楚參并
五毒備至觸情任忒不顧憲綱又議郎趙彥忠諫
直言義有可納是以聖朝含聽改容加飾操欲逃
奪時明杜絕言路擅收立殺不俟報聞又梁王先
帝母昆墳陵尊顯桑梓松柏猶宜肅恭而操帥校
吏士親臨發掘破棺裸尸掠取金寶至令聖朝流
涕士民傷懷操又特置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所
過墮突無骸不露身處三公之位而行桀跖之態
汙國虐民毒施人鬼加其細政苛慘科防互設罾
繳克蹊坑穿塞路舉手挂網羅動足觸機陷是以
兗豫有無聊之人帝都有吁嗟之怨歷觀載籍無
道之臣貪殘酷烈於操為甚幕府方詰外姦未及
整訓加緒含覆冀可彌縫而操豺狼野心潛包禍
謀乃欲摧撓棟梁孤弱漢室除滅忠正專為梟雄
其未破陰交書命外助王師內相掩襲故引兵造
河方舟北濟會其行人發露贄亦梟滅故使鋒鏖
挫縮厥圖不果爾乃大軍過蕩西山屠各左校皆
束手奉質爭為前登犬羊殘醜消淪山谷於是操

師震懼晨夜逋遁屯據敖倉阻河爲固欲以塘螂
之斧禦隆車之隧幕府奉漢威靈折衝宇宙長戟
百萬驍騎千羣奮中黃育獲之材騁良弓勁弩之
勢并州越太行青州涉濟漯大軍汎黃河而搆其
前荊州下宛葉而倚其後雷震虎步並集賊庭若
舉炎火以熖飛蓬覆滄海以沃漂炭有何不消滅
者哉又操軍吏士其可戰者皆出自幽冀或故營
部曲咸怨曠思歸流涕北顧其餘兗豫之民及呂
布張楊之遺衆覆亡迫脅權時苟從各被創殘人
爲讐敵若廻旆方徂登高岡而擊鼓吹揚素揮以
啟降路必土崩瓦解不俟血刃方今漢室陵遲綱
維弛絕聖朝無一介之輔股肱無折衝之勢方畿
之內簡練之臣皆垂頭塌翼莫所憑恃雖有忠義
之佐脅於暴虐之臣焉能展其節又操持部曲精
兵七百人圍守宮闕外託宿衛內實拘執懼其篡
逆之萌因斯而作此乃忠臣肝腦塗地之秋烈士
立功之會可不勗哉操又矯命稱制遣使發兵恐
邊遠州郡過聽而給與疆寇弱主違衆旅叛舉以
喪名爲天下笑則明哲不取也即日幽并青冀四
州並進書到荊州便勒見兵與建忠將軍協同聲

勢州郡各整戎馬羅絡境界舉師揚威並匡社稷
則非常之功於是乎著其得操首者封五千戶侯
賞錢五十萬部曲偏裨將校諸吏降者勿有所問
廣宣恩信班揚符賞布告天下咸使知聖朝有拘
偏之難如律令

移文

東魏魏收移梁文

觀夫辰象麗天山岳鎮地方以

樹之以君長日月於是莫二宇宙所以總一雖五
運相推百王革命此道之行孰之能改而皇家承
統光配彼天義洽幽明化周動植崇文德以來遠
修禮讓以止訟舞于戚於兩階執玉帛於萬國女
功潛運至德有通百姓日用而不知兆民受賜不
無迹唯彼吳越獨阻聲教匪民之咎責有由焉不
元首懷止戈之心上宰薄兵車之會遂解繫南冠
喻以好睦舟車遵沂州陸同光亭檄息犇走之勞
屯戍無逼卒之變雖嘉謨長筭爰自我始而罷兵
息民彼獲其利侯景豎子本無事業乃枉道於人

間遂乾沒於世上鳴伏於爾朱之門鎮守於普泰之日曾無為主之識詎有挈旄之智既而投命義旗歸身幕府殊異雍齒有類丁公時逢寬政得免大戮棄其瑕滓收其力用預在行伍叅跡驅馳及秦隴逋誅每事經畧以河南是空虛之地漢陽非兵戰之衝薄存犄角聊示旗鼓豈資實効寄以遊聲軍機催勒蓋維景任總兵統旅則有司存而愚編有積驕憤遂甚屢犯軍紀自生疑貳禍心潛構翻成亂階負恩棄德罔恤天討不義不昵厚而必顛委慈母似脫屣棄寵弟如遺茶龍鍾稚子痛苦成行變彼諸姬破亡為伍滅伯春之婉轉慕姜兒之爽言不與狼虎同仁而共豺狸等惡及遠託關隴依憑姦異逆主定君臣之分賊臣結兄弟之親解其倒懸仰人鼻息豈曰無恩終成難養戔而易慮躬擐于戈釁暴惡盈側首無託以金陵逋逃之藪江南統御之地甘辭卑體進熟圖身讒言浮說抑可知矣叛監投命豈將擇音而偽朝大小幸災忘義主荒於上臣蔽於下逐雀去草曾不是圖竊寶叛邑椒蘭比好人而無禮其能國乎亦既失信不亡何待今帝道休明皇猷允塞四民樂業百靈

効祉故丞相材標國楨道潤時雨義冠伊霍勳蓋桓文大君立德世功世祿作民舟楫為國棟梁內外齊心上下同德蛟騰虎嘯風生雲起摩日則車懸轉合排山則龍門洞開吞雲夢於胷中運天下於掌內雖有賊臣去國下卒出境何異一毛之落牛體雙鳧之飛海曲彼既連結姦惡斷絕鄰好追兵保境縱盜侵國蓋物無定方事無常勢或乘利而受害或因得而更失是以吳侵齊境遂致勾踐之師趙納韓地終有長平之役矧乃鞭撻疲民侵軼徐部築壘擁川捨信邀利此而可忍孰不可讓是以援乘麾殞之將投石拔距之士深衛偽主信納亡叛含怒作色如赴私讐意存涉血義不旋踵攻戰之利實若有神徵兵聚眾依山傍水舉螳螂之斧被蝥蟻之用當窮轍以待輪坐積薪而候燎及其鋒刃斲援埃塵旦接便已亡戟棄戈土崩瓦解貞陽以從子之親為戎首之任非獨力屈道窮亦將無路還蜀兼亦挾子垂翅俱在籠樊將士以昧禍之心為助亂之事皆掬指舟中披甲鼓下同宗異姓纍纍相望曲直既殊強弱不等父出子孤自取其敗違卜復諫何以辭責雖復貪利苟得背

同卽異獲一人而失一國見黃雀而忘深窵食鈞
 物以療饑飲鳩毒以救渴智者所不爲仁者所不
 向誠旣往之難逮猶將來之可追景以鄙俚之夫
 遭風雲之會位登三事邑啟萬家揣身量分久當
 止足而周章向背離披不已天豈徒然意亦可見
 彼乃示之以利器誨之以慢藏使其勢得容姦令
 其時堪乘便旣南風不競天亡有徵老賊姦謀將
 復作矣然則摧堅強者難爲功拉枯朽者易爲丸
 計其雖非孫吳猛將燕趙精兵猶是久涉行陣曾
 習軍旅豈同輕剽之師不比危脆之衆距此則作
 氣不足攻彼則爲勢有餘恐尾大於身踵麤於股
 倔強不掉狼戾難馴呼之則反速而驟小不徵則
 叛遲而禍大會應遙望廷尉不肯爲臣自據淮南
 亦欲稱帝但恐楚國亡侯禍延林木城門失火缺
 及池魚橫使漢江土子荆揚人物死亡矢石之下
 支折露霧之中彼梁主操行無聞輕險有素工用
 其短以少爲多五覆山淵顛倒冠屨射爵論功盪
 舟稱力年旣老矣耄又及之政荒民流禮崩樂壞
 改換朝章變易官品雖世異漢朝而事同新室加
 以用捨乖方立廢失所矯情動衆飾智驚愚毒螫

滿懷妄敦戒業躁競盈胸謬治清淨內恣鳴靡外
 逞殘賊人人厭苦家家思亂災異降於上怨譴與
 於下履霜有漸堅冰且至恃浮躁之風俗任輕薄
 之子孫朋黨路開兵權在外必將禍生骨肉難起
 腹心強弩衝城長戟指闕徒探雀殼無救府藏之
 虛空伺熊躡詎延晷刻之命外崩中潰今實其時
 鷓蚌相危我乘其弊方使高旗舒旆長轂啟行迅
 騎追風精甲耀日四七竝列百萬爲羣風飄雲動
 星羅海運以此赴敵何敵不摧以此攻城何城不
 陷猶爲岸上之扁當作水中之龍以轉石之形爲
 破竹之勢將使鍾山渡江青蓋入洛荆棘生建業
 之宮麋鹿遊姑蘇之館但恐兵車之所轡轢劍騎
 之所蹈踐杞梓於焉傾折竹箭以此摧殘若吳之
 王孫蜀之公子順時以動見機而作面縛銜璧肉
 袒牽羊歸款軍門委命下吏當使焚櫬而出拂席
 相待必以楚材將爲晉用固乃喜得異度實自利
 獲士衡士龍卽援客卿之族將加驃騎之號斯蓋
 壯士封侯之日丈夫立節之秋冬冰可折時不再
 來先事預懷有如皎日王侯無種工拙在人凡百
 君子勉求多福若不改迷坐待淪沒一旦暴骨草

莽流血成川猶且不悟罄臍何及故宣
往意馳此簡書檄之到彼咸共申省

皇清賈漢復嚴察漕弊移文

竊照從來漕政弊非一端本部院在部時每由

邸抄中見各省章奏糾彈累累今奉
命撫綏豫中凡地方諸務當維新振刷且值漕糶交
兌之際政宜釐奸剔弊之時如漕糧每石舊有定
價今歲米賤儘足費用其中有司或徵銀在官借
言抵作運價而又重派小民起運本色或有已派
本色而仍額外另徵幫價惟知豁壑是盈罔顧民
困當恤此州縣派徵之弊也如輓運則零星小戶
不得托里長總納而里長中豈無指路費而多
索者甚至豪強包攬欺壓良懦任意強索致弱民
飲恨吞聲而莫之敢何此里長多索豪強包攬之
弊也至於赴灘交兌如經收者府倅縣佐一應官
役或指察糧或指收受需常例索使費支供應用
打點無所不至矣否則淋尖踢斛百法措勒千般
留滯甚有多收於此而明計附餘之糧私折於彼
而暗合抵算之數於民則瘠於官則肥此經收官
役加折需索之弊也如推官職司監兌當執法如

山秉心若水有弊卽除聞奸卽剪務在留心諮訪
加意嚴詢恐有賄賂公行上下通同毆法紀而徇
情面投鼠忌器已行不正焉能正人有負任使此
監兌官賄託徇隱之弊也如該道爲糧儲督理羣
綱提領期在交兌依限全完開幫如期押運早竣
者有陞級之典遲緩者有罰治之例所當奉行惟
謹其間一切弊竇當與推官逐一清釐詳悉開報
以期弊絕風清方見明敏長才此該道責也本部
院蒞任之始首嚴漕弊合行確察爲此仰督糧道
官吏遵行凡在灘官役人等責成推官嚴察作弊
事端其經徵州縣責成府官察訪橫徵情弊如察
訪有據官卽開揭馳報以憑從重糾參役卽拏究
呈解以憑盡法擬處該道仍不時廉訪倘有府推
各官徇隱不報該道卽據實開揭同各官職名及
徇隱情弊併報參處如該道知而不言別有訪聞
本部院所持者

朝廷法斷不敢爲該道寬也各禁邪教移文
術惑世

律例何等森嚴無奈愚民不知醒悟殊不思聖賢立

可百通志 藝文 卷之四十一 三

教原自明白正大舍此而外卽爲異端從古以來妖言惑衆之徒邪教倡亂之輩代不乏人始因無籍之景從遂成燎原之難撲以致流禍郡縣荼毒生靈草竊一時終膏斧鑕歷觀往事亦邪教害人之大較也中州川原遼闊地蕪民貧奉法治生是其本分乃有無知愚民厭常喜異棄正崇邪皈依白蓮大成皇天等教焚香聚會男女淆雜陽修善事陰構異謀近日許田洧川之變實起於此若不盡絕根株恐貽將來隱禍又憐此輩無知皆我赤子安忍不加勸誨但以法繩合行禁諭爲此仰撫屬軍民人等知悉後各宜悔悟改邪歸正附從愚民亦當速行解散各務農業毋得三五成羣夜聚曉散但看守正者有妻孥生聚之樂信邪者有死卞流徙之苦轉移只在一念之間苦樂遂有天淵之隔清夜猛省勿再執迷倘有怙惡不悛仍從邪教者該地方隣佑鄉約據實密報所在官司緝拏申解本部院以憑按律究處約地隣佑容隱不督舉一併連坐以通同治罪法不輕縱毋貽後悔

墾荒田移文

蓋

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荒田不墾民間資養奚賴勸墾無方

國家賦稅何資本部院自入境以至杞邑見各屬田野成熟者固多而荒蕪未墾者亦不少試揣其不墾之由皆因官吏里役爲崇之所致也如窮簷小民方竭力開墾里書察知不遵起科年例借端挾詐稍不遂意卽報見年行糧官吏之飛差雜派不一而足里役之需索詐騙實繁有徒所以斯民視墾荒爲畏途在監司守令漫不覺察如此則未闢之田何由成熟况奉

部文未墾荒田歸併守巡各道督墾成熟之日三年後起科年終造冊報

部以督墾之多寡爲各官之殿最

部文責成不爲不嚴何各官膜外相視今當入春正開墾之時各宜督諭百姓盡力南畝有主之荒

責令本主開墾無主之荒設法招徠開墾成熟之日三年後起科按季報查年終彙冊總報各官督

墾數多者雖有紀錄加級之例本部院仍特疏薦揚督墾數少以及全未開墾者雖有罰俸之例本部院必從重糾劾若有司攤派雜差里役需索詐

騙及賣放勢豪而不報懸坐窮民而入冊者或被
 害之人赴本部院告發或本部院訪聞得實定行
 叅拏**嚴剔河工移文**中州之困於河工者已十餘
 重究心為惻然今日擊時艱能不鯁鯁慮及惟是荆隆
 之工甫竣喘息未定而又有清河集槐疙疽王家
 埠口等處之堤工繼而辦料徵夫事非得已小民
 力役分所宜然第河工之積弊多端而地方之受
 害無窮若不嚴加釐剔小民之膏血幾何可常資
 奸蠹之吮吸哉言之令人切齒查此時堤工不過
 幫築高厚及創建遙堤原非決口塞流可比况乎
 修築土方有丈尺用夫有名數報竣有定期管河
 官若能上緊督察依限完報則亦何弊之有祇因
 故意遲延遂爾弊端叢生譬如原派人夫百名而
 著役者止七八十不等其餘俱為督工官役與夫
 頭通同折肥如工一月可完也而任意優游延至
 數月及領工食未嘗增於原估而督工之官役夫
 頭仍按月索常例包夫之奸棍仍按月索私幫工
 應築一月而延至三四月民應用一錢而倍費四
 五錢以致雜派溢於正供在在剝膚剝肉此其積

弊一也若夫砍梢之弊殘害尤烈計河工之所需
 自柳之外餘皆無用今聞各夫下鄉勢如狼虎無
 論墳內門前榆柳槐楊任意砍伐即桃杏果木憑
 其摧折毫無顧忌既索酒食更索銀錢民受其害
 不敢申訴此其積弊二也官令各夫砍伐當必有
 確數可稽今則任人竊取而官不之問也損民間
 之物力不能濟緊急之工程及派里民運送則曰
 某人應運某處柳梢運脚與夫食每束已不下五
 分及運至工所又有委官刁蹬折數加收必令携
 貨行賄私折乾沒而後遂其谿壑稍不如願措抑
 不收車輛人畜數日守候此其積弊三也至於派
 夫應役歷來自定規按地均攤民雖勞而無怨
 其柰勢要豪強種地數十頃以及數百頃抗不出
 夫而州縣徇情亦竟不敢派致小民有地五畝即
 出夫一名官既無良民徒飲泣此其積弊四也至
 夫役工食自應按月發給猶恐食用不敷今聞有
 役過數月不發一月之銀者亦有轉發州縣而毫
 釐通不給散者更有工房里老朋比作奸領出官
 銀私相分肥官有發銀之虛名而民不得受領銀
 之實惠此其積弊五也種種陋習槩難縷指弊絕

騙及賣放勢豪而不報懸坐窮民而入册者或被
 害之人赴本部院告發或本部院訪聞得實定行
 叅拏**嚴剔河工移文**中州之困於河工者已十餘
 重究心為惻然今日擊時艱能不鱖鱖慮及惟是荆隆
 之工甫竣喘息未定而又清河集槐疙疽王家
 埠口等處之堤工繼而辦料徵夫事非得已小民
 力役分所宜然第河工之積弊多端而地方之受
 害無窮若不嚴加釐剔小民之膏血幾何可常資
 奸蠹之吮吸哉言之令人切齒查此時堤工不過
 幫築高厚及創建遙堤原非決口塞流可比况乎
 修築土方有丈尺用夫有名數報竣有定期管河
 官若能上緊督察依限完報則亦何弊之有祇因
 故意遲延遂爾弊端叢生譬如原派人夫百名而
 著役者止七八十不等其餘俱為督工官役與夫
 頭通同折肥如工一月可完也而任意優游延至
 數月及領工食未嘗增於原估而督工之官役夫
 頭仍按月索常例包夫之奸棍仍按月索私幫工
 應築一月而延至三四月民應用一錢而倍費四
 五錢以致雜派溢於正供在在剝膚剗肉此其積

弊一也若夫砍梢之弊殘害尤烈計河工之所需
 自柳之外餘皆無用今聞各夫下鄉勢如狼虎無
 論墳內門前榆柳槐楊任意砍伐即桃杏果木憑
 其摧折毫無顧忌既索酒食更索銀錢民受其害
 不敢申訴此其積弊二也官令各夫砍伐當必有
 確數可稽今則任人竊取而官不之問也損民間
 之物力不能濟緊急之工程及派里民運送則曰
 某人應運某處柳梢運脚與夫食每束已不下五
 分及運至工所又有委官刁蹬折數加收必令携
 貨行賄私折乾沒而後遂其谿壑稍不如願措抑
 不收車輛人畜數日守候此其積弊三也至於派
 夫應役歷來自定規按地均攤民雖勞而無怨
 其柰勢要豪強種地數十頃以及數百頃抗不出
 夫而州縣徇情亦竟不敢派致小民有地五畝即
 出夫一名官既無良民徒飲泣此其積弊四也至
 夫役工食自應按月發給猶恐食用不敷今聞有
 役過數月不發一月之銀者亦有轉發州縣而毫
 釐通不給散者更有工房里老朋比作奸領出官
 銀私相分肥官有發銀之虛名而民不得受領銀
 之實惠此其積弊五也種種陋習槩難縷指弊絕

風清不無厚望於該道焉為此仰管河道官吏即將各處堤工務要晝夜督築刻期報竣毋得仍踵前弊致累小民至在事員役及州縣印河等官尤當洗滌肺腸嚴行覺察敢有故違該道即密揭本部院以憑不時參處倘互相容隱本部院別有所聞狗縱之咎即該道亦不辭矣法在必行勉之慎之

飭郵政移文

照得所屬驛遞有衝僻不同徵協銀兩有多寡不一前此稱苦告協

情猶可原自十三年欽奉

勅諭行令該道哀多益寡以僻協衝通融撥補困苦少甦嗣以站銀不足又撥正項十萬餘兩以濟衝驛之用其加增錢糧不為不多驛遞之苦累宜從此消除矣何邇來所屬稱苦告協之文猶盈几滿案且郭店驛倅苦累至死亢村等驛倒廢難立夫未撥銀之先各處稱累既撥銀之後未見蘇息其中弊竇非止一端如各驛馬匹有該管印官全不經心照管止靠馬夫喂養者有不肖有司將銀侵沒而克入私囊者有經承人役借買料草等項而冒破肥已者以致料草缺少馬匹羸瘦一遇差使即便倒斃又不買補再遇差騎勢必越過鄰馬及

鄰封申詳批查不曰驛遞疲困則曰馬匹倒斃究其疲困倒斃之由皆官役侵漁站銀之所致也該道職司郵政坐視倒廢而不問明知侵沒而不察朝廷有用之金錢豈可徒飽官役之私橐乎况奉有諭旨凡驛遞倒塌該道速行料理責成何等嚴切該道豈宜膜外相視為此仰驛傳道官吏即查通省衝繁驛遞某處倒塌該道設法整理務期無悞差使其該驛應徵銀兩與檢協銀兩曾否買補馬匹其餘何項支用有何的據逐一徹底清查如有侵沒情弊嚴究明白具詳呈報本部院以憑參處施行如瞻徇庇護不行據實查者本部院別有訪聞定行一併參處法在必行慎毋故違未便

路行差移文

照得河南為腹心重地數省通衢差

補銀兩又據各屬告苦告難且邇來湖南等處捷報屢傳軍機緊急一差動則用馬百匹以至數百匹少亦不下數十匹兼以尋常差使往來絡繹不絕夫無息肩馬不停蹄驛遞之苦未有甚於今日者也查山東路通江南等省舊日行差俱由東路前因黃河衝決東道多梗一切差使俱由河南是

以河南既苦本省之差多而又苦他省之偏累在昔路為水占勢或不得不然今河口已塞水歸故道山東舊路依然坦途而差使仍遠道豫省此何說也揆厥所由總緣奉差員役或因東路久不行差由豫道熟殊不知東路近於西路也及今若不具

題更改則苦累實甚將見夫日逃亡馬日倒斃必致驛遞傾廢而後已萬一遲悞軍機所係匪小但事關入

告不厭詳慎合再確察妥議為此仰驛傳道官吏即查向來某某幾省由河南行差某某幾省由山東行差東路較之西路所近幾許南北差使各在於某處東西分路由某係直徑由某係遠道逐一詳細開明仍用白絹紙表細繪路程途式該道議看妥詳呈報本部院立等覆酌具

清核欺隱移文

得照

任土輸賦國有常經以熟作荒法所不貸况開報荒地奉

旨三年起科皇上於民可謂寬且厚矣為士民者必開一畝報一

畝始不負

朝廷加惠元元至意乃有等貪宦劣衿奸民土豪或要挾州縣衛所或賄通里書戶房膏腴任其開墾差糧任其隱匿甚至計畝田有千百按籍糧無一二即從前屢奉

明旨嚴行踏丈官既憚履畝之勞役圖售欺蔽之私全不論墾闢有無混行捏報寃竟富而有力者隱如故貧而無能者增加不已本部院撫綏為職公忠為念決不肯虧

國稅而困窮黎令奸貪得計也除已選委廉能徧行清丈外合再嚴飭為此仰文武官員軍民人等知悉自後官須徹底清查人宜翻然醒悟各將所開熟地盡數供報止照三年起科之例不究從前容隱之辜如再上下通同執迷不報州縣衛所地糧有額數荒熟有段數一丈量而紳士軍民有無多寡不待問而明矣此時地則歸公人猶科罪該管官員定以通同參究本部院即愛爾為爾法不能為爾等少寬利害可否清夜自思本部院此番清查雖為國賦實為爾官民開一

飭解逃人移文

國朝立法之嚴莫逾於逃人一事誠惡其負恩背主情罪深重故法嚴窩主令伊容身無地解需幫手慮其野心難測仍飭沿途撥兵防範俾解兵部督捕堂審斷發落使逃人明正鞭刺之典故主仍收奴僕之役則逃人之爲罪人也明甚近訪得各處捉獲逃人其長解卽指爲營賄奇貨囑託本處兵房於護解票上添寫沿途撥夫幾十名撥驢幾頭本處票上既有定數所以到處執票勒索如數方肯起身無則每夫折錢一二百不等每驢折錢三四百不等如無驢則勒雇椅轎乘坐殊不思逃人何物乃敢如此需索甚至逃人有有婦人者竟入百姓內室搜搶服飾等物其索酒索食又不必計矣此不獨本省爲然卽他省長解路經豫地者較此尤甚以致衝途鎮市商民受害者皆裹足畏避莫敢誰何况逃人旣有本州縣之長解又有沿途防兵之護解不應再撥鄉夫又何可再撥驢頭椅轎應付罪人乎凡此皆長解通同逃人借端需索作之祟也合行禁諭爲此仰豫省衝途居民人等凡遇管押逃人長解當向該汛防將處討兵護送或於經過州縣稟撥快役倘反是而仍在大路軍

民處索夫索驢希圖折乾詐騙及逃婦闖入民室搜搶衣飾等弊勿論外省本省管押許被害之人立赴該管道府州縣衙門喊稟審實賊仗有據者卽時馳報本部院定將長解與逃人逃婦一併移

兵部督捕衙門從重治罪法在必行斷不姑貸核

懸報移文 照得清核地畝本部院數經告誠又委

道官親詣勸諭令民自首爲無罪地誠

慮奉 御史前來清丈倘荒熟不清隱漏難掩斯時地則

入官仍要科罪追租窮簷小民何以堪此諄諄此

念無文不令有司遵行百姓共見誠不欲懸坐一

畝孰亦不欲飾報一畝荒滿望豫屬州縣遠邇共

知孰意近聞歸德所屬州縣有熟地而從實首報

間有荒地而亦捏報成熟者揣愚民之心不過因向來舊則行糧有二畝而折大地一畝者有三四畝而折大地一畝者恐

欽 則大小原自不同丈量繩尺悉照舊行規則已經戶部題覆奉

旨允議本部院先據邸抄即遵行所屬在案爾民果
 荒為實荒熟為實熟合算不虧原額即
 欽差御史前來未有不深悉民情甘外等則而別為
 吹求以作強民之事爾百姓何必皇皇過計若斯
 第思此懸報之地多不在紳衿而在里民里民何
 事而受此無已賠累恐類此者不獨歸德所屬為
 然若不嚴行清核民害何除合行確查為此仰撫
 屬州縣併紳衿里民人等知悉各將熟荒地畝從
 實首報各處成熟見在實實若干荒蕪見在實實
 若干合盤打美既不虧額又不累民造冊申報自
 無後患倘有司奉行不善地仍有荒而飾報全熟
 強民以賠累者該管道府即指名揭報以憑
 題叅治罪若道府不舉爾被害之民與其貽累難
 堪而告辯異日何如就今具告本部院即與除豁
 之為愈也慎勿自相疑畏甘受啞苦包荒為熟自
 罹賠累之苦貽本部院以不美之名爾士民其相
 信相諒勿酌議糧解移文本部院撫綏中州凡地
 自貽悔無事不熟計而深籌之但得有益於百姓無害於
 地方即不避嫌怨不懷顧忌特疏以為民請

命如改行驛路除豫省十餘年之偏苦勸首地畝令
 士民無隱匿之罪愆此與革之昭昭在人耳目者
 即尚多未盡事宜本部院亦必日夕嗇維斷不肯
 徂安而置諸臆外今查各州縣徑解錢糧有如
 戶部之棉布芝蔴等項
 禮部之藥材等項
 兵部之柴直柴炭等項更如
 太僕寺之馬價御馬監等倉之銀兩及
 工部四司一應本折錢糧俱係各州縣徑起批文
 解

部交納即零星無幾亦不得不專差解役赴
 京甚且一項而作兩次起解長途往返速則三兩
 月方回遲者必得半年是往來盤費等項反溢於
 正項數倍雖係差役齎解實皆斯民脂膏嗟此窮
 簷赤子向苦於河工屢疲於供億又罹旱澇頻仍
 瘡痍未起再加此項賠苦民何以堪此其不便者
 一也且各州縣起解銀兩發給解役在小心守法
 者或即解
 部交納守掣批廻在奸刁解役領銀到手或至他
 處任意花費或作資本貿易經營各州縣既經起

解造册自作全完究竟銀未到
 部以致
 部咨屢次行查就中滋弊彼此互推此其不便者
 二也查得該司解
 京銀兩俱併裝成鞘發給護牌且沿途撥兵護送
 可保無虞若夫州縣起解錢糧止差解役一人又
 無兵丁護送去則所齎銀兩回則掣取批收均關
 重大以孤身而往返數千里孰能保其無萬一之
 虞如確山縣解役劉守智中途病故以致折色本
 色交納愆期致蒙行查已有明鑒此其不便者三
 也以上數條皆係民間疾苦官役大累更遲悞
 各部急需是無益而有害者正此是也該司總職
 錢穀寧不知之最真而言之更切耶急宜從長酌
 議爲此仰布政司官吏即將各州縣徑解
 各部寺一應本折錢糧殫心擘畫必計盤費賠累
 之苦如何可除稽遲愆期之弊如何可革解役沿
 途之虞如何可免逐一參看明白確議妥詳務期
 上不悞

國下不病民刻期呈報
 本部院以憑酌奪施行

嚴禁兵馬移文
 本部院撫
 綏中州小

民之疾苦利害念念在心刻刻不忘至於大兵馬
 飼之地計慮更切如前兩飼彰磁本部院與
 兵主講明嚴爲禁約兵民兩相安堵不惟民間用
 禾物件毫無所損卽槽鑿鍋桶等項稍有傷壞且
 令包賠此等法令想爾百姓亦素所深知今本部
 院來衛供餉途次見鄉民擁道喊冤稟稱牧馬兵
 丁將已熟穀禾踐踏食毀再三哀求兵丁稱說送
 錢十千方始免牧不然後邊再驅多馬來食某等
 許錢二千尚不肯允本部院一聞此語不禁髮指
 隨差人疾往查問則彼已踰山遠離其地矣本部
 院一到卽面見

大將軍羅 立將此段民害痛切言之兵馬是
 朝廷兵馬百姓是

朝廷百姓糧草俱已催備兵丁何又放馬民間田禾
 作踐如此民將何以辦

國賦又將何以資俯仰中州地方比不得雲南貴
 州亦比不得廣東廣西此處難

京都大爲不美
 大將軍視滿漢爲一家待兵民無異同况禁兵安

可南通志 藝文 卷之第四十三 十三

民遠邇共知一聞本部院之言甚然其說深服其論隨傳知各旗固山當經嚴禁本部院又講衛輝一帶路衝民貧供應萬分艱難如米豆草束雖發司庫銀兩備買其長途輓運勞苦異常此項尚算正賦雖苦猶可至於槽鑱銅桶悉係借取民間倘若損壞是百姓出一物而不得一物之還更可憫念至於劄營處所俱係民房恐不法兵丁任意折毀併損壞家伙砍伐樹木以及強買短價等弊小民何堪本部院職司撫綏地方百姓是為已任其苦樂利害惟賴本部院以調劑豈令其受害而置諸無言乎倘有前項弊端與其懲處於事後何若嚴禁於事先本部院亦知大將軍紀律嚴明但慮兵馬衆多人心難卜尤望再行嚴加禁約地方幸甚百姓幸甚大將軍言本府統制諸軍與各王各營更是不同自貴州至此一路兢業存心惟恐騷擾庶民踐踏田禾每次安營必擇其空閑曠地離田禾寫遠之處斷不令擅損一苗擾害一人今到衛養馬尤宜誠嚴既准貴部院諄諄面講

即當傳諭八固山嚴加禁飭等語除大將軍已經嚴禁外合再備細曉諭為此仰衛輝府官吏速諭百姓人等各宜安心本業不必妄自驚慌如有不法兵丁折毀房屋損壞家伙踏踐田禾砍伐樹木穿房入戶妄肆欺凌及強買貨物短少市價糖塞低銀等事有一於此即刻喊稟本部院或稟道府廳縣轉報本部院定與大將軍面講按軍法究治爾等不得隱忍自悞如有奸刁百姓借端妄聳及高擡時價者定行嚴拿從重究處

嚴察派徵移文

糧錢

國重務少派則虧

國多派則病民原不容一毫增亦不容一毫減者也故前奉

欽定悉照萬曆年間等則派徵刊刻賦役除荒徵熟永為遵守

朝廷之加惠元元何其周且詳也倘奉行者上體國課下念民瘼當順治十二年刊造賦役之時若俱照萬曆年間則例銀數磨對清楚勒之版圖頒以由單何至於虧

國又何至於累民今本部院接准部咨行查多派少派緣由及將各屬派徵文冊與賦役全書逐一查對其各州縣每畝徵銀數目有比賦役多者有比賦役少者咸與萬曆年間等則不符至於少派者虧國不待言矣其多派者每畝有多幾毫者有多幾釐幾分者甚有多至一錢者如河南府新安縣上地每畝徵銀六錢零宜陽縣上地徵熟則例每畝比舊則多至一錢零若以地復原額計之多徵銀數每州縣不下盈千累萬病民之大莫逾於此况豫省羣黎自經凋殘之後寥寥孑遺皆是患難餘生照額派徵尚苦無措此額外包荒其何以堪本部院閱冊至此不禁髮豎皆因順治十二年始造賦役各官全不詳慎之故耳以致賦役舛錯貽千百年之巨害俾窮民剜肉包荒啞苦莫訴何日是其底止也故諺有云糧為萬年計其斯之謂歟本部院撫豫以來何利不為民興何害不為民除此多派厲民之事知之既切察之既真斷不肯任聽前官之誤貽殘黎無窮之累矣除行布政司查省屬地方遵照萬曆年間則例派徵者係某某州

縣比照賦役包荒多派者係某某州縣比照賦役少派者係某某州縣其中多派者何故多派少派者何故少派再一合盤打算多派州縣除荒熟額銀之外共計額外多出銀若干少派州縣合荒熟額銀之數共計額內尚少銀若干逐一查明作何更正造冊具詳速報去後第此多派少派之數雖係從前司府州縣錯誤其中少派者僅止毫釐之謬為數無幾而多派者竟至每畝幾分幾錢為害最鉅俟藩司查明冊詳到日咨部具

題但事關百姓永害本部院不避嫌怨期於力除以甦民累合行仰撫屬官民人等一體通知亦見本部院倦倦為民至意也

嚴禁勒報移文

中州百姓連年墾地固多自十五年奉

旨清查自首季墾已經盡報無餘年來水旱頻仍所收尚難糊口又兼兩年並徵小民輸辦維艱切膚之患尚顧不暇豈有餘力再事開墾但恐不肖有司謬循季報之例畱邀紀錄之功不論開墾之有無止勒民強報罔恤黔黎之災苦則按名懸裁又恐積蠹里書借季報之名目為索詐之由頭稍不

遂意暗捏地數入册斯時地方罹災甚多斯時百姓窮苦難言倘官役不體民瘼窮黎必至逃徙則已熟之地將見復荒矣若民逃地荒則錢糧逋欠益多各官考成之時難免叅罰之例是強報懸裁之弊雖為民累實為官累矣各有司不為將來慮始終尚敢昏紀錄之功乎合行申飭為此示仰撫屬官吏士民人等知悉凡鄉紳士民果有新墾荒地聽其自報入册若無新墾季終回文如敢違禁勒民強報或暗加懸裁不論地之多寡許被害之家即赴本部院衙門據實陳告該管印官從重叅處經承里書鑽拿處死各屬

禁飭科派移文

百姓

自經兵火元氣大傷及我朝定鼎之後雖流離漸集而河工夫料徵派不絕大兵軍需辦運無已再加以連年水旱到處災荒民窮財盡百姓僅存皮骨耳為民牧者即加意愛養猶恐久瘵遺黎一旦未能蘇息乃近聞各屬有司止畷便已罔顧病民凡一應大小事務悉出民間或照門頭攤派或按名數科索此宗方完彼件又出前差未行後差踵至里長書手視派撥為奇貨

鄉約地方借收歛作生涯如所需原止一夫而役遂派至數名所派原止一兩而民遂費至數金鄉愚無知只得竭力奉承奸蠹無厭因而益加搜求以致稍有身家者漸至消乏貧窶無倚者相率逃竄若不嚴加禁飭則禍害日深將來必至靡有孑遺矣合行禁革為此仰撫屬官吏軍民人等知悉各有司務要洗滌肺腸優恤百姓一切門頭雜差不許科派擾民如有不遵明禁仍前私派者許被害之家即赴本部院衙門控告定將印官題叅經承差役鑽拿處死法在必行毋行泛視

議

宋魏了翁乞定周程三先生謚議

臣聞謚者行之

善而懲惡節惠而尊名也爰自後世限以品秩濟以請託於是嘗位大官者雖惡猶將節之品秩之所不逮則有碩德茂行而不見稱於世者矣夏竦高若訥而謚文莊蔡卞鄭居中而謚文正鄧洵武蔡條而謚文簡呂惠卿而謚文敏張商英而謚文忠強淵明而謚文獻林希而謚文節温益而謚定

簡汪伯彥而謚忠定秦檜而謚忠獻此皆名浮於
行而彰彰在人耳目者自餘此類又何可勝數而
舉世視為當然未嘗以為訝也至於倡明正學於
千有餘載之後上嗣去聖下開來哲如周頤程顥
程頤張載及一時大儒高弟其有功於生民之類
亦不為小矣世之相後不為近矣而卒未有表而
出之者人亦不以為闕也臣竊為之不平久矣迺
自前歲誤被簡擢攝承漕寄遂因職分所關輒為
周頤冒陳易名之請又於貼黃有云近歲如朱熹
張栻皆已賜謚而熹栻之學定宗周頤及程顥今
錄其後而遺其先似於褒崇美意猶有未盡已荷
聖明亟垂俞允遂以所奏下之有司維時春官亦
專以程顥兄弟為請申命所屆承學之士聞風興
起蓋學術之標準風俗之樞機所關甚不小也而
二年于茲猶未有以易其名者豈事大體重未容
以輕議邪抑自邇年以來謚之美者曰文曰宣曰
成既首以用諸周程之苗裔故思所以加諸此者
而未能也然稽諸謚法亦豈無可以加此者舍曰
如文如宣如成者既不可得而易則師承之間亦
不嫌於同謚也臣愚欲望聖慈申飭有司速加考

訂俾隆名美謚早有以風厲四方示學士大夫趨
嚮之的則其於崇化善俗之道無以急於此者臣
出位犯分洵瀆聖
聰伏俟斧鑕之誅

明崔銑均田議

田之不均生自土豪貴宦多賂富
室多財顯肥饒之區擅山澤之利

富民又以餘田竄仕籍業貧民壯者優力役貧者
代輸租諺謂富人家殷貧者官粟者也富則曳絲
席綺後以相競貧者衣食下同犬彘牛馬痛哉近
者有司立法均田畫丘計畝三品徵稅惜其付之
吏胥高下任其心眾口稍喧尤為二豪扇搖欲壞
而罷之曠代而舉事偶噎而輟餐惜乎夫田均則
事均事均則業均無甚富甚貧之家則俗自淳古
使民不過三日今厨傳之供騶從之煩百倍於往
州郡一下吏出乘輿列騎擁於衢路隳制度滅等
威視為泛常宜倣古限田先禁兼并召集每丘田
至其辨肥瘠高田宜潦下田宜旱互乘除之然後
定等分租凡臣非將命毋得乘傳洪武制官人從
有定數各嚴立罰以懲不遵夫水旱之虞聖王遭
之秦廢溝洫杜撰阡陌漢以來良吏鑿渠致富吾

相自磁至湯纔越百里有大川四溢漳沮湯秋潦
溢壤禾萬畝榻側竈徑悉變沮如古所開十二渠
俱湮推之他方可知已前元勸農法良史臣稱曰
王道去今不遠可稽而舉夫歛薄則用足力餘則
農修水泉之溉督勸之警又出山澤使貧者得業
如此十年家可使給是故禮教興而頌聲作矣

皇清王滙河工議

之謗而非常之典闢萬世之利受當世

下之所難也因地勢之宜拯一時之患隨處補救
以爲功於百姓者此豪俠之烈當世之人或能之
余嘗縱觀域中博覽輿圖有謂河源出星宿海者
迂誕無稽論黃河之行勢者斷自禹迹始也大禹
導河積石至龍門其經歷秦晉皆爲峩嶺所束而
無以逞其鋒下逮徐淮土堅水衍地洿下匡廓有
以容蓄之而寡汜溢之患其鼓狂波而迅流濤者
獨在中原是以龍門下瀉越孟津而有魚我黔黎
沼我郡邑之勢治之者何策之遵歟或謂徙冀州
之民當河衝者放河入海河定民安復禹貢之故
道畫萬世之長策此不易之論也非常之舉黎民
懼焉自非聖人疇敢有斷然行之而不疑者或謂

多穿漕渠早則開東方下水溉冀州澇則開西方
高門分河流其說似已東南已爲衆流所趨復決
水以益之其民庸有利乎雍冀固多巖山疇鼓巨
糜費無窮從未有數十年之利者何也或又謂水
力未可與爭姑捐東方之地徐觀其勢之所歸因
勢而利導之則力逸而利永東方之地可捐東方
之民可捐乎且所謂徐觀其勢之所歸者待以五
載乎待以三歲乎民仰衣食以爲生委田疇於瀟
灑則衣食無資功成之日將索民於枯魚之肆也
誰能枵腹號寒以待功成乎治之者抑何如而復
可歟亦曰因地以治之而已其因地以治之者何
也河在秦晉者則因秦晉之地以治之漆沮涇沔
皆會於渭以同於河者也當秋雨霖霖姑暫塞下
流使三水徐徐入渭渭水徐徐入河則在秦者治
汾沁自西而已入於河者也兩漳水自西至東合
而後入於河者也自西入者壅之自東入者濬之
分流者塞之合流者濬之壅之塞之以遏其濤濬
之濬之以迅其歸則在晉者治秦晉之河治當不
至建瓴而犯中原也河在徐兖者則因徐兖之地

以治之淮之在禹貢固自入於海者也河之在禹
貢自西而東而北分爲九河同爲逆河以入於海
者也九河既淤矜磔一徙商世五遷其都河淮合
一中原獨受其累經三代而莫有其策惟使河自
入海不拘在青在徐也亦不必大禹之故道也淮
自爲淮塞沂泗汶洸之通於淮者而資其水以爲
運河之津則淮水不至壅衆流以上讓河水不至
挾衆流以下冲其在徐兗者亦治治其上流則習
坎漸進而有緩步安輿之態治其下流則地水成
師而無倒戈反矛之患則中原可以安枕其在中
原者復因中原之地以治之相其曲直曲者與爲
埽直者與爲利也度其高下高者勿使逼遠城邑者勿
使潴也量其遠邇近城邑者勿使逼遠城邑者勿
使溢也隨時補救隨處補救亦必有利於百姓焉
此豪俠之事而當世之所能爲者也猶有說者唐
虞之世其會在午火氣漸盛水氣漸消人事與天
運相表裏此其峇也然猶不敢純任天時聖德廣
運勵翼羣工入黃熊於羽困進崇伯之子於司空
是以地平天成而有海晏河清之瑞傳又曰有聖
人出焉海不揚波志壹之動氣也以志召氣在人

而已又

賈開宗治河議

治河者以不治治之也或曰河之徙也漂沿者數百

萬家冲突者數十邑且漕以爲之通塞卽多方理
之猶虞不勝而以爲不治治之可乎曰河源自崑
崙北流朔方與中國無與也自大禹以江南有江
諸水但導之入江力巨而海潮不足以逆之江南
諸水治矣江北諸水夏秋多溢春冬多枯少而不
能自達于海卽及海矣朝潮而逆回數十里焉夕
甫及海而夕潮又至又逆數十里泛濫民居無已
也遂於朔方之東而鑿龍門之大者引河以入之
又于太原而鑿龍門之小者引河以入之南注之華山
中阻遂折而東而携江北諸水入海力巨潮不能
逆也書所謂同爲逆河入海也所謂不勞民力不
竭金錢而行所謂無事也所謂治水以水治之不以
土治之者也所謂有決濬疏導之文而無壅阻之
說也今以天地之神物縱橫萬里而以區區數丈
之隄令其循循如溝渠有是理乎明有鳳泗陵寢
虞其潰沒不得已設重臣以理之又臨河之邑設
員百吏及萬臨河百津夫數萬爲陵寢也非爲漕
也且漕無關于河也漕之通塞無關于河之通塞

也使漕之通塞關于河之通塞則數年北徙漕何以如故乎今夫佛刹之大者有僧千百苦於衣食之不給費用之不富諸僧飲博耽妓之無具也則相與取諸佛像及殿宇而殘之而毀之然後修葺補飾而四方之募廣焉則因取以爲衣食因取以爲費用因取以爲飲博耽妓而佛像及殿宇之用十不得一焉今之治河者猶是也自上及上數萬人以八口之家計之則數十萬矣此數十萬者衣於是食於是富於是貴於是是一日河晏則嗷嗷矣且治河之柳之草之泉之夫何自出乎出於臨河各邑也出於各邑之令也既以各邑之令輸之即如治之則可直以山左河南撫臣督各邑之令爲之足矣又何必紛紛以員之百吏之萬耗祿而擾民乎明萬曆三十年河決荊隆口山左撫臣建議以天下莫非王土決南則見北決北則見南河不能兩據也今河趨于宋但遷民而避之賑其貧者卽以宋爲河纖毫不費而河已大治矣河南撫臣曾豐抗疏爭之廟堂憂及陵寢卒就豐議濬新河六百里強之北徙大工之役破中人之產數百萬家大工之後繼以瘟染死者又數百萬家今天下

跋

無鳳泗之虞矣關陝以上有山以東之徐泗以下有海以洩之河南山左一千里北則任其入天津南則任其入淮泗何不可也商建都于河之南北五遷以避之不聞壅河以爲京師也夫商之都天子之所建也而猶五遷以避之不與河爭也不與河爭也而况無故與河與天以爭中原之曠土乎

唐韓愈張中丞傳後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愈與

翰所爲張巡傳翰以文章自名爲此傳頗詳密然尚恨有關者不爲許遠立傳又不載雷萬春事首尾遠雖材若不及巡者開門納巡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處其下無所疑忌竟與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遠與巡死先後異耳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以爲巡死而遠就寇疑畏死而辭服于賊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士食其所愛之肉以與賊抗而不降乎當其圖守時外無蚍蜉蟻子之援所欲忠者國與主耳而賊語以國亡主滅遠見救援不至而賊來益衆必以其言爲信外無

待而猶死守人相食且盡雖愚人亦能數日而知
死處矣遠之不畏死亦明矣烏有城壞其徒俱死
獨蒙愧取求活雖至愚者不忍爲嗚呼而謂遠之
賢而爲之耶說者又謂遠與巡分城而守城之陷
自遠所分始以此詬遠又與兒童之見無異人之
將死其臟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繩而絕之其絕
必有處觀者見其然從而尤之其亦不達于理矣
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是哉如巡遠之
所成就如此卓卓猶不得免其他則又何說當二
公之初守也寧能知人之卒不救棄城而逆逃苟
此不能守雖避之他處何益及其無救而且窮也
將其割殘餓羸之餘雖欲去不能達二公之賢其
講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
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沮遏其勢天下之不一其
誰之功也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擅
強兵坐而觀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以死
守亦見其自比于逆亂設淫辭而助之功也愈嘗
從事汴徐二府屢道于兩府間親祭于其所謂雙
廟者其老人往往說巡遠時事云南霽雲之乞救
于賀蘭也賀蘭嫉巡遠之聲威功績出已上不肯

出師救愛霽雲之勇且壯不聽其語強留之具食
與樂延霽雲坐霽雲慷慨語曰雲來時睢陽之人
不粒食月餘矣雲雖欲獨食義不忍雖食日不下
咽因拔所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座大
驚皆感激爲雲泣下雲知賀蘭終無爲雲出帥意
卽馳去將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屠矢著其上輒半
箭曰吾歸破賊定滅
賀蘭此矢所以志也

宋李格非書洛陽名園記後

洛陽處天下之中挾
殺澗之阻當秦隴之

襟喉而趙魏走集蓋四方必爭之地也天下當無
事則已有事則洛陽必先受兵余故嘗曰洛陽之
盛衰者天下治亂之候也方唐貞觀開元之間公
卿貴戚開館列地於東都者號千有餘邸及其亂
離繼以五季之酷其池塘竹樹兵車蹂躪廢而爲
丘墟高亭大榭煙火焚燎化而爲灰燼與唐共滅
而俱亡無餘處矣余故嘗曰園囿之興廢洛陽盛
衰之候也且天下之治亂候於洛陽之盛衰而知
洛陽之盛衰候於園囿之興廢而得則名園記之
作余豈徒然哉嗚呼公卿大夫方進於朝放乎以

一已之私自為而忘天下之治忽 韓琦遊天平山

欲退亭此得乎唐之末路是矣 跋

林慮天平山者天下絕勝之境也山有僧院曰

明教余三來守相欲一觀而未得每僚屬出按

縣與夫過客之好事者悉能往而遊焉回必大詫

於余曰是實雄偉秀拔不可圖畫雖東南諸山素

有名者皆所不及余姪婿柳才者即今宋朝大儒

仲塗公之孫也余嘗得公所撰天平山記於才家

見所叙遊覽之勝凡山之諸峯與巖洞潭谷澗溪

泉石之名無不具載而聞今之所稱類多與公所

記改易不同於是予益欲往周訪其實續為說以

明之而院之主僧智因者得美石欲先以仲塗公

之文刻而傳之故余未克如其志噫公之此文不

傳久矣非余得於其家而因師之勤如此是必沉

鬱而不顯柳公之文固有神 王安石河圖洛書義

物所護使卒能傳之也耶 孔子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圖必出於河而

洛不謂之圖書必出於洛而河不謂之書者我知

之矣圖以示天道書以示人道故也蓋通於天者

河而圖者以象言也成象之謂天故使龍負之而

其出在於河龍善變而尚變者天道也中於地者

洛而書者以法言也效法之謂人故使龜負之而

其出在於洛龜善占而尚占者人道也此 呂祖謙

天地自然之意而聖人於易所以則之也 書伊川易傳後

病之其舊所藏本出尹和靖先生家標註皆和靖 親筆近復得新安朱熹元晦所訂讐校精甚遂合 尹氏朱氏書與一二同志手自參定其同異兩存 之以待知者既又從小學家更正其文字雖未敢 謂無遺恨視諸本亦或庶幾焉會稽周汝能堯 夫鄧山樓鏗景山方職教東陽迺取刊諸學宮

元王惲跋葵門市廛圖後 孫樵讀開元雜報至生 恨不為太平人豈聲名

文物矯首拭目聞可喜而觀可樂乎近閱葵門市 廛圖其風物氣習備見政和間流宕浮靡之俗然

非盛極無以臻此予生長汴梁及見百年遺老往 往尚能談當時風物令人不覺有孫氏之嘆但二

帝播遷已兆朕於此所謂治亂之迹接踵相尋也 畫品則穠纖巧麗出內供奉手無疑正可與夢華

錄互為之覽耳至元丙子二月觀於平陽寓舍夏
 六月重見於汴京試院中明年夏六月立秋後一
 日連雨中靜坐偶書於燕 **吳澄題河南世系後**
 東開楊坊李黃門之故堂先生仕金陵宋淳熙間祀于學既而有專祠既而
 有書院猶以為未也乃立五世孫奉祠事再葺而
 殤又以名幼學者承五世孫後先生為往聖繼絕
 學而諸君子為先生繼絕世亦云厚矣嗚呼曾是
 足以報罔極之恩哉二百年來家藏程子之書人
 誦程子之言口說沸溢咸謂洛學盛行嗚呼果有
 一人能明斯道者乎然則世之已絕而後續也
 若可幸道之已續而又絕也寧不重可嘆矣夫

明蘇伯衡跋汴京留守兼開封尹宗澤誥後

宋宗故

忠簡公復官誥謹按公元祐六年年三十六進士
 及第調館陶尉歷龍遊膠水趙城令政和二年改
 官知掖縣差通判登州道士高嚴昭恃勢犯法公
 窮治之不少假嚴昭至京師因林靈素訴公改建
 神霄宮不當公既乞祠而歸猶坐削奪羈置鎮江
 實宣和元年以四年郊恩叙復就差監鎮江酒官

此則當時所被誥也六年除通判巴州事靖康二
 年御史中丞趙過庭等薦公可臺職召赴闕假宗
 正少卿充和議使公奏各不正改計議使議者以
 公剛方難合必不屈徒死無益乃不遣行會選易
 河朔帥守擢公直秘閣知磁州加河北義兵都總
 管就遷秘閣修撰高宗以親王奉使過磁公力止
 之朝廷即授以天下兵馬大元帥公為副元帥暨
 高宗即位南京命公以龍圖閣直學士知襄陽府
 俄徙知青州又用尚書左僕射李綱薦知開封府
 遂以延康殿學士為京城留守兼開封尹陞資政
 殿學士建炎二年秋薨于汴有旨除公門下侍郎
 御營副使依舊留守而遽以計聞詔贈觀文殿學
 士謚忠簡先是公上休致之請而授朝散大夫後
 恤典行累進其階由通議大夫至開府儀同三司
 詩不云乎無競維人若公者非所謂命世之大材
 歟方公盛年置之散地且踰三紀一忤權幸坐廢
 四年及河北事勢危急始舉磁以授之公年已六
 十八矣其受任居守也二帝北狩高宗南巡於斯
 之時岌岌乎如以一縷之線引千鈞之石而臨萬
 仞之淵尚賴公雖老奮然自以身任恢復之事夫

何規模甫定功業垂成而時宰見忌遇事輒從中沮之公不勝憂憤疽發于背而死茲非有志之士所爲太息流涕者邪公旣薨而宋竟失中原矣豈人之無祿而天不憖遺邪將未欲混一而遽奪之邪於戲喪亂之來必生弭亂之材以濟其後公材畧不世出天固生之徽宗固不用之高宗雖用之又未免以小人間之是則公之吞志以沒宋之偏安於一偶者豈天運哉抑亦有人事焉覽是誥者未可直以爲足見一代故事也此誥行於宣和四年壬寅後二百八十二年爲今洪武六年癸丑公七世孫經重加裝潢且請其表兄蘇伯衡識公削奪之由并官伐之槩以便觀者而伯衡輒以所素慨者繫之寔是歲也

楊循吉題緩菴西巡錄後侍御

李公早居內臺以風力稱既而引疾家居者累年多讀書多究理備諳世故有志經綸登朝以忠鯁爲已任訣別妻子不復留意家事及奉命巡關中大肅憲紀鋤強芟梗所至姦慝屏跡政蹟之美近所未有不幸爲匪人所搆繫獄瀕死大家宰三原王公西人也爲之昭雪賴皇上聖明采納從謫嶺

表而公之爲御史其名由是益震凡世之秉賦剛直思嫉惡而不能者莫不慕之古所謂偉男子者公非其人耶公常言人無不死官無不休其存心蓋如此卒之求仁得仁以無負其志一何壯也西巡錄若干卷皆陝臺所撰奏議多見施行不但忠肝義膽皎如天日而條陳明暢抑非儒吏之兼長者不能是則國脉元氣於是乎在豈直文字云乎哉公初謫過蘇詞色雍容險易不驚今蒙恩賜還可以爲君子賀敬書末

王恕跋盧氏家乘右戶由簡用達景慕之私焉

乃盧氏縣耿汝明先生初受廛時所給公據是其領鄉薦時所受墓誌是其子清惠公爲黃門時誌先生之墓者其文則豐城黃冢宰公之所撰也墓表是清惠公爲都運時表先生之墓者其文則南郡楊文定公之所撰也先生恕不及見矣景泰癸酉恕以大理寺副請假西歸得拜清惠公于陝西行臺時公以少司寇節鎮其地明年甲戌回京始識先生之孫大宗伯好問時好問初登進士爲庶吉士也計今已三十七八年矣茲又幸得與好問同朝頗相知以故稔聞先生出處德善之詳今由此卷觀

之奚啻親見先生之面非惟起恕景仰之私且有以驗向之所聞者爲不誣於乎人固有家世清白而子孫無聞望顯融者或有之求其父子相繼并著勲賢俱至尚卿者則鮮矣惟先生克承累世詩書之業出際明時發身科第拜師儒之官遂教育之樂厥後子爲大司寇孫爲大宗伯累膺褒贈有光前烈世豈多得哉孰謂非先生德善之積乎矧大司寇大宗伯相繼登庸復有功德及人未可以涯涘測吾知耿氏之子彭澤與李巡撫書略

孫嗣是而益昌大也

彭澤與李巡撫書略

踐履

篤實出處分明薛文清以爲善學孔子至於用夏變俗見諸實用殊非淺學所能擬議又云當責之守令學職搜集先生所著魯齋遺書併集奉臺下副提學所取語錄及家譜魯齋遺書併集奉臺下副提學憲使編校爲全書亦盛舉也又云澠池月川曹先生少負奇質知讀書卽慕聖賢之學修己教人治家事親率自躬行推之爲霍蒲二庠學正四方學者從之甚衆各有成就薛文清公最推尊之兩典霍席霍人事如父母旣而卒於霍遂留葬翰林編修卓菴黃先生過澠池拜其祠詢其墓所僉曰在

霍嘆曰老先生一代名儒獨不思故鄉乎遂捐貲屬縣尹並其子琇等移葬澠池又云澠池門祚衰薄遺書亦恐久而散亡矣錄其所遺刊行之斯文之幸也

李夢陽題明遠樓詩

後夫握樞居要則意飄江湖處幽履閒則心懸魏闕所謂情以地殊音由感發者也矧登高能賦

古稱大夫之才而采詩觀風今有監國之任者乎紀元之歲時菊載華茲筵是開四子邂逅于一樓俯喬嶽覽長河眷焉有感于斯遊爰各賦詩一首嘉靖元年秋九月也

皇清孫奇逢跋曹月川先生遺集

儒之統何助乎堯舜湯文儒而在上

者也孔顏思孟儒而在下者也治統道統原不容分而爲二自分而二之始專以儒統歸孔子顏魯思孟尚矣周程張朱繼之獨此九人者爲傳道之人其餘學術醇粹有宋而後諸儒輩出續有訓述微分正閏雖深造各有自得而世代未遠羣言未定天地生民之命何敢以一人輕進退焉余不敏幼而讀書得良友切劘頗知究心儒業自董江都以至鹿江村得五十餘人彙成帙標曰理學宗傳

復慮其遺也又得胡安定崔後渠共二十餘人爲宗傳考以俟後之君子品騭而次第之近得靖修先生太極圖通書西銘述解洞徹微密直窺道之本源豈尋常學人敢望至夜行燭家規語錄粹年譜諸種皆修身明倫保家正俗之要其進修之醇不於其言而於其行可謂體備用達之學固應序列予宗傳錄中按先生嘗司教山右之霍蒲四方從遊者幾千人賢者服其德不肖者服其化陳建通紀曰本朝武功首劉誠意理學肇曹靖修薛子文清極稱靖修得元公之學篤信好古距邪閑正今文清配享孔廟炳如日星先生之言行竟散佚無傳余甚惜之然皎月在天片雲難翳明珠在水海若難私余固知先生之文必出也丁酉秋澠令天弓張君以有事秋闈視余夏峰予正輯中州人物考以先生居理學之首天弓曰邑無賢豪地方之羞也有之而不彰守土者之責也明年搜其遺文八種刻成問弁語於予且述與大叅雲程崔公興學重儒之意此固先生之靈爽有以啟之河洛之間斯文丕變此

跋劉文烈先生遺集

人生天
地貌焉

中處卽百年亦旦暮耳然其形雖微而有可以參天地者存焉其時雖無幾而有可以與天地相終始者存焉故君子當乎居無事之時凡有關於忠孝大節必慎守深惜罔敢墮越及當大故臨大難其所以參天地者以之而立其所以與天地相爲終始者以之而行以余所知劉文烈先生者殆其人歟先生弱冠舉於鄉卽刻勵躬修綱維風化自任逾壯始及第常曰周程張朱今知所從事區區傳一第非吾志也與劉公宗周金公鉉吳公甘來總總爲斯道斯民憂當逆鬪猖獗建幟擁旄者不肯實心辦賊公每向當事區畫深遠咸格不能行暨勢已危迫僚友門人輩僉商進止公曰國存與存國亡與亡古之制也竟以身殉妻妾皆就義嗟乎禽視鳥息於天地者無論卽袪激於意氣慨慕乎聲聞此中顧戀遲回涕漣兒女卽非中庸之行且猶不能與蹈白刃者同科公致命遂志妻妾同殉非刑于有素安能從容引決若是乎孔子曰殺身成仁孟氏曰舍生取義蓋亦時至事起中心安焉者也雖一身之微百年之頃而所以參天地終始天地者正借乎此自天地未生之初極天地既

壤之後前瞻後察獨此一段忠孝精光巍然不磨
公之生也洵不虛生而其死也真不死矣余生劉
文靖楊忠愍之里嚮公於生前匪朝伊夕余有甲
申夫難錄中州人物考皆詳公殉難事曾過雍丘
欲謁公祠不可得聞公之子講山君能克家難後
自毀不仕未幾以憂瘁死冢孫菖石過余蘇門以
遺藁示余余欽公之人固不待讀其文今讀公之
文當益欽其人蓋人與文未可岐視也周程張朱
之人至今在則其文至今在也龍逢比干之文至
今在則其人至今在也天下事皆可偽襲於一時
而言之所發本乎志氣聲容可假而其精神不可
假者嘗存今世讀先生之文者亦第謂即先生之
人而題中州人物考余來中州九年矣中州之賢
豪長者同時而我不聞我之
已矣不能取善於鄉可知也過去而我不聞我之不能
尚論於古又可知也語云蓋棺乃定姑無論同時
則尚友古人可或靳歟殘年山棲無所事事偶于
素聞素見者得百十餘人均之爲人物耳或以理
學著或以經濟稱或殉難一朝而以節義顯或扞
忠有素而以直諫名或居身不苟立朝有聞人亦

不得以一節目之則方正之謂也此五者途轍雖
分而本源乃合第就其時其地各成一品格所謂
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或曰武與文則迥乎不
同矣余曰不然文以經邦武以戡亂觴武不可觥
文亦不可故益贊堯德曰乃武乃文智仁信勇嚴
寧直將道亦相道也亦君道也若隱逸則不以文
武著稱抱道于身未用于世世有不可必之行而
我無不可必之藏所謂隱顯一致耳故叙列六科
而以隱逸終焉是集也始自明代以世次爲叙神
廟以後成案未定慮有遺失故人不厭多在中州
言中州存之以助一已之
渺修且以備中原之野史

河南通志卷之第四十三

終

河南通志卷之第四十四

藝文十

碑記

漢王延壽淮瀆廟碑記

延熹六年正月八日乙酉南陽太守中山盧奴郭君

處正好禮尊神敬祀以淮水出平氏始于大復潛

行地中見于陽口立廟桐栢春秋崇奉災異告愬

水旱請求位比諸侯聖漢所尊受珪上帝太常定

甲郡守奉祀齋潔沉祭從郭君以來二十餘年不

復身至遣行承事簡略不敬明神弗歆災害以生

五嶽四瀆與天合德仲尼慎祭常若神在若淮則

大聖親之桐栢奉建廟祠崎嶇偪狹開創神門立

闕四達增廣壇場飾治華蓋高大殿宇整齊傳館

石獸表道靈龜十四衢廷弘敞宮廟高峻祇慎慶

祀一年再至躬進三牲執玉以沉為民祚福靈其

報祐天地清和嘉祥昭格禽獸碩茂草木芬芳黎

庶賴社民用作頌其辭曰泫泫淮水聖禹所導湯

湯其逝惟海是造疏穢濟遠柔順其道弱而能強
仁而能武晝夜不舍明哲所取寔爲四瀆與河合
矩烈烈明府如古之則虔恭禮祀不愆其德惟前
廢弛匪功匪力災異以興陰陽以忒陟彼高岡臻
茲廟側肅肅其敬靈秋降福雍雍其和民用悅服
襍襍其慶年穀豐殖望君輿駕扶老携息慕君塵
軌奔走忘食懷君惠貺思君
孫叔敖廟碑記 孫君
罔極于胥樂兮傳于萬億
諱饒字叔敖本吳縣人也六國時期思屈楚楚都
南郢南郢卽南郡江陵縣也君受純靈之精懷絕
世之才有大賢次聖之質少見枝首蛇對其母泣
吾將死母問其故曰吾聞見枝首蛇者死今日見
之母曰苦奈之何曰吾殺行數十步念獨吾死可
恐復令他人見之死爲埋掩其形母曰若無憂焉
其陰德玄善遂爲父母九族所異及其爲相布政
以道考天象之度敬授民時聚藏與山殖物於藪
宣導川谷波障源源漑灌沃澤堤防湖浦以爲池
沼鍾天地之美收九澤之利以殷潤國家家富人
喜優贍樂業式序在朝野無螟蠹儼豐年蕃庶人有
曾閔貞孝之行四民美好從容中節高栖改幣一

朝而化其憂國忘私乘馬三千不別牝牡繼高陽
重黎伍舉子文之統其忠信廉勇禮樂文章執儀
同制其富國充民明天時盡地力庭堅禹稷不能
踰也專國權寵而不榮華一旦可得百金至於歿
齒而無分銖之蓄破玉玦不以寶財遺子孫終始
若矢去不善如絕絃辟患害於無形徹節高義敦
良奇介自曹臧孤竹吳札子罕之倫不能驟也生
於季末仕於靈王立溷濁而澄清處幽暗而昭明
其遺武餘典恨不與羲皇帝代同世世爲列姬國
在朝廷其意常墨墨若冠章甫而坐塗炭也病甚
臨卒將無棺槨令其子曰優孟曾許千金貸吾孟
故楚之樂長與相君相善雖言千金實不貸也卒
後數年莊王置酒以爲樂優孟乃言孫君相楚之
功卽慷慨高歌曲曰貪吏而可爲而不可爲廉吏
而可爲而不可爲子孫以家成廉吏而可爲者當時有清
名而不可爲者子孫困窮披褐而賣薪貪吏常苦
富廉吏常苦貧獨不見楚相孫叔敖廉潔不受錢
涕泣數行若投首王王心感動覺悟問孟孟具列
對卽求其子而加封焉子辭父有命如楚不忘亡

臣社稷圖而欲有賞必如潘國下濕燒埆人所不
貪遂封潘鄉即固始也三九無嗣國絕祀廢固始
令段君夢見孫君則存其後就其故祠為架廟屋
立石銘碑春秋蒸嘗明神報祚即歲遷長後太守
及期思縣宰段君諱光字世賢魏郡鄴人庶慕先
賢體德允恭篤古遵舊奉履憲章欽翼天道五典
與通攷籍祭祀祇肅神明臨縣一載志在惠康葬
枯粟乏愛育黎蒸討掃醜類鰥寡是矜杜偽養善
是忠表仁感想孫君迺發嘉訓興祀立壇勤勤愛
敬念意自然刻石銘碑千載表績萬古標記福祐
期思縣與士熾孫氏蒙恩漢 **蔡邕光武濟陽宮碑**
延熹三年五月二十八日立

記

王室中微哀平短祚姦臣王莽偷有神器十有

八年罪盈惡熟天人致誅帝乃龍見白水淵躍
昆淪破前隊之眾殄二公之師收兵畧地經營河
朔戮力戎功翼戴更始義不即命帝位闕焉於是
羣公諸將據河洛之文協符瑞之徵僉曰曆數在
帝踐祚允宜乃以建武元年六月乙未即位于鄴
縣之陽五成之陌祀漢配天罔失舊物享國三十
有三年方內又安蠻貊率服巡狩泰山禪梁父皇

代之遐迹帝者之上儀罔不畢舉道德餘慶延于
無窮先民有言樂樂其所自生而禮不忘其本是
以虞稱媯汭姬美周原皇天乃眷神宮寔始于此
厥跡邈哉所謂神麗顯融越不可尚小臣河南尹
鞏瑋來在濟陽顧見神宮追惟桑梓褒述之義用
敢作頌其辭曰赫赫炎光爰耀其輝篤生聖皇二
漢之微稽度度則誕育靈姿黃孽作慝篡握天機
帝赫斯怒爰整其師應期潛見扶陽而飛禍亂克
定羣凶殄彞匡復帝載萬國以綏巡于四岳展義
省方登封降禪升于中皇爰茲初基天命孔彰子
孫孫保 **陳太丘廟碑記** 維中平五年春三月癸未

之無疆

陳太丘廟碑記

豫州刺史典以褒功述德

政之大經是以作諡封墓興於周禮衛鼎晉銘其
昭有實故太丘長潁川許昌陳寔字仲弓含聖哲
之清和盡人才之上美光明配于日月廣大資乎
天地辟四府宰三城神化著於民物形表圖於冊
青巍巍乎其不可尚也洋洋其不可測也儉約違
時懸車致仕徵辟交至遂不屑就春秋八十有三
寢疾而終大將軍賜諡羣后建碑國人立廟先生
有二子季方元方皆命世希有繼期特立季方盛

年早亡亦圖容加諡元方在喪毀瘁消形嘔血純
孝過哀率禮不越于時嘉異畫像郡國欽盛德之
休明懿鍾鼎之碩義乃樹碑鐫石垂世寵光詞曰
於皇先生冠耀八荒闡德之宇探道之綱繼期立
表以訓四方惟亮天工羣生之望高明允實有馥
其芳載德奕世休有烈光欽慕在人舊有憲章過
牧斯州庶奉清塵棄予而邁靡瞻靡聞嗟
哉懷矣局所咨詢告哀金石式昭其勤

魏温子昇韓陵山碑記

昔晉文尊周蹟宣于踐土
齊桓伯世威著于召陵蓋

道冠諸侯勳高天下衣裳會同之所兵車交合之
處寂寞消沉荒涼磨滅立談者空知其名遭遇者
不識其地然則樹銅表跡刊石紀功有道存焉可
不尚歟永安之季數鍾百六天災流行人倫交喪
爾朱氏既絕彼天綱斷茲地紐祿去王室政出私
門銅馬競馳金虎亂噬九嬰暴起十日並出破壁
頽珪人物既盡頭會箕歛杼軸其空大丞相渤海
王命世作宰唯幾成務標格千仞崖崖萬里運鼎
阿于襟抱納山岳于宵懷擁玄雲以上騰負青天
而高引鐘鼓嘈噴上聞于天旌旗續紛下蟠于地

壯士凜以爭先義夫憤而競起兵接刃于斯場車
錯轂于此地轟轟隱隱若轉石之墜高崖碾碾磕
磕如激水之投深谷俄而霧捲雲除冰離葉散靡
旗蔽日亂轍滿野楚師之敗于栢舉新兵之退自
昆陽以此方之未可同日既考茲沃壤建此精廬
砥石礪金瑩珠琢玉經始等于佛功制作同于造
化息心是歸淨行攸處神異畢臻靈仙悉萃鳴玉
鸞以來遊帶霓裳而至止翔鳳紛以相歡飛龍宛
而俱躍雖復高天銷于猛炭大地淪于積水固已
傳之不朽終亦記此無忘陳尚書徐陵嘗使北至
鄴過韓陵山讀其碑心愛其才麗手自錄之既南
歸陳士人問陵北朝人物何如曰唯韓陵一片石
耳

六朝沈約桐栢山金庭館碑記

夫生靈為貴有識
斯同惟道者之玄

終天莫反故仙學之秘上聖攸尊啟玉笈之靈函
貽金壇之妙訣駐景濛谷還光上枝吐吸煙霞變
煉丹液出沒無方升降自己下栖洞室上賓羣帝
覩靈岳之驟啟見滄波之屢竭望玄州而駿驅指

蓬山而永驚芝蓋三重駕螭龍之蜿蜒雲車萬乘
載旗旒之逶迤此蓋棲靈五嶽未暨夫三清者也
若夫上玄與遠言象斯絕金簡玉字之書玄霜絳
雪之寶俗士所不能窺學徒不敢輕慕且禁誓嚴
重志業艱劬自非天稟上才未易可擬自惟凡劣
識鑒鮮方徒抱出俗之願而無致遠之力早尚幽
栖屏棄情累留愛巖壑託分魚鳥塗愈遠而靡倦
之念忘其菲薄曲賜提引末自夏洎固乞還山權
憇汝南縣境固非息心之地聖主纘歷復蒙繫維
永泰元年方遂初願遂遠出天台定居茲巖所憇
之山寔維桐栢實靈聖之下都五縣之餘地仰出
星河上參倒影高崖萬壑邃澗千迴因高建壇憑
巖考室飾降神之宇置朝禮之地桐栢所在厥號
金庭事昴靈圖因以名館聖上曲降幽情留信彌
密置道士十人用祈嘉祉約以不才首膺斯任永
棄人羣竄景窮麓結懇志于玄都望霄容于雲路
仰宣國靈介茲景福延吉祥于清廟納萬壽于神
躬又願道無不懷澤無不至幽荒屈膝戎貊稽顙
息鼓輟烽守在海外因此自勉兼遂微誠日久勤

劬自強不已翹心屬念晚卧晨興食正陽于停午
念孔神于中夜將三芝而延佇飛九丹而宴息乘
鳧輕舉留舄忘歸以茲丹款表之玄極無曰在上
日鑒非遠銘石靈館以旌厥心其辭曰道無不在
若存若亡於惟上學理妙羣方用之日損言則非
常儵焉靈化羽衣霓裳九重堯光三山璀璨日爲
車馬芝成宮觀虹旌拂月龍輶漸漢萬春方華千
齡始旦伊余菲薄竊慕隱淪尋師講道結友問津
東採震澤西游漢濱依稀靈眷髣髴幽人帝明紹
歷惟皇纂位屬心鼎湖脫屣神器降命凡底仰祈
靈秘瞻彼高山興言覆篲啟基桐栢厥號金庭喬
峰迴峭擘漢分星臨雲置壘駕岳開樞綢塗蹇產
林樹葱青誰謂應遠神道微密慶集宮闈祥流罕
畢其久如地其恒如日壽同南山與天無卒樂生
變煉外示無功少君飛轉密與神通因
資遐力輕舉騰空庶憑嘉誘永濟微躬

唐韓愈平淮西碑記

天以唐克肖其德聖子神孫
繼繼承承於千萬年敬戒不

怠全付所覆四海九州罔有內外悉王悉臣高祖
太宗既除既治高宗中睿休養生息至干玄宗受

報收功極熾而豐物衆地大孽芽其間肅宗代宗
德祖順考以勤以容大憲適去狼莠不孳相臣將
臣文恬武嬉習熟見聞以爲當然睿聖文武皇帝
旣受羣臣朝乃考圖數貢曰嗚呼天旣全付子有
家今傳次在子予不能事事其何以見于郊廟羣
臣震攝奔走率職明年平夏又明年平蜀又明年
平江東又明年平澤潞遂定易定致魏博貝衛瀘
相無不從志皇帝曰不可究武予其少息九年蔡
將死蔡人立其子元濟以請不許遂燒舞陽犯葉
襄城以動東都放兵四劫皇帝歷問于朝一二臣
列皆曰蔡帥之不廷授于今五十年傳三姓四將
其樹本堅兵利卒頑不與他等因撫而有順且無
事大官臆決唱聲萬口和附并爲一談寧不可破
皇帝曰惟天惟祖宗所以付任予者庶其在此予
何敢不力況一二臣同不爲無助曰光顏汝爲陳
許帥維是河東魏博鄆陽三軍之在行者汝皆將
之曰重胤汝故有河陽懷今益以汝維是朔方義
成陝益鳳翔延慶七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弘
汝以卒萬二千屬而子公武往討之曰文通汝守
壽維是宣武淮南宣歙浙西曰四軍之行于壽者

汝皆將之曰道古汝其觀察鄂岳曰愬汝帥唐鄧
隨各以兵進戰曰度汝長御史其往視師曰度惟
汝予同汝遂相予以賞罰用命不用命曰弘汝其
以節都統諸軍曰守謙汝出入左右汝惟近臣其
往撫師曰度汝其往衣服飲食予士無寒無饑以
旣厥事遂生蔡人賜汝節斧通天御帶衛卒三百
凡茲廷臣汝擇自從惟其賢能無憚大吏庶申予
其臨門送汝曰御史予閱士大夫戰甚苦自今以
往非郊廟祠祀其無用樂顏胤武合攻其北大戰
十六得柵城縣二十三降人卒四萬道古攻其東
南入戰降萬三千再入申破其外城文通戰其東
十餘遇降萬二千愬入其西得賊將輒釋不殺用
其策戰比有功十二年八月丞相度至師都統弘
責戰益急顏胤武合戰益用命元濟盡并其衆洄
曲以爲備十月壬申愬用所得賊將自文成因天
大雪疾馳百二十里用半夜到蔡破其門取元濟
以獻盡得其屬人卒辛巳丞相度入蔡以皇帝命
赦其人淮西平大饗資功師還之日因其食賜
蔡人凡蔡卒三萬五千其不樂爲兵願歸爲農者
十九悉縱之斬元濟於京師册功弘加侍中爲左

僕射師山南東道顏胤皆加司空公武以散騎常侍師鄜坊丹延道古進大夫文通加散騎常侍丞相度朝京師道封晉國公進階金紫光祿大夫以舊官相而以其副總爲工部尚書領蔡任旣還奏羣臣請紀聖功被之金石皇帝以命臣愈臣愈再拜稽首而獻文曰唐承天命遂臣萬邦孰居近土襲盜以狂往在玄宗崇極而圯河北悍驕河南附起四聖不宥屢興師征有不能克益戍以兵夫耕不食婦織不裳輸之以車爲卒賜糧外多失朝曠不獄狩百隸怠官事忘其舊帝時繼位顧瞻咨嗟惟汝文武孰恤予家旣斬吳蜀旋取山東魏將首義六州降從淮蔡不順自以爲強提兵叫譁欲事故常始命討之遂連姦鄰陰遣刺客來賊相臣方戰未利內驚京師羣公上言莫若惠來帝爲不聞與神爲謀乃相同德以訖天誅乃救顏胤勳武古通咸統於弘各奏汝功三方分攻五萬其師大軍北乘厥數倍之常兵時曲軍士蠢蠢旣剪陵雲蔡亦大窘勝之邵陵鄖城來降自夏入秋復屯相望兵頓不勵告功不時帝哀征夫命相往釐士飽而歌馬騰於槽試之新城賊遇敗逃盡抽其有聚以

防我西師躍入道無留者額額蔡城其疆千里旣入而有莫不順俟帝有恩言相度來宣誅止其魁釋其下人蔡之卒夫投甲呼舞蔡之婦女迎門笑語蔡人告饑船粟往哺蔡人告寒賜以繒布始時蔡人禁不往來今相從戲旦門夜開始時蔡人進戰退戮今肝而起左殮右粥爲之擇人以收餘憊選吏賜牛教而不稅蔡人有言始迷不知今乃大覺羞前之爲蔡人有言天子明聖不順族誅順保性命汝不吾信視此蔡方孰爲不順往奔其訖凡叛有數聲勢相倚吾強不支汝弱奚恃其告而長而父而兄奔走偕來同我太平淮蔡爲亂天子伐之旣伐而饑天子治之始議伐蔡卿士莫隨旣伐四年小大並旋不赦不疑由天子明丘此蔡功惟斷乃成旣定淮蔡民曩畢來遂開明堂坐以治之

顏真卿尉遲公廟碑記 有周上柱國公河南尉遲祖乃胙嶽濱因部立家遂雄荒服父侯兒尚太祖姊昌樂大公主贈太傅長樂郡公秉掾中和率心純嘏無命蚤世公一歲而孤天授禮樂神資文武合乾元昴宿之祉得雲中金陵之氣稟昌樂貽教

之德聞長樂庭訓之吉觀時俯仰與道周旋大統
初仕魏散騎侍郎歷大丞相帳內都督尚魏金明
公主封西都縣侯亳社未遷天人主饋虞賓載祀
茅土增封四年進爵爲公轉車騎將軍領侍中尚
書僕射珮倚兼璽劔橫重綬元戎載警端揆允釐
十六年拜大將軍時侯景詐梁蕭紀叛蜀委公以
上國之甲靖偏方之盜假公垂天之翼震鼓中之
翰公于是承廟筭出銳師張我軍三覆之勢踵敵
人七擒之跡宵加庸蜀城守皆降詔公兼益梁等
十八州諸軍事益州刺史公孝思不匱色養有違
公主春秋旣高西南彝威襄允治自家刑國重荷
溫清之詔飲至書勞仍頒袞冕之錫旌其伐也改
寧蜀郡公中領軍綱弟因兄寵安國公順子策父
勲豈獨長安置郊勞之禮成都刊德政之頌周之
興也授小宗伯督隴右十二州后稷仕虞且尊君
命伊尹去夏未虧臣節陶唐之美無易至公進上
蜀國公邑萬戶統秦渭文康十四州軍事累遷大
司馬冊太師加上柱國師傳之地非賢不居軍國
之重唯士是寄俄拜大右弼又拜大前疑將付安
危授相州總管宣皇晏駕周鼎方移晉京上流非

無陶侃魏庭舊吏尚有王陵是年京師將徵公公
以隋公當權辭不代乃自稱大總管承制署官司
諸呂擅朝幾亡劉氏新都納女竟覆漢宗公子魏
安公沁東之敗也公綠巾尚整猶背城請戰黃龍
旣潰則登樓自裁公匪圖全誓將死難不憚征繕
以勸事君桓畢心而禦侮因見危而授命嗚呼壽
在黃髮位爲元輔生不敢齒歿有疑年史之闕文
非古也公凡事二代易九朝內設傅師歷職二十
四外建侯伯撫封五十六五增邑六徙封忠不辱
隋節能奉上唯幼孫獲宥而門子從事唐武德中
朝制改葬歸終追舊國禮缺於曩日表墓思人大
澤流於異世開元丁丑歲上選建衆哲輯寧庶邦
相刺史張公嘉祐先相國河東恭肅公之介弟作
時膏雨爲廟瑚璉立朝則兼掌巡徼佐郡則預叅
師律至於昉也教以肅政以清起忠貞之廟制
享獻之祀初公之下車問俗而郡稱多崇公曰匹
夫匹婦強死者猶能爲厲况蜀國公言足昭行可
則大象之際獨爲純臣毀家紓國旣書於直史蘊
藻潢汚未孚於前代二千石旣荷重祿闕修殷薦
其取戾也宜哉我是用發私歲之俸則崇宮壯構

轉他山之石則豐碑頌成陵谷不遷永載洪烈其
 辭曰天臨有周誕赫元輔屏內藩外經文緯武隱
 若長城闕如虓虎功縣日月聲蓋寰宇甥舅之國
 君親是輔統蜀制梁督隴蒞茲天命假易姦臣不
 祇憑陵女德暴蔑京師我圖匡救三方奮糾綠巾
 始繫黃龍失守精買天地義伏羣醜節著城全死
 而不朽皇唐御曆景命有融賜縑改葬懋列昭忠
 鄴有賢守是為張公馨香明德乃建闕宮乃建闕
 宮闕宮有恤乃建豐碑豐碑有崩妖孽
 遂止幽明載色哉穀無戲享祀不忒

宋州八闕

齋會報德碑記

夫德之所感淪骨髓而非深誠之
 所至去神明而何遠有唐大曆千

子歲宋州八關齋會者此都人士眾文武將吏朝
 散大夫使持節宋州諸軍事行宋州刺史兼侍御
 史本州團練守從使賜紫金魚袋徐向等奉為河
 南節度觀察使開府儀同三司太子太師左右僕
 射知省事兼御史大夫汴州刺史上柱國信都郡
 王田公頃疾良已之所建也公名神公冀州南宮
 人稟元和之粹靈應期運以傑出含弘厚下正直
 率先起孝而德感生人竭忠而精貫白日

資于寬簡安人務在于撫柔况乎武藝絕倫英謀
 沉秘所向而前無強敵日新而學有緝熙故能奠
 天子之邦鬱蒼生之望有日矣安史構逆公以平
 盧節將佐今右僕射李公忠臣收滄德攻相臣圖
 已令公佐南德信隨劉從諫收江淮至宋州欲襲
 李銑公斬德信走從諫遂并其眾而報焉肅宗大
 悅拜公鴻臚卿再襲敬釭于鄆州加中丞討劉展
 于閩州斬平之遷徐州刺史明年拜淄青節度使
 屬侯希逸自平盧至公以州讓之時宋州刺史李
 岑為賊所圍副元師李光弼請公討平之拜御史
 大夫加開府充鄆節度使破法子營又討敬釭釭
 歸順焉史朝義聞之奔下博投范陽自縊死廣德
 元年授戶部尚書封都郡王上幸陝公首末扈從
 都知六軍兵馬每食宿公皆躬自省視上感焉方
 委以政事公涕泣固辭而止二年拜汴宋節度遷
 兵部大曆二年加右僕射封母清河張氏為趙國
 太夫人妻信安郡王禕女為涼國夫人慈和恭儉
 睦于親黨公性純孝居常不離左右閱讀書史或
 時疾病公輒累月不茹葷家中禮懺不絕仍造崇
 夏弘聖二寺以祈福佑五年兼左僕射知省事加

太子太師公德厚量深勞謙重慎功既高而心益下位彌大而禮益恭故遠無不懷邇無不肅今夏四月忽嬰熱疾沉頓累旬積善降祥勿藥遄善鷹犬之玩悉皆棄捨羣帥感焉無復弋獵四履之內感懷歡忻睢陽之人踊躍尤甚乃咨于州將曰昔我公之陷賊也至敝邑而首誅德信李岑之見圍也破其黨而克保城池是卽我公大造于敝邑也徵我公之救恤則皆死于鋒鏑入于煎熬矣尚何能保定家室嬉戲鄉井者乎不資齋明何以報德徐君悅而從之來歲五月八日首以俸錢三十萬設八關大會飯千僧于開元伽藍將佐爭承惟恐居後已而州縣官吏長史苗藏實等設一千五百人爲一會鎮遏團練官副史孫琳等設五百人爲一會耆壽百姓張烈等設五千人爲一會法筵清供充塞于郊垆贊嘏香花喧填于晝夜其餘鄉村聚落來往舟車聞風而靡督自勤聳惠而休先胥懋者又不可勝數矣非夫美政淳深德風汪濊則何以感人若此其至者乎真卿等叨接好仁飽承餘烈觀茲美盛益覩求蒙若不垂諸將來則記事者奚述

李翰殷太師廟碑記

太宗文皇帝旣一海內明君臣之義貞觀十九年東征島嶼師次殷墟乃下詔追贈殷少師比干爲太師謚曰忠烈公遣大臣持節弔贈申命郡縣封墓葺祠置守塚五家以少牢時享著於甲令刻于金石故比干之忠益彰臣子得以述其志也昔商王受毒痛於四海德倖於三王肆厥淫虐下罔敢諫於是微子去之箕子囚之而公死之非捐生之難處死之難非處死之難得死之難故不可死而死之是輕其生非孝也得其死而不死是重其死非忠也王之叔父親莫至焉國之元臣位莫崇焉崇高不可以觀其危親昵不可以忘其祖則我成湯之業將墜于泉商王之命將絕於天整扶其顛遂諫而死剖心非痛殷亡是痛公之忠烈也其若是乎故能獨立危邦橫抗與運周武以三分之業有諸侯之師資十亂之謀總一心之衆當公之存也則戢彼西土及公之喪也乃觀于盟津公存而殷存公喪而殷喪興亡所繫豈不重歟且聖人立教懲惡勸善而已矣人倫大統父子君臣而已矣太師存則正其統歿則垂其教奮乎千古之上行乎百王之末俾夫淫者懼佞者慚庸者思忠者勸

其爲式也不亦大哉而夫子稱殷有三仁豈無微
旨嘗取論之曰存其身存其祀亦仁也亡其身存
其國亦仁也若進死者退生者狂狷之士將奔走
焉褒生者貶死者晏安之人將寘力焉故同歸諸
仁各順其志殊塗而一揆異行而齊致俾後之人
優柔而自得焉蓋春秋微婉之意也必將建皇極
叙彞倫弘在三之規垂不二之訓以詔於世則夫
人臣者旣移孝於親而致之於君焉有聞親失而
不諍睹親危而不救從容安地而稱得禮甚不然
矣夫孝於其親者人之親皆願其爲子忠於其君
者人之君皆欲其爲臣故歷代帝王莫不旌顯周
武下車而封其墓魏孝南遷而創其祠我太宗有
天下禮百神而盛其禮追贈太師謚曰忠烈申命
郡縣封墓葺祠置守塚五家以少牢時享著於甲
令刻於金石於戲哀傷列辟王食舊封德爲神明
秩視群望身滅而各益大世絕而祀愈長然後知
忠烈之道其感激天人深矣天寶十祀余尉于衛
拜手祠堂魄感精動而廟壑隣邑官非軾閭刊石
銘表以志丕烈詞曰縻軀非仁蹈難非智死于其
死然後爲義忠無二體烈有餘氣正直聰明至今

猶視咨爾來

楊炯少姨廟碑記

臣聞崑閩西北之

代爲臣不易
其陽陸三皇居其正地太山東南之日觀也則秦
皇刻其石銘漢帝探其玉策故知建都邑正方位
畫崇牖剗溝洫必憑天地之險然後四海爲家擁
神休尊明號協時月同量衡必致山川之祠然後
群神受職少室山者山嶽之神秀也憑河圖而括
地用遁甲而開山發揮宇宙之精噴薄陰陽之氣
壁立而千仞削成而四方北臨恒碣猶如聚米南
望荆衡纒同覆篲共工觸皇天之八柱未足擬議
龍伯釣溟海之三山無階響像考於含神組白玉
猶存驗於山海經黃花不落其各有序則太室西
偏其位可知則高高佐命若乃乾坤之所合雷雨
之所交仰躔七星之野俯鎮三河之曲朝市臨於
域中樞機正於天下六合交會於是乎有天帝之
下都九州名山於是乎有靈仙之窟宅臣謹按少
姨廟者則漢書地理志崇高少室之廟也其神爲
婦人像者則故老相傳云啟母塗山之妹也昔者
生於石紐水土所以致其功娶于塗山室家所以
成其德后宗之位象南宮之一星外戚之班比西

京之列傳惟幾不測其道無方騁神變而揮霍降
精靈而盼蠻亦猶蔣侯三妹青溪之軌跡可尋虞
帝二妃瀉水之波瀾未歇何止祠稱丁婦廟號勝
姑少女宅於西宮夫人館於南嶽山臨白岸空聞
石室之靈浦對青崖獨有金臺之異若斯而已矣
時更魏晉數歷周隋四聖於是莫修八神以之無
主炎涼代序寧觀俎豆之容霜露霑衣非復絃歌
之地國家乘天造之草昧屬人謀之與能奄有大
寶遂登神器天地水火之無象則女媧氏補之於
是乎鍊其五石東西南北之失位則神農氏立之
於是乎甄其四海天皇貴於天乎合德富於地乎
侔貲窮變化之理盡神明之數伏羲畫卦唯觀鳥
獸之文皇帝垂衣蓋取乾坤之象利兼於成器功
周於脩物瑤臺美化闡邦國之風猷銀榜嘉聲茂
君親之典禮稱才子者八族則叔獻季狸有亂臣
者十人則太顛閔夭若夫圓丘方澤所以饗天神
地祇複廟重欄所以序文昭武穆命秩宗之位分
太宰之官考虞夏之質文定殷周之損益其大禮
有如此者高陽有飛龍之樂始會八風帝舜有儀
鳳之音乃調九奏后夔典其教制氏辯其聲鐘磬

竽瑟致其和尊卑長幼成其序其廣樂有如此者
太微營室明堂布政之宮白獸蒼龍象魏懸書之
法下應猶草王言如絲北辰而拱衆星南面而朝
天下其爲政有如此者糾萬人者施以八刑詰四
方者戒之三典畫衣不犯載酒無冤免禽獸於網
羅納寰瀛於軌物其恤刑有如此者周人之養國
老始闢西膠漢氏之召諸生初開太學辟廡所以
行其禮泮宮所以班其政童子三尺羞稱霸后之
臣冠者六人唯述明王之道其文德有如此者涼
風至司馬於是乎陳兵太白高將軍於是乎宜戰
乘斗杓而誓旅出星門而杖鉞莊周稱天子之劍
舉之按之呂望言聖人之兵如風如雨其武功有
如此者稽其殷令有文犀利劍之效珍考其周書
有赭白乘黃之騁力東漸西被南馳北走盧敖之
窮觀六合不出於城隍陶侃之飛入八門未遊於
宮室其疆理有如此者察璿璣而孚大運天迴地
游吹玉律而部人時陽動陰靜煙雲蕭索而合彩
日月淑清而啟旦豈直鳳巢阿閣入軒后之圖書
魚躍中舟稱武王之事業其休徵有如此者然則
囊括混沌發揮生靈大庭不足使駮乘驪連不足

使扶輶可以會王帛可以荅靈祇行聖人之大孝
既郊祀而宗祀昭帝王之盛節亦因天而事天猶
復下聽輿人旁求故實以爲唐堯五瑞無聞太室
之儀殷帝八遷未卜王城之地是用陳圭置臬建
周后之兩都詔蹕鳴鑿巡漢皇之中嶽熒惑先列
招搖在上隱天而動地欲野而歎山旌旗則日月
運行鐘鼓則雷風相薄道伊闕捷輶轅轅怡然長望
邈乎周覽壯靈山之雲雨仍求載祀之經對閑寢
之丘墟思秩無聞之禮於是降天渙命司存因其
舊跡葺其新廟詳費務議工徒下隴蜀之名材致
荆藍之寶玉易者言乎悅使民忘其勞詩者歌乎
子來成之不日東西轆轤南北崢嶸繡栴兮雲楣
光照耀兮奪目桂棟兮蘭椽氣氛氲兮襲人皎日
登於約疏奔星下於閨闈珠簾玳匣上高閣而三
休金柱銀楹出長廊而中宿窮山海之瓊寶盡人
神之壯麗豈止河庭貝闕俯瞰馮爨之都洛水瑤
壇旁臨慮妃之館爾其巖嶂重複罔巒左右青霞
起而照天白霧生而布地餘基隱嶙仍知萬歲之
亭古木摧殘上辯三花之樹明公舊祀棟宇峩峩
仙女層臺風煙爛熳軒轅之訪大隗先求牧馬之

童太一之徵少君直下乘龍之使夫峻極也天帝
因而會昌夫降神也景福由其興作於是乎昭之
以明德聽之以和聲可以羞澗溪沼沚之毛可以
薦潢汙行潦之水聰明正直惟鬼神而有知玉帛
犧牲實陳信而無媿日之吉靈之來蜺爲旌兮翠
爲蓋雷爲車兮電爲策鼓之以南箕風嫋嫋而先
路潤之以西畢雨冥冥而灑道其始至也若海靜
山空瞳瞳隴隴照白日於扶桑之東其少進也若
移星轉漢粲粲爛爛吐明月於瀛洲之半佩珠璣
而玳瑁襲羅縠而飄颻建晨嬰之寶冠踐遠遊之
文履命儔兮肅侶徒倚兮徘徊羣仙畢集衆靈咸
至有西華之紫妃有中黃之素女華山之上明星
遠燭陽臺之下暮雨潛通或瓊室以飛霞或銀臺
而薦樂天孫忽降暫停支石之機神女相歡卽起
投壺之電左侍右衛則甲申之瓊石乙巳之蘭蕭
妍倡妙妓則憑悅之清歌幽靈之鼓瑟樂章旣闕
禮容斯備迴風兮雲旗入不言兮出不辭荷衣兮
蕙帶倏而來兮忽而逝惟神饗德降百福而無疆
惟嶽配天視三公而有典昔者夏后世之乘四方
仍開宛委之圖周穆王之御八龍猶紀春山之石

况乎上照下漏天平地成人住宅中旁羅於赤縣
 山靈顯位密邇於神州豈使命德不傳頌聲無紀
 由是三天降策有南霍之叔儲八文鐫銘有西王
 之服道魏國鍾繇之字唯勒歲年晉家張載之文
 遂承明詔其辭曰上帝有命皇天無親樹之元后
 以牧蒸人光宅六合懷柔百神德成郊祀禮脩宗
 禋其一軒稱配永岷岷帝出堯號則天汾陽詔躡
 觀人設教協時同律有感必通無文咸秩其二皇
 家啟聖受命于天上鍊五石旁疏九川開階運斗
 宅海乘乾王母益地周公十年其三天子建德重
 規壘矩聖敬日躋宗文祖武範圍三極和平萬宇
 率由舊章粵若亂古其四璇宮夜敞銀榜朝開德
 象陰月聲符震雷山河翼戴星緯鹽梅能事畢矣
 乾元大哉其五化定制禮功成作樂日月旂常夏
 殷正朔德澤天外文明地角氣白星黃風搖露濁
 其六其六兩京畿甸五載巡遊驅馳太一卻列蚩尤將
 見大隗爰尋許由迴鸞躑躅寓目周流其七鬱鬱
 靈鎮巖巖積石直上五千去天三百帝休非遠真
 經可覲石室徘徊瓊膏滴瀝其八山惟地德神印
 陰靈瑤姬逐雨玉女隨星陰陽不測黍稷非馨條

忽年代荒蕪廟庭其九旁求祀典載垂天渙始詔
 林衡俄成壯觀紫栳星錯丹梁霞煥似對青溪如
 遊白岸其十文狸赤豹電策雷車隱隱中道訇訇
 太虛遂停龍駕永託神居天迴地上霧歇雲除其
 十一其十一眾靈睽易羣仙容與衡嶽夫人漢濱游女洛
 川解佩天河弄杼顧慕招攜續紛儔侶同氣同聲
 爰笑爰語其十二於以採蘋南澗之濱於以採藻
 於彼行潦日吉兮辰良浴蘭湯兮沐芳揚枹兮拊
 鼓奠桂酒兮椒漿神其萃止降福穰穰其十三
崔融啟母廟碑記臣聞天
 其法自然之謂道陰陽鼓舞其功不測之謂神然
 則物或類感事因變通乾棟傾而三光北馳坤輿
 缺而百川東瀉河淪越雋有郡邑之為魚水陷歷
 陽有吏人之化鼈訪遺蹤於女峽風雨蕭條徵往
 事於姑泉絃歌響亮盈虛靡定合散焉常不知誰
 子既老氏之多情忽然為人寧賈生之足辯仰觀
 俯察裁識幽明之故原始及終未窮死生之說始
 於道而終於道義有必然出於幾而入於幾理無
 或廢知變化者其知神之所為乎臣謹按啟母廟
 者蓋夏后啟之母也漢避景帝諱改啟之字曰開

厥後相傳或爲開母而顧野王輿地志盧元明嵩
高記並不遵避諱之旨以爲陽翟婦人事不經見
諒無所取粵若玉斗璿璣李母之居鄰北極金臺
石室王母之宅在西山氣爲母則羣物以萌月爲
母則容光必照坤爲母則上下交泰后爲母則邦
家有成故華胥履跡而雄氏孕女登感神而炎運
作星流華渚而白帝生月貫幽房而黑精降明明
有夏穆穆塗山子娶於度土之辰女婚於台桑之
地搜昔帝紀識異歸歲束生發蒙而有述韓子稱
賢而不朽漢臣之筆墨泉海陳其令名秦相之一
字千金叙其嘉應士歌南國徒聞后禹之詞石破
北方終見生余之兆則郭璞所謂陽城西啟母石
李彤所謂嵩山南啟母祠隨巢之說有徵鴻烈之
言無爽者矣昔者鸞川之上母變空桑豚水之濱
男生破竹美人之虹名蝶竦仙婦之月作蟾蜍精
衛脚木而償寃女尸化草而成嬪山崩蜀道臺候
婦而無歸石立武昌亭壘夫而不及論乎誕載羣
下莫尊於帝王語乎遷易凡百無聞於感致羨矣
哉不可得而稱也大唐革去故鼎取新應運而生
繼天而作握乾元而造物海內知春闢混沌而爲

家域中無外天皇膺曆數順謳歌金匱玉樞服皇
王之能事衢室廟堂承祖宗之茂烈垂衣裳而作
元后端拱北辰負黼屨而朝諸侯嚮明南面周邦
赫赫其道洽於成康漢室巍巍大化鍾於文景東
漸西被遠安邇肅海三年而無波雲連月而不散
天瑞降地符昇靈鳳五文歲時來苑囿神龍八卦
昏旦游池沼禮云乎哉無取於周旋揖讓樂之謂
也必在於移風易俗司祿益富家國於是乎有餘
司命益年臣人於是乎不夭明王三懼未嘗遺戒
慎之心天子四隣莫能展弼諧之用家安其業但
聽於鄰鷄人得其和遂同於野鹿表識記奏河圖
四十六事之著明曷云尚也登太山禪梁甫七十
二封之可識何以加乎且夫窮聖神脩道德滋萌
元氣開闢太初斯乃天皇氏之所以應乎天也依
土地明神靈駕六羽而上騰度九州而下濟斯乃
人皇氏之所以順乎人也造書契教畋漁合五緯
而節四時登九天而類萬物斯乃犧皇氏之所以
制人法也務播殖該變通嘗藥以救兆人聚貨而
交天下斯乃農皇氏之所以興人利也振鼉鼓載
龍旂天則玄女授符帝則黃神降斗斯乃軒轅氏

之所以除人害也均度量正都邑總秋令於金天
分瑞官於鳳紀斯乃帝昊氏之所以爲人極也潔
祭祀義鬼神履時以象天養財以任地斯乃帝頊
氏之所以爲人教也秋乘馬春乘龍順三辰而天
道平建五正而人事理斯乃帝辛氏之所以爲人
政也明如日晦如陰人無識其名帝何力於我斯
乃帝堯氏之所以昭君德也聞一善舉羣才帝唱
動而爛星雲天歌發而踰鳥獸斯乃帝舜氏之所
以章后功也夫三統者道之大五行者生之宗三
皇法之而列五帝則之而序道以三興德以五立
非天下之至聖孰能兼於此乎而猶雖休勿休損
之又損下明詔發德音尊天而重人省方而巡狩
舉星畢曳雲稍召風伯以清塵命山靈而護野馳
洛邑驚襄城天迴而地游雲合而霧杳周穆王來
遊太室先徵夏啟之居漢武帝有事嵩丘卽訪姒
開之石徒觀其丹青歲古霜露年侵聖情有睠興
言改葺其山則古文之外方其地則新邑之中土
銘壇迤邐斜分玉女之臺碑闕相望近對石人之
廟金草生而五色貝樹長而三花紫雲合沓於澗
溪白霧氤氳於巖嶺考之易林信惟神明所伏求

之遯甲固以威靈肅然夫其命有司乘霧隙因高
背下察隱嶙之餘基審日觀星撥擢殘之落構周
官置臬郢匠揮斤異態神行金模化造紅葩奪日
飛累榭於山間綺緞衝風架迴廊於木末仙人在
棟神女臨窓周施玳瑁之椽徧覆琉璃之瓦赤玉
爲階甃黃金作門闕山如白岸樹似青溪羞蒹藻
於前庭藉生芻於後徑蘭香夾水居然洗沐之資
竹帚臨風自隔囂塵之境夢臺雲雨宋玉對而先
驚楚壁山川屈曲書而幾倦壽宮幃兮不擾象設
安兮逾肅霜羅曳曳雲錦披披鴛鴦褥兮翡翠幃
白羽扇兮青絲履垂玉鸞之佩若往而若還戴金
雀之釵不長而不短其居處也暖曖昧昧陰閉陽
開其被服也煌煌熒熒霞駁雲蔚鼎俎則麟胎鳳
卵丞蕙燃萸餌膳則木蜜金膏玉漿瓊酒當是時
也合五嶽訊九魁選太陰命玄闕馮夷鳴鼓女媧
清歌左蒼龍兮吹篳右白虎兮鼓瑟金真拂座玉
女焚香肅肅習習天媛來風雨霧霏霏神婚下
霜雪孔雀飛而儀鳳舞弄玉邀歡軒車會而羅緯
陳飛瓊陪宴麻姑服道變海水而來遊織婦希風
填河津而下謁洛妃綽約江妃綿眇玄女以明月

為珠素女以類雲作髻九天真母八極夫人畢集
於茲矣青霞衣兮翠雲裘靈連蜷兮既留車迴風
兮馬飛電視倏忽兮無見昔者濟陰山下降堯母
之精靈湘川水曲留舜妃之響像壇壇或在徒聞
分福之名棟宇不修誰辨安歌之處豈知夫三仙
福地百姓尊祠挾王者之都畿當聖人之順動犧
牲玉帛可以洽氣和神幼婦外孫可以披文相質
虔奉綸音式陳壯觀雖周人作詩自得后妃之美
而魏臣獻賦終慙神女之工敢作銘曰九州地險
五嶽天中蛟龍洞穴日月仙宮蓄洩雲霧震蕩雷
風笙歌近接鐘鼓遙通其一昔在媯帝洪泉未塞
昏墊下人汎濫中國於鑠大禹顯允天德龍畫旁
分螺書徧刻其二佩文北海省土南方還從碣石
更下台桑予娶有禮我都攸昌八年不顧四載惟
荒其三宛委既登輟轅佇鑿室家誤往熊羆方作
天道幽秘生涯糾錯其化則遷其靈是託其四宓
妃之館仙女之臺物類感通精魂去來巫山廟立
漢水祠開壇壇歲古棟宇年摧其五皇矣大庸麗
哉神聖膺圖受錄體元居正赫赫高祖天有成命
明明太宗於茲為盛其六重光累洽下武嗣文負

展而化垂衣以君三靈盼嚮六氣氤氳魚鼈咸若
鷄犬相聞其七重譯請命殊方稟朔化及中孚風
移大朴天秩百禮人和萬樂汾水可遊岷山何邈
其八隨巢舊說夏啟遺居盛德不泯嘉聲在諸周
王轉蹕漢章迴輿聿懷降鑒其祀如初其九虞衡
掌水班垂葺宇虹亘梅梁龍盤桂柱草積庭院水
周堂廡石室置儔軒宮為輔其十珠簾洞卷玉座
含清金翠灼爍羅縠輕明儀形若動侍衛凝生依
稀有物悄悄無聲其十一帝子湘川天孫漢曲翩
綿縹緲躊躇躑躅神女弄珠靈妃啟玉條來忽往
星繁電燭其十二壯矣麗矣神之聽之聰明是屬
景福無欺夫人立館幼婦鑄辭巍巍皇室萬萬餘
基其楊植許由廟碑記堯之聰明由先生生成堯之
十三下讓先生先生之道猶昏先生不以清節避唐堯
唐堯之道何尊是知天地間堯而許之日而月之
生人以來避讓之人未有如先生者若非錙銖九
有亢極一夫安能以巖澤枯槁之姿下聖神文武
之德則知丹朱得堯之體而遺堯之性先生得堯
之性而遺堯之名是得之者守之不足遺之者宰

之有餘天用先生糠粃帝王牢籠六合故先生躬
載清規首出萬古僭賊偽臣之過拜先生廟者得
不戒之哉使湯之智讀先生書夏祀不滅也使發
之聖得先生夢商廟不墟也然湯武聖人之用也
先生聖人之潔也於亂則吾用於治則吾潔二者
聖人經時之大柄使湯武逢堯舜是必齟用而先
潔矣先生逢桀紂是必捨潔而趨用矣則聖道變
化豈有殊耶故喜為雲霞怒為雷雨先生神也生
為春夏殺為秋冬先生功也結為山嶽融為川瀆
先生壽也星羅月帳巖靈壑靜先生宅也至人無
為金玉在璞先生富也功而不宰人文化成先生
道也休光烈儀仰道垂師先生文也天機自潔雖
死不棄先生武也噫先生所謂稟天之德合地之
式居天地中立帝王則噫先生所謂往矣誰能宗
見寥廓但箕頽之上惟餘清風噫先生所謂聖人
之大標天地之無外揖堯謝舜疇為吾輩我來獨
尋請禱意深再拜

賈至微子廟碑記

昔者高宗既

刻石取文於心

政有鞅倫敗紀事有梗神虐天迄於獨夫稼厖乃
稔武庚不化茅土再血玄鳥之祀宜其忽諸噫湯

之德未哀故微子復興於宋矣微子諱啟實帝乙
元子帝乙憐賢之故而神器不集於君肅恭神人
恪慎克孝才兼八元之偉德首三仁之列始在擇
嗣箕子贊焉尹茲東夏周公嘉焉歿而不朽仲尼
稱焉觀其進思盡忠則忤主以竭諫退將保祀則
全身以逃難去就生死之塗沈吟出處之域有以
見聖達之情也若乃受為不道暴殄天物剖諫輔
之心解忠良之骨億兆墜於塗炭宗祧困於艱危
而君崎嶇險阻避跡藏時免身龍戰之郊解縛鷹
揚之帥卒能修復舊物統承先祀七百餘年歆我
神祇非明德至仁其孰能與於此於賊國之興亡
不獨天命向使帝乙捨受而立啟前箕子而後少
師則文王未可專征於諸侯武王未可誓師於牧
野雖周公之聖不過子產之相矣太公之賢不過
穰苴之法矣是太王立季歷而昌帝乙捨微子而
亡成敗繫本不其昭彰乎皇帝三十有一載予作
吏於宋思其先聖遺事求於故老輿人則得君之
祠廟存焉盛衰紛紛年祀超忽喬木老矣靈儀嚴
然檀欒茨蔭者月繼蘋蘩牲幣者日接何百代之
後而仁風獨揚乎留連廟庭乃作頌曰天革元命

皇符在木玄天降災上條下黷人怨神怒川崩鬼
哭赫赫周邦如臨深谷邊矣微子逢時顛沛居亡
念存處否求泰諫以明節仁而遠害作誥父師全
身而退龍戰於野鳥焚其巢桓桓周王奄有商郊
面縛就執牽羊投庖祀商修器啟宋分茅嗟爾宋
人來蘇是仰穆如雨潤霽若春養以戴以翼是宗
是長苾苾舊封千載餘響我來祠廟永挹遺芬荒
塔蔓草古木垂雲惆悵懷賢徘徊日曛鐫石紀德
用流 **柳宗元南府君睢陽廟碑記** 急病讓 委義之
斯文 之大利合而動乃市賈之相求恩加而感則報施
之常道睢陽所以不階王命橫絕凶威超千祀而
挺生奮百代而特立者也時惟南公天賦拳勇神
資機智藝窮百中豪出千人不遇興嗣 **鬱龍** 眉之
都尉 **數奇** 見惜 **挫猿臂** 之將軍 **天寶末** 寇劇 **憑陵**
隳突 **河華** 天旋 **騁斗極** 之位地 **圯積** 狐狸之穴親
賢在庭子駿陳謨以佐命元老用武 **彛甫** 委師而
勸進惟公與南陽張公巡高陽許公遠義氣懸合
訐謨大同誓鳩武旅以遏橫潰裂裳而千里來應
左袒而一呼皆至枉厲不知而死難狼暉見黜而

奔師忠謀朗然萬夫齊力公以推讓且專奮擊為
馬軍兵馬使出戰則羣校同強入守而百雉齊固
初據雍丘謂非要害將保江淮之臣庶通南北之
奏復拔我義類扼於睢陽前後捕斬要遮凶氣連
沮漢兵已絕守疏勒而彌堅敵騎雖強頓肝眙而
不進賊徒乃棄疾於我悉眾合圍技雖窮於九攻
志益專於三板 **偃陽** 懸布之勁 **汧城** 鑿穴之奇 **息**
意牽羊 **羞鄭師** 之大 **臨** 其心 **易子** 鄙宋臣之病告
諸侯環顧而莫救國命阻絕而無歸以有盡之疲
人敵無已之強寇公乃躍馬潰圍馳出萬眾抵賀
蘭進明乞師進明乃張樂侑食以好聘待之公曰
敝邑父子相食而君辱以燕禮獨何心歟乃自噬
其指曰噉此足矣遂慟哭而反即死孤城首碎秦
庭終憐無衣之賦身離楚野徒傷帶劍之辭至德
二年十月城陷遇害無傅燮之歎息有周苛之慷
慨聞義能徙果其初心烈士抗辭痛滅洪之同日
直臣致憤惜蔡恭於累旬朝廷加贈特進揚州都
督定功為第一等與張氏許氏並立廟睢陽歲時
致祭男在襁褓皆受顯秩賜之士田葬刻鮑信之
形陵圖麗德之狀納官其子見勾踐之心羽林字

孤知孝武之志舉門關於周典徵印綬於漢儀王
猷以光寵錫斯倫於戲睢陽之事不惟以能死為
勇善守為功所以出奇以耻敵立慥以怒寇俾其
專力於東南而去備於西北力專則堅城必陷脩
去則天討可行是故卽城陷之辰為尅敵之日世
徒知力保於江淮而不知功靖乎羣醜論者或未
之思歟公諱霽雲字某范陽人有子曰承嗣七歲
為婺州別駕賜緋魚袋歷施涪二州服忠思孝無
替負荷懼祠宇久遠德音不形願斷堅石假辭紀
美惟公信以許其友剛以固其志仁以殘其肌勇
以振其氣忠以摧其敵烈以死其事出乎內者合
於貞行乎外者貫於義是其所以奮百代而超千
祀者矣其志不亦宜乎廟貌斯存碑表攸託洛陽
城下思鄉之夢儻來麒麟閣中卽圖之詞可繼銘
曰貞以圖國義惟急病臨難忘身見危致命漢寵
死事周崇死政烈烈南公忠出其性控扼地利奮
揚兵柄東護吳楚西隣周鄭焚焚羣凶害氣彌盛
長蛇封豕踊躍不定屹彼睢陽制其要領橫潰不
流疾風斯勁梯衝外舞缶穴中偵鈴馬非艱析骸
猶競浩浩烈士不聞濟師兵食殲焉守愈三時公

奮其勇單車載馳投軀無告噬指而歸力窮就執
猶抗其辭圭璧可碎堅貞不虧寇力東盡兇威西
慝孤城旣拔渠魁受戮雷霆之誅由我而速巢穴
之固由我而覆江漢淮湖羣生咸育倬焉勲烈孰
與齊躅天子震悼陟是元功旌褒有加命秩斯崇
位尊九牧禮視三公建茲祠宇式是形容牲牢伊
碩黍稷伊豐虔虔孝嗣望慕
箕子廟碑記
北大人
無窮刊碑河澚萬古風目
三一日正蒙難二曰法授聖三曰化及民殷有仁
人曰箕子實具茲道以立於世故孔子述六經之
旨尤殷勤焉當紂之時大道悖亂天威之動不能
戒聖人之言無所用進死以併命誠仁矣無益吾
祀故不為委身以存祀誠仁矣與亡吾國故不可
具是二道有行之者矣是用保其明哲與之俯仰
晦是模範辱於囚奴昏而無邪墮而不息故在易
曰箕子之明彛正蒙難也及天命旣改生人以正
乃出大法用為聖師周人得以序彛倫而立大典
故在書曰以箕子歸作洪範法授聖也及封朝鮮
推道訓俗惟德無陋惟人無遠用廣殷祀俾彛為
率化及民也率是大道聚於厥躬天地變化我得

其正其大人歟於乎當其周時未至殷祀未殄比干已死微子已去向使紂惡未稔而自斃武庚念亂以圖存國無其人誰與興理是固人事之或然者也然則先生隱忍而為此其有志於斯乎唐某年作廟汲郡歲時致祭嘉先生獨列於易象作是頌云蒙難以正授聖以暮宗祀用繁彞民其蘇憲憲大人晦顯不渝聖人之仁道合隆汚明哲在躬不陋為奴冲讓居已不盈稱孤高而無危卑不可踰非死非去有懷故都時詘而伸卒為世模易象是列文王為徒大明宣昭崇祀式孚古闕頌辭繼在後

盧貞廣成宮碑記

不宰物而萬類蒙利不致用而玄功溥施廣成子之大吾無間然矣經云平天下在修其身廣成子以脩身之道授黃帝而天下治俾千百年人畏其神思其德不曰協於教乎祀典云德施於民能禦大災捍大患則祀之黃帝率廣成子之法以致天地之和禦陰陽之災捍刑殺之患不曰宜祀於廟乎廣成子與孔宣父遭時不同故教有精粗跡有遠近耳非殊塗也余既稱廣成子之教通於孔氏問者曰以墳典莫存孰能詳知三五之事言廣成子

者皆本於莊周固多寓辭今將質之以為定論豈不可非通達之士未足與議也夫欲為黃帝孔氏者行其言耳豈倣其形哉故其言合道則彷彿其人而尸祝之可也言苟非道雖比肩對席將聽之乎今以廣成子之言得天而合於道故表其廟貌又尊禮之又何患莊生之未信也按爾雅北載斗極為崆峒其地絕遠華夏之君所以不至禹跡之內山名崆峒者有三焉其一在臨洮秦築長城之所起也其一在安定二山皆高大可取材用彼人亦各於處為廣成子立廟而莊生述黃帝問道崆峒遂言遊襄城登具茨訪大隗皆與此山接壤則臨洮安定非問道之所明矣仙經叙三十六洞天五嶽不在列是知靈跡所存不繫山之大小也此山之下有洞焉其戶上出著傳洞中白犬往往外遊故號小塚為玉狗峯昔之守宰以為神居闕潔懼樵牧者褻弄因積壤封之今昇踐其頂響通於下甚深遠亦焉知非靈人所舍乎尋崆峒之言以中含洞壑不顯於外則安在於崇岫連峯陵霄蔽景然後稱名山也哉真南郭子舊居直山之北少樂大道早依門牆年壯宦遊出入二紀揆才無補

晚歲懷歸獲刺是邦停輿授教象設頽圯半為荒
 榛遂命徹故宮稍增前制羸財而後事懸善價以
 待樂輸陶斲衆工咸來求售匪隨於勿亟蓋視利
 而勞茨暨壇垣指期咸就舊記但以廣成子為仙
 者又不徵崆峒之地知有闕焉故復建此銘揭于
 西序文之曰德高三皇唯軒轅氏為皇者師唯廣
 成子窈冥昏默恍惚詭固精活身以滓為薛道
 治功被九域形存伯紀天道不窮至人無死

衡老子碑記

自太極權輿上元開闢舉天維而懸日月橫地角而載山河一消一息之

精靈上生下生之氣候固以財成庶類亭毒羣品
 有人民焉有君長焉至若上皇邃古夏巢冬穴靜
 神息智鶉居穀飲大禮與天地同節非析疑於俎
 豆大樂與天地同和豈考擊於鐘鼓逮乎矢道後
 德失德後仁皇王有步驟之殊民俗有淳漓之變
 於是儒墨爭鶩名法並馳禮經三百不能檢其情
 甫刑三千未足息其奸是故潔其流者澄其源直
 其末者正其本源源本本其唯大道乎老君感皇
 載誕莫測其受氣之由指樹為姓未詳其吹律之
 本含靈在孕七十餘年生而白首自以老子為號

其狀也三門雙柱表鼻耳之奇蹈五把十顯手足
 之異爰自伏羲至於周氏綿祀歷代見質變文在
 文王武王之時居藏史柱史之職南朝屢易容貌
 不改宣尼一覩嘆龍德之難知關尹四望識真人
 之將隱乃發揮衆妙著書二篇率性歸道以無為
 用其辭簡而要其旨深而遠飛龍成卦未足比其
 精微獲麟筆削不能方其顯晦用之治身則神清
 志靜用之治國則反朴還淳既經鍊形物表卷迹
 方外蜺旌密駕往來紫府金漿玉酒讌衍清都參
 日月之光華與天地而終始涉其流者則擯落囂
 塵得其門者則騰驤雲霧大椿凋茂非蜉蝣之所
 知洪渤淺深豈馮夷之能測盛矣哉固無德之稱
 也莊周云老聃死秦佚弔之三號而出是謂遁天
 之形雖復傲吏之寓言亦蟬蛻之微旨皇帝誕靈
 縱睿按統膺期照春陵之赤光發芒山之紫氣珠
 衡月角天表剋於百王明鏡衢尊聖德會於千秋
 周道云季多難在時九鼎共海水同飛兩日與洛
 川俱斷天齊地軸之所蛇食鯨吞銅陵玉壘之區
 狼顧鷓踣黃庭姦宄鄭阻兵禍大縱毒螫將遍函
 夏神謀內斷靈武外馳應櫬槍而掃除伏旄鉞而

斬伐共工既翦重立乾坤蚩尤就戮更調風雨宰
制同造化之功生靈荷魂魄之賜萬方欣戴九服
謳歌乃允答天人祇膺揖讓升泰壇而禮上帝坐
明堂而朝羣后昔軒轅顓頊建國不同太昊少昊
邦畿各異舜改堯都夏遷虞社歷選前辟義存創
造惜十家之產愛兆民之力經始帝居不移天府
規摹紫極仍據皇圖下宇上棟務存卑儉右平左
城聿遵制度朝夕正殿不別起於鴛鸞升降靈台
豈更營於鳩鵲憂勞庶績矜育蒼生念茲在茲發
於寤寐棘林肺石特降皇情祝網泣辜深存寬簡
非纓知耻畫服與慙天無入牢之星地滅成牛之
氣延閣廣蒐考集羣典石渠壁水闡揚儒業綴五
禮於將壞正六樂於已崩總章溺志之音太師咸
功之頌承華養德作二東朝外正萬邦內弘三善
繼離炳曜重日垂明永固洪基克隆鼎祚以維城
盤石多藝多才良佐寶臣允文允武爲三室之藩
屏成神化之丹青致世俗於潤塗納烝民於壽域
旄頭垂象窮髮成形獯獯作患其來久矣無上算
以制之用下策而難服自我開運耀德戢兵感義
懷仁稱藩請朔稽顙款塞匍匐投掌犗牲夜即之

所靡漢桑乾之地咸被聲教並入提封閩越勾吳
不愆貢職夫餘肅慎無絕譯邸遐邇福文軌大
同自三代之餘六雄競逐秦居閩位漢雜霸道魏
氏則三分鼎峙有晉則偏安江左降斯以後粹駁
不分帝迹皇風寂寥千載天命聖德會昌神道變
億兆之視聽復三五之規模固以幽明贊協符瑞
彪炳千年靈蔡著天性以劾微三足神鳥感陽精
而表質春泉如醴出自京師秋露凝井遍於竹葦
星光若月雲氣飛煙三農應銅爵之鳴五緯叶珠
囊之度信可以揚鑿動蹕肆觀東后玉檢金繩登
封岱岳而謙以自牧爲而不宰尚寢馬卿之書未
允梁松之奏在青蒲之上常若乘奔處黃屋之下
無忘夕惕雖蒼璧黃琮事天事地南征火正屬神
之祀猶恐祀典未弘秩宗廢禮永言仁里尚想玄
極壽宮靈座麋鹿徙倚華蓋剝壇風霜凋蔽乃詔
上開府儀同三司亳州刺史武陵公元胄考其故
迹營建祠堂皇上往因歷試總斯蕃部猶漢光司
隸之所魏武兗州之地對若相之兩城繞渦穀之
二水芝田柳路北走梁園沃野平臯東連燕國望
水置塾揆景瞻星擬玄圃以疏基橫玉京而建宇

所謂天大道大難幾者矣若人各三絕幽泉之路莫開形器不陳妙物之功難著騰飛英聲圖丹青鏤金石豈葉有道碑記昔者諛發老君道身負日月且時宰不宗主人勿用矧乎埋照後谷潛盤窮山幽姿蛻於塵容素尚胤於仙類豈辟命行矣爵服繫之而已哉公諱國重字雅鎮南陽葉縣人也自少典錫羨高辛纂緒陶唐重熙后稷邁種文王之胤乃食於沈尹成之子載封於葉受氏享國大哉邈乎逮乎祖乾昱克壯其猶永孚於德堊戶習隱塞先傍坤碩膚長林通理博藝雖安車累至而堅卧固辭故慶祚克開眉壽維永矣厥考道與性守宮庭道敷邦國居鬼從地率神從天受錄以恒之飛符以北之扼魍魎之邪劉臺台之崇有足奇也至於揮札落紙引弓貫革特起五部廣推大餘侯誰嗣哉先生靈承道宗異聞訓誘弱喪文貌幼尚純篤仙骨有象童心不萌專精五龍通遊羣岳聰以知遠明以察微達死生之占體物氣之變嘗以靜貞動耗息影歸山雲卧北壑林巢仙居人絕不鄰道組且右獨往幽勝永歌隱淪放閒

保和習虛致靜拮五石之髓顛三芝之英時哉不留歲聿其逝緇髮純漆韶顏渥丹事適玄同神與道媾惟寂惟冥不飲不食數十載於茲乃昇聞帝庭駿發皇眷簡才受命降尊加禮將之以文馬速之以暢轂先生盱眙長揖握手高謝曰自昔帝舜登庸德輝允鑠光武繼統吏道孔嘉且薛方逢萌脩外臣之禮虞仲夷逸終處子之業豈垢俗疵物偏貢介性將探道慕類坐致奇齡使者蓄而然之氣申遂行之旨乃周覽廬室躬省倉瘡考疇人之疆晦訊家童之作業皆儉以遵約安能維始味不甘口色無養目信以為著誠去偽敢守難奪順風可即強起曷至焉遂虛觀復命慙歎聞列朝廷企其高渴其道聆嘉聲而屬想者豈勝言哉有司以天元書缺星度官弛亡五德之運謬四時之分荆鬼越祥不知所况子亥母癸烏識其原皆乘遽遠尋請益傳受可謂繩誠列而曲直徵衡誠慙而輕重立粵惟博物君子豈伊小說鯁生嗚呼天不持久人將復歸殯年迫於期願遠志屈於摧落卜兆幽石託墳清林逸人不追國士靡憲泉石沮色鄉縣失聲豈無他人惟子之故胤子慧明贈銀青光

祿大夫歙州刺史公罔替厥繇代增其業啓秘籙
之高妙楊玄津之洪波道微若聲心麼若氣吹律
爰谷運曆知天屢下辟書終不應命孫子景龍觀
道士鴻臚卿越國公幼得父書早傳成法寅念有
訓邁迹自身讀天下之書脩方外之術火滌淫祀
劍誅羣妖恩開五君名動四國其入也排金鎖謁
紫庭爲帝傲吏其出也法玉京坐玄寺作仁宗師
故能大匠道門冢卿朝右禮食軒座寓直禁廬矣
嘗以理氣自強登老益壯雖景急節而純孝孔哀
是獻封章願拜墳墓有轢帝念載形王言神札以
飛傳瑞乃發羣公帳餞列蕃郊迎朝章有輝鄉人
皆慶枉以末技揚於孝心惟先志以追遠立豐碑
以紀德夫何間然其詞曰宗門素履家代隱仙道
一相孕薪火交傳黃公術在赤水珠聯道開幽鍵
性與真筌一門累祖四世百年抗迹巖谷消聲天
地卓爾遐舉藹然高致麝以臭焚珠以明墜人則
有心微亦不至保身匪媮全襟爲利孝孫增業明
辟順風志嘗無忝事或不同徵賢朝滿舉逸山空
曷出高枕克謝代工測微達變盡規納忠皇眷雖
渥孝思亦深章服粲粲傳駟駟載遠廷闕是展

墳林紀石追遠昭銘率心孝終事
立榮歿寵今遐超古始永憲江南

宋蘇軾上清儲祥宮碑記

元祐六年六月丙午制

當書其事於石臣軾拜稽首言曰臣以書命待罪
北門記事之成職也然臣愚不知宮之所以興與
廢凡材用之所從出敢昧死請乃命有司具其事
以詔臣軾始太宗皇帝以聖文神武佑太祖定天
下既卽位盡以太祖所賜金帛作上清宮朝陽門
之內旌興王之功且以五代兵革之餘遺民赤子
請命上帝以至道元年正月功成民不知勞天下
頌之至慶曆三年十二月有司不戒於火一夕而
燼自是爲荆棘瓦礫之場凡三十七年元豐二年
二月神宗皇帝始命道士王太初居宮之故地以
法籙符水爲民禳禱民趨歸之稍以其力修復祠
宇詔用日者言以宮之所在爲國家子孫也乃賜
名上清儲祥宮且賜度牒與佛廟神祀之遺利爲
錢一千七百四十七萬又以官田十四頃給之刻
玉如漢張道陵所用印及所被冠佩劍履以賜太
初所以寵之者甚脩宮未成者十八而太初卒太

皇太后聞之喟然嘆曰民不可勞也兵不可役也
大司徒錢不可發也而先帝之意不可以不成乃
敕禁中供奉之物務從約損斥賣珠玉以巨萬計
凡所謂天下養者悉歸之儲祥積會所賜爲錢一
萬七千六百二十八萬而宮乃成內出白金六千
三百餘兩以爲香火瓜華之用召道士劉應真嗣
行太初之法命入內供奉官陳衍典領其事起四
年之春訖六年之秋爲三門兩廡中大殿三旁小
殿九鍾經樓三石壇一建齋殿於東以待臨幸築
道館於西以居其徒凡七百餘間雄麗靚深爲天
下偉觀而民不知有司不與焉嗚呼其可謂至德
也已矣臣謹按道家者流本出於黃帝老子其道
以清淨無爲爲宗以虛明應物爲用以慈儉不爭
爲行合於周易何思何慮論語仁者靜壽之說如
是而已自秦漢以來始用方士言乃有飛僊變化
之術黃庭大洞之法太上天真木公金母之號延
壽赤明龍漢開皇之紀天皇太乙紫微北極之祀
下至於丹藥奇技符籙小數皆歸於道家學者不
能必其有無然臣嘗竊論之黃帝老子之道本也
方士之言末也修其本而末自應故仁義不施則

韶濩之樂不能以降天神忠信不立則射鄉之禮
不能以致刑措漢興蓋公治黃老而曹參師其言
以爲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以此爲政天下歌之
曰蕭何爲法講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戴其
清靜民以寧一其後文景之治大率依本黃老清
心省事薄歛緩獄不言兵而天下富臣觀上與太
皇太后所以治天下者可謂至矣檢身以律物故
不怒而威捐利以予民故不藏而富屈己以消兵
故不戰而勝虛心以觀世故不察而明雖黃帝老
子其何以加此本旣立矣則又惡衣菲食卑宮室
陋器用斥其贏餘以成此宮上以終先帝未究之
志下以爲子孫無疆之福宮成之日民大和會鼓
舞謳歌聲聞於天天地喜答神祇來格祝史無求
福祿自至時萬時億永作神主故曰修其本而未
自應豈不然哉臣旣書其事皇帝若曰大哉太祖
之功太宗之德神宗之志而聖母成之汝作銘詩
而朕書其首曰上清儲祥宮碑臣軼再拜稽首獻
銘曰天之蒼蒼正色非邪其視下也亦若斯也我
作上清儲祥之宮無以來之其肯我從元祐之政
媚於上下何修何營曰是曰者民懷其仁吏服其

庶鬼畏其正神予其謙帝既子民維子之視云何
事帝而瘠其子允哲文母以公滅私作宮千柱人
初不知於皇祖宗在帝左右風馬雲車從帝來狩
閱視親宮察民之言佑我文母及其孝孫孝孫來
饗左右耆耆無競維人以燕我後多士為祥文母
所培我膺受之篤其成林千石之鍾萬石之簾相
以銘詩震 **莊子廟碑記** 莊子蒙人也嘗為蒙漆園
於四海 者縣令秘書丞王競始作祠堂求文以為記謹按
史記莊子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闕
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
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蹠胠篋以詆訾孔子之徒以
明老子之術要不可為法耳楚公子微服出亡而
門者難之其僕揅箠而罵曰隸也不力門者出之
事固有倒行而逆施者以僕為不愛公子則不可
以為事公子之法亦不可故莊子之言皆實子而
支不予陽擠而陰助之其正言蓋無幾至於詆訾
孔子未常不微見其意其論天下道術自墨翟禽
滑釐彭蒙慎到田駢關尹老聃之徒以至於其身
皆以為為一家而孔子不與其尊之也至矣然予嘗

疑盜蹠漁父則若真詆孔子者至讓王說劍皆淺
陋不入於道及復觀之得其寓言之終曰陽子居
西遊於秦遇老子老子曰而睚睚而盱眙而誰與
居太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楚然變容其往
也舍者將迎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揚
者避竈其返也舍者與之爭席矣去其讓王說劍
漁父盜蹠四篇以合於列禦寇之篇曰列禦寇之
齊中道而返曰吾驚焉吾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餽
然後悟而笑曰是固一章也莊子之言未終而昧
者勦之以入其言余不可以不辨凡分章各篇皆
出於世俗非莊 **歐陽修樊將軍廟碑記** 鄭之盜有
子之本意也 剗神像之腹者既而大風雨雹近鄭麥苗皆死人
咸駭曰侯怒而為之也愚謂樊侯本以屠狗立軍
功佐沛公正皇帝位為列侯邑食舞陽剖符傳封
與漢長久禮所謂有功德於民則祀之者非歟舞
陽距鄭既不遠又漢楚常苦戰滎陽京索間以侯
平生提戈斬級所立功處故廟而食之宜矣方侯
之驟乘沛公事危鴻門振目一顧使羽失氣其勇
力足以過人者故後世言雄武稱樊將軍宜其聰

明正直有遺靈矣然當盜之持刃腹中獨不能保其心腹腎腸哉而反貽怒於無罪之民以騁其睚眦何哉豈生能萬人敵而死不能庇一躬耶豈其靈不神於禦盜而一神於平民以駭其耳目耶風霆雨雹天之所以震耀罰有司者而侯得以濫用之邪蓋聞陰陽之氣怒則薄而為風震其不和之甚者凝結而為雹方今歲且久旱伏陰不興壯陽剛燥疑猶有不和而凝結者豈其適會民之自災者耶不然則喑鳴叱咤使風馳霆擊則侯之威靈暴矣

韓琦稽侍中廟碑記

夫以忠事君人臣之嘗分也然遭大變臨大節或中無所主為禍福所動以苟一時之生而貽萬世之戮者多矣若鼎鑊在前鋒刃加已能挺然知義之所在分固當耳輕其命若鴻毛然卒死而不顧者幾何人哉惟晉侍中太尉忠穆稽公則其人也方惠帝昏弱諸王肆亂各萌僭奪以相屠害故帝之北征也公馳赴行在力當國難而成都王穎以兵犯乘輿衛從奔散獨公端冕侍側以身捍帝至血濺御衣以殞嗚呼公之知義明分可謂處得其宜而不為難也其大忠偉節赫然與日月爭光舉

然與山岳爭高天地不窮而公之名亦不窮矣宜乎百世之下有國家者欽遺烈想餘風置祠奉祀永永而不絕也相之湯陰公死難之地有廟在焉前之為邑者不知追顯忠義為政所先因循不葺底於大壞今令張君懋首拜祠下觀其隳敝之甚驚而嘆曰茲不職之大者也亟舉公事迹與夫朝廷崇祀之意諭於邑民民皆忻然願共力以完之令乃寬與之約聽自營辦不數月而祠宇一新於是民亦知夫大賢之忠於國者雖死於不幸後世必載祠典嚴廟貌奉事尊仰之如此皆思勉而為善自一邑推一郡由一郡而推諸四方則其為勸也豈小補哉廟完具書來告以余為文請勒諸石願志本未噫忠義之心人皆有之但勉而不力執之不固遂不至於古人余亦勉而為者跂忠穆之風尤竊竊以自激文雖

盧多遜濟瀆廟碑記

地官分四

瀆其一日濟洪範辯入政其三曰祀水以潤下百川獨紀乎清源國之大事萬務莫先於祭法是知神主川瀆炳靈以濟蒼生君臨寰宇設祠以荅玄佑非太平致理之代其何交感之如是乎若乃大

河南通志卷之六十四
川會通異源同注始也殊其派或清濁之可分洎乎合其流卽混撓之無別未有清能獨守濁不可雜德冠百谷各光四海命之曰瀆不其宜乎禹貢稱導汎東流紀其原也劉熙謂濟河南出釋其名也溢爲滎所以驗伏流之異會於汶所以正朝宗之路至柔成性所謂和而不同者孰可預焉至清立德所謂撓之不濁者我無愧也所以明神宅之爲靈府前聖著之爲祀典虞書有之曰秩於山川所以明次序而視諸侯也周制有之曰沉以珪玉所以重薦奠而預四望也歷代展祭具有聞焉隋文帝開皇二年始立廟貌而致饗唐玄宗天寶六載爰以公爵而建封歷數會昌天啟大宋恒序不忒其澤以時歲賀豐穰民無疾苦應天廣運聖神文武明道至德仁孝皇帝睿聖之德貫於神明所禱無不通所請無不應惟神昭感謂若此也於是降宸旨流德音以爲所感在人心所饗惟邦教有道之君視民如赤子神則應之不道之君謂已有天命神則違之所以癸堙夏緒辛毀商祀山川鬼神其何交感恒風若而恒雨若不知饗應之源美輪焉而羨與焉空務勝遊之樂祠廟卑圯置而不

修禮義廢墜弛而不舉將以感威靈而得真祐者未之有也我今克己以濟物潔誠以祀神宜壯祠宇以光典禮俄而下有司以肅事降王人而護役建規立制蓋取諸大壯肯堂施構仰占於中星發慮宸衷感而遂通揆程有秩成之不日繚垣峻宇崇階邃戶肅然瞻望赫奕神府牲牢旣設酒齊斯列簠簋銅登薦奠蠲絜我皇至誠惟神昭悅何謂至誠陳其德也何謂昭悅言其應也我皇勤政無怠惟民是恤動必思理道言必於教化天下所以混一遠民所以懷柔端慤齋莊以務薦饗故終日優然每如受其福惟神上應天命陰助皇化膏澤調順神之職也木稼豐登神之力量也感我德政歆我祠祀故生民忻然恒如受其賜信所謂非太平致理之代其何致於交感哉神非明朝無以昭靈應明朝非祠廟無以崇祀事使千載而下赫然垂範者非貞珉不能久故命樹豐碑勒斯文而紀述焉昔者汧渭立祠空傳陳寶之異汾晉列祀但聞秋風之歌未若因聖君崇大典由廟宇之重建煥邦家之法則垂文不朽冠絕前古奉詔寶錄臣得無愧銘曰萬派作流孰得其清惟濟水兮貫河不

濁孰齊其名通神理兮惟神是主垂福蒼生崇祀
 事兮風雨調順稼穡順成瑞豐歲兮我皇祭饗齋
 禱是精垂典禮兮惟神昭感饗茲克誠助治世兮
 美矣哉保生民也斯瀆之靈大矣哉崇廟貌也我
 皇之明永永不朽為來
司馬光四令祠碑記
 故左
 者而作程垂萬祀兮
 大夫贈太師中書令秦國陳公省華有三子長曰
 英國文忠公堯叟官至樞密使同平章事左僕射
 次曰鄭國文惠公堯佐官至戶部侍郎同平章事
 太子太師致仕幼曰崇國康肅公堯咨官至武寧
 軍節度使皆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始秦公為
 濟源令縣西龍潭有延慶佛舍三子相與為學其
 中既而相繼登進士科文忠康肅公仍居羣士之
 首遂接踵為將相始大其家子孫蕃衍多以才能
 致美官棋布中外故當世稱衣冠之盛者推陳氏
 其後文忠公自樞出判河陽文惠公與其子主客
 郎中述古孫震部員外郎知儉康肅公之子祠部
 郎中宗古前後皆為京西轉運使副主客君之子
 知素復為濟源尉濟源河陽之屬縣河陽京西之
 屬郡也四世凡七人蒞於是故濟源之人被陳氏

之政為多秦公尤有恩於民能使其民既去而思
 之震部君嘗行部過濟源遊龍佛舍見秦公善政
 銘真宗皇帝賜文忠公詩主客君題名皆刻於石
 嘆曰吾家所以能顯大於世自非曾祖父勸施仁
 政於民三祖父力學以致富貴何從而致之乎至
 於今子孫蒙福祿不絕豈可不知其自耶乃構祠
 堂於佛舍之側畫四公之像使子孫至者有所瞻
 奉并集三石刻置於祠下乃徵文於光光辭曰予
 之言不足以發揚先君子之美不敢為虞部君曰
 不然知儉之建祀祠不敢自矜奕世之美豈欲來
 者見之知愛民好學可以大其家有所勸也光曰
 如君之言其志遠其事益大矣光何敢辭若夫四
 公之事則有國史
王會中嶽廟碑記
 皇宋登封封岱
 在光不敢與也
 事於汾陰后土親奠黃玉對越柔祇乃並洪河抵
 太華經塗溫洛望秩維嵩言旋上都誕受丕祉無
 德不報靡闕不思於是尊五岳之祀脩加等之禮
 分命近列祇薦嶽稱詔建冊禮使攝太尉右諫議
 大夫龍圖閣直學士陳彭年副使攝司徒光祿少
 卿沈繼宗奉玉書袞章加上中嶽中天崇聖王曰

中天崇聖帝申崇典也粵若剛柔既位形氣肇分
上則圓蓋左旋星辰爲之紀下則黃圖俯察山嶽
奠其方卑高之序以陳翕闢之精攸託是故昭彰
景綿實參化育之權錯峙崇巒式表神明之壤用
能安綏厚載磅礴無垠宣一氣以施生降列真而
主治事光虞典脩五載之時巡緒著夏王正九州
之封畧惟中崧之絕巘直闕塞之與區京邑在其
旁涇瀆流其域萬邦輻輳霜露之所均二室天開
風雨之所蓄仙館靖寔宅其下玉漿溢湛其間
頽木託其幽徑紫芝耀乎靈藪含珠萬顆始終乎
鶉火之墟嶼嶸羣峯包舉乎坤元之紐龍轡月童
之陟降浮丘子晉之遊遨畫野逶迤干霄挺拔寓
彼至剛之理洪惟不測之神至於輔德降祥祝融
由其興夏生賢命世申伯以之藩周需膏潤於田
原殖寶藏於邦國博大崇高而可仰聰明正直以
無私茲所以盛尸祝之儀首瘞沈之法歲時祈報
垂徃載以不刊牲幣吉蠲走殊方而胥暨者也遐
觀秘紀博考靈蹤自書契之云興卽等威之斯辨
異軒冕服章之數爲山林川澤之宗旣秩祀於三
公亦禮均於四望漢孝武之代爰啟戶封唐天冊

之年聿遵時邁洪猷益茂昭薦維寅達乎上德重
熙坤珍薦委迺特疏於王爵用溥洽於神休雖事
煥彌文而名非極摯汗隆在運消長從時若乃鉅
宋之有天下也仗黃鉞以開階建朱幡而統曆掃
僭僞荒蕪之跡追皇王揖讓之風烈祖以功格上
旻赫威靈於九服神宗以德綏羣品溥文軫於四
遐翼子貽孫重規疊矩十年有永奕世其昌崇文
廣武感天尊道應真佐德上聖欽命仁孝皇帝躬
濟哲之資撫洪明之運出乎震而齊乎巽就如日
而望如雲宜九德以在躬定一戎而纂業慎恤刑
典鄙凝脂之煩苛寅布政經同馭朽之兢畏絕濫
巾於丘壑寬盍徹於農桑宮固飭於采椽澤必周
於行葦萬民以察庶績其疑破觚爲圓返羣情於
太素懷遠以德篤郊聘於殊鄰按歷以朝諸陵志
誠不匱披袞而郊上帝神饗克誠故得時協混同
歲臻農樹高穹委鑒真馭戒期薦錫寶符丕昭元
曆登岱舉封崇之禮臨汾展合荅之祠刻翠崖之
鬱蒼踐隆睢之崛岉升煙瘞玉明察之義交修垂
象資生應見之祥紹至遂成先志對越純休洎乎
五土會朝六飛旋軫夤緣二陝曠望三川旣並走

於祠官亦周爰於土訓瞻言翠嶠增肅皇基方飲
至以策勳益爲民而儲祉順時行慶大賚及於幽
遐恭已嚮明寂慮周乎冲漠爰稽往誥肇易鴻名
亟下詔於司存俾講儀於置菹用仰昭報罄達清
衷以爲在天者五精旣隆稱謂麗地者列鎮當極
推崇燾載之義則均順助之功何爽登於帝籙先
契靈心先是東巡之年已加崇聖之號逮茲間歲
愈洽徽章於是孟冬戒辰輶軒飾駕御法座闢端
闈臨遣以示乎必躬信辭以申乎有德公卿就列
使介奉塗命翠舛之車載温珉之冊山龍盛服羽
衛多儀脩物孔昭歸尊斯在戊申發軔於京闕辛
酉致享於廟庭四牡趨風六樽登薦其始至也凝
靄布濩色晦平林其將升也霽景晏温光含邃宇
嘉氣吐蜿蜒之狀祥雲呈采緯之姿及清醮之肅
陳復素靈之紛灑紀殊禎於史牘洽餘潤於農疇
昔者三境登晨乃靈氛之協兆五車受瑞亦時雪
之先期千古同符萬邦攸仰矧復鋪張睿訓綉繹
微言發爲垂象之文顯述奉神之旨頒於著位告
厥多方同星日之耀芒冠典墳而擅羨啟睽昏之
耳目示制作之楷模遂令率土承流盈庭獻議欲

刊翠琰徧揭嚴祠衆欲上通俞音誕布琢佗山而列
峙攄玉藻以相輝文籍以還藁斯爲盛而又壺闈
之式像設攸存懿號未彰羣黎安仰思舉正明之
典用昭作合之崇象服有加禘衣允穆卽以年十
二月遣使致告特尊爲貞明后莫不義敦咸秩曲
盡於精虔慶洽惟新永光於儀矩且夫旻答有成
命我實受之神祇有常奉我實主之禮文之廢墜
惟聖人修之典冊之徽數惟哲后行之然則出雲
播氣福善庇民啟紛沓之殊微保延洪之景祚鎮
靜坤軸控壓都畿純佑之功斯爲至矣懷柔之道
庸可闕乎得不罄昭事之儀懋寅威之志翠旒玉
藻飾如在之睟容驛犢明粢展惟馨之潔祭采物
於焉而大脩格思由是而可期赫偉觀於八紘奮
炎景於億載事存因革禮泐幽明煌煌焉秩秩焉
真丘索之英牲而帝皇之盛則者矣是宜發揚懿
鑠篆刻豐碑俾民聽之弗迷協山聲而共永允資
麗藻煥彼殊庭而臣猥以瑣才監膺明詔屬辭比
事須慕於陽秋相頊披文懼遺於德美旁稽舊典
以爲斯銘其辭曰沉潛定位塊比殊形或融或結
爲紀爲經奠方作鎮含澤儲靈生物不賈得一以

寧節彼嵩高峙茲中土帝宅開疆仙臺胥宇霏露
 所均梯航攸聚四國是維千畿式序奚其主治邈
 矣清真宣功博載受職高旻財成庶類陰騭齊民
 列辟嚴奉牲牲有倫乃視公爵隆周集慶乃啟王
 封皇唐累盛奉若貞期對揚景命將極推崇聿求
 元聖炎精撫運蒼震承基天臨赤縣風偃遐圻祀
 事肅增祠宮允釐勤任大寶交修上儀調款隆睢
 經塗太室斯慕仙館徘徊雲蹕何以致誠於焉望
 秩明詔誕敷微言有述温珉載刻羽衛斯皇登於
 帝籙飾以袞章信辭郁郁鸞聲鏗鏘法座臨遣綉
 禮具揚四牲於征殊庭戾止潔志旁達靈心過喜
 霰雪霏灑卿雲蔚起碩德馨香發祥錫祉昔在治
 古祇惕明威道苟中否神亦靡依赫赫我后式彰
 鴻徽祭則受福先而不違顯號克崇丕猷允穆流
 詠瓊珉飛英策祝峻極孟安高

夏侯冲張明府廟

碑記

熙寧五年夏六月安昌不雨百穀亡生斯民
 嗷嗷愁痛之聲日溢里巷我邑宰李公峻喟

然嘆曰烏有誠之能修而祥之不召者耶吾聞縣
 北十五里有故張明府祠者明府昔因旱殞身誠

亦至矣盍往禱焉於是率同僚僚牲餼與吏人耆
 老造祠下而告其神曰惟神生不私身死猶庇民
 既食吾土何至此而澤不下降耶抑亦有所後而
 後豐其施耶今廟貌隳矣果霈霖以慰民望則
 將大其宇新其像以彰神貺惟神亦且永有依哉
 既而川谷賸翳僅瞬息許而霧霏下注溝澮皆盈
 矣後旬日邑民數百人舉忻忻有喜色而願輸財
 殫力以踐報神之約李公曰俞斯吾志也於是誅
 榛莽撤朽敝爨崇增庠巋然厥止乃易神之像使
 尊而從禮敞神之室使壯而且麗為東西廊廡設
 左右夾舍直堂行獻酌之位出門分晏衍之居而
 又繚以周垣峻以闔閤庖湍庫圉罔不脩矣飾不
 加績而輪奐制不加廣而弘深曾未踰時厥功大
 就神之威靈若或相之不然何民之忘其勞若是
 也耶明府姓張諱憲字季知東漢武城人靈帝時
 為平輿令時大旱躬自祈禱未獲嘉應乃積薪自
 焚主簿崇小史張純皆從而焚焉炎火既燎大澤
 斯霈此明府之死於蔡人也宜蔡人懷其惠而萬
 世崇祀之不泯也今邑宰一旦以至誠叩之則感
 應捷於影響廟貌聿新子來之助亦宜其不戒而

自孚也夫憂民事神可以觀仁懷惠思報可以觀義一舉而二善備焉李公之德當與明府而同遠矣

葉祐之司馬温公廟碑記

故太師文正司馬公

十月十八日其祠於郡不知何歲月或云自嘉祐蓋公之各德不獨重於熙豐元祐其在神宗之時固已如日星之昭垂矣中興祠凡屢易紹熙壬子始建於郡東堂水心為之記慶元己未又移於郡學講堂之西序朔望邦侯率僚吏諸生致敬春秋有事學宮與從祀等然以其在堂序也三歲試士移徙再三而像亦往往非公之舊矣吳郡何侯為守乃闢祠宇稍令崇深復求畫像於公之曾孫倉部即中述之家仲夏巳酉行釋菜之禮奉公新廟以示瞻思焉夫公之履道迪德用舍重輕水心既詳論之而明謨贊道化誠心貫宇宙三代以下無幾矣行可一鄉名傳一時固亦鮮矣若夫自一身而達於朝廷自朝廷而推於天下自中國而及於九彝八蠻人無異詞士有定論雖有私意指擿疵毀而道德之實終於不可掩沒百世之下至即生育之地尸祝而俎豆之非甚盛德孰能與於此何

侯為郡不獨考協典禮尊尚先賢而喜直惡佞推奸護善一言之出斷斷可覆一令之行期期可久理財不侵下敷政必自上昭揭公事非其有槩於中不能若是拳拳也昔蘇公疑韓公沒必不眷戀於朝遂為焄蒿悽愴之論焄蒿悽愴固也詩曰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寧祐之嘗因是詩悟中庸之旨曰微之顯誠之不可掩慈湖夫子嘆曰千載不傳之妙也夫子沒絕齒不敢道者五年於茲侯亦夫子之門人也因公之祠乃復誦之侯又刊公傳家集且表廢田專給祠費嘗以歲十月修生初之祠云侯名元壽紹

岳珂追封鄂王告陰碑記

鄂流

為重地宿師十萬進足以虎噬京洛退足以雉分吳蜀得建甌之勢江左莫強焉紹興初天子考麒麟玉冊之瑞觀黃旂紫蓋之運應天順動化龍南翔長江湯湯天設之嶮金城千里亶重分牧先王析符授鉞實膺專征之任雖往來調戍靡常厥居而大抵鄂為根本隱然有藜藿不採之威珂常考論地勢曠觀古今自三國而下代與南國者所據守各不一然負桐栢之陽山陽合肥廣陵濡須重

鎮錯立帶之長淮包以南海皆足以扼東西之衝
 惟襄沔舊疆延袤數千里上通巴蜀下接舒濮之
 郊川平埜曠不設限塞擊柝之聲相聞朝馳而夕
 可至也顧自元豐以降引弓之士未嘗取南嚮而
 夔峴者寧涉巨瀆冒重險而常出乎机臯大儀之
 境捨所易而圖所難何哉以兩路之介於寇被邊
 而守者數十城視獨以全師當一面者力之端否
 固不待辨而敵人之馳騁長技及縮慝而不敢施
 方屢之士遡其時而觀其人可也皇上臨御一紀
 緬懷麟閣勲名之盛方將尊中國以綏四方乙夜
 慨然覽珂所奏顧天之書思所以大慰乎九京者
 相攸樂土宜莫如鄂遂荒全國裂而王之綸言申
 褒温厚顯靈不惟足以渙萬世無窮之寵其與辨
 論中邪之迹蓋尤深切著明珂一介蚍蜉之言誠
 不知所以格天心悟主聽者一妄男子不得其平
 而鳴則謂天蓋高亦有不容愆珂誠死且不朽矣
 載惟先王受命駐師之地營壖陳石至今巋然而
 乾道中又嘗詔賜沔陽之廟先王功烈遂與鄂相
 終始珂不肖身不逮事生二十有二年而後得以
 鉛槧片言追明地下之寃成先大夫易簣之志與

念一及兢慙夙宵大懼馴媮闕襲而使聖朝旌忠
 非常之典不能以宣昭於方來乃以制詞刻之琬
 琰植於廟下以對揚今天子丕顯休命而復系著
 所以然之意在漢之初蛇分泗壁有臣曰良從高
 於留經營四方卒定大業及誓白馬紀丹書剖符
 定封擇齊三萬戶而不願廼倭遇鄉以旌天授然
 則遡功名之所基以迄於成地以人重人以地著
 揆厥所由夫豈曰偶然而已哉是用叙次其實且
 以先王在鄂之顛末追附前誼庶幾鄂人知所以
 開國承家之自昭示子孫以無忘上意之所嚮云
 開禧疆圉單闕歲旦月 **宋白崇法寺碑記** 臣供職
 哉生明孫承事郎珂記 膺典策伽藍故事緡素預聞按相國寺本北齊建
 國寺也唐室睿宗改賜今名大凡有土地然後置
 國城有國城然後興棟宇恭承制旨願畢其辭謹
 再拜而颺言曰天生蒸民樹之司牧創業垂統建
 邦設都上古已還弗常厥所堯都平陽舜都蒲坂
 周都豐鎬漢都長安咸以為天下之君保域中之
 大乃睠梁國古屬豫州主於斗極之三度入房星
 之五度無名山大川之阻衝四通五達之郊梁開

平中升爲京闕晉漢有周三代因之嘻天道玄遠
有開必先惟周之興爲宋經始遷宗社於斯築新
城於斯太祖皇帝潛陽在下玄德升開百姓與能
三靈改卜爰尊禪讓方陟元后以爲必躬必親所
以康世難破澤路惟揚之奧不壯不麗何以威外
彞闕皇居應門之象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增嚴禋
上帝之壇大禁衛連營之制由是荆湖內附吳蜀
一統嚮明而治十有七年太宗皇帝德合天地明
齊日月肇膺顧命一委長君恢張四維奮迅獨斷
盛哉吳越享國百齡我以尺一而召之蕞爾并汾
不庭二紀我則一戎衣而下之功成制禮治定作
樂新集仙秘閣之署草藉田東封之儀旣而麟鳳
效祥草木呈瑞垂衣端拱二十二禩崇文廣武聖
明仁孝黃帝之應運也紫氣充庭黃雲作蓋壽邸
通三之貴震宮明兩之朝曆數在躬大寶日位以
至誠奉六廟以純孝尊萬安接官府以雍睦御臣
民以公正禮無違舉文思化成六合無不獲之夫
四海多來賓之國皇猷旣以彰矣昌期亦以隆矣
一旦負黼辰語侍臣曰朕荷九天眷命襲二聖丕
基寅畏奉行弗敢失墮人熙有慶時汔小康行大

中之道吾無間然存方外之教意有所關太祖革
封禪爲開寶之號大宗錫龍興以太平之名別開
啟聖之梵宮寔作上都之偉觀唯相國寺勅建三
門御書賜額餘未成就我當修之乃宣內臣飭大
匠百工磨至衆材山積岳立正殿翼舒長廊左鐘
曰樓右經曰藏後拔層閣北通便門廣庭之內花
木羅生中廡之外僧居鱗次大殿睽容卽慧雲師
所鑄彌勒瑞像也前樓衆聖卽穎川郡所迎五百
羅漢也其形勢之雄制度之廣剞劂之妙丹青之
英星繁高手雲萃各工外國之希奇八方之異巧
聚精會神爭能角勝極思而成之也備夫觚稜鳥
跂梅梁虹伸繡栴文楣璇題王砌金碧輝映雲霞
失容琤鐸玲瓏咸韶合奏森善法於目前飄樂音
於耳界若乃龍華春日然燈月夕都人士女百億
如雲綺羅繽紛花鬢瓔珞巡禮園遶旃檀衆香仰
而駭之謂兜率廣嚴攝歸於人世又若天仗還都
鳳樓肆赦千乘萬騎流水如龍旌旗篲空歌吹沸
渭憑欄四顧佳氣榮光俯而望之疑藥珠闔風神
化於海上猗宏麗也殊勝也皆不可稱不可量大
矣哉維大雄氏真大聖人佐佑大君興龍大化受

託付囑爲世外護故將以法王能仁兼帝王要道
叅而行之經言廣大則無思不服經言慈悲則視
民如傷經言忍辱則國君含垢經言利益則我澤
如春德惟日新精進也畏於天命持戒也如是知
見如是信解然由造有相之功德廣無邊之福田
固皇圖如泰山躋蒼生於壽域與災沴不作僭賊
不生風雨咸若寰區謚寧者歟古云登高能賦作
器能銘彼皆小者尚以文爲昔簡樓抒頭陁之碑
江總紀棲霞之跡庾信述鳳林之景王勃演牛頭
之詞鴻筆遺妍龜跌盡在矧夫彛門巽位亦水陽
涯旁連北斗之城近對蒼龍之闕構此大壯宜揚
頌聲臣久玷鰲山榮瞻鳳辰學微覩與文愧非工
捧詔惕然抽毫銘曰地象爲輿天形如笠四序循
環三辰出入吁嗟五代日不暇給祖宗耿光神祇
降祥受天永命得人者昌崛起大宋祚踰皇唐赫
赫太祖聰明神武櫛風沐雨披攘九土握機蹈矩
炳文如虎明明太宗寬仁肅恭務材訓農萬方來
同類帝裡宗神德猶龍重熙累洽慶流三業王塞
塵兵銅梁獻捷文物蔚重熙累洽慶流三業王塞
一車書儒通墳索道講玄虛勤行二教諦奉真如

隋堤之側寺名相國髮髯天宮光華日域下福蒸
人上延聖曆輪焉與焉五色相宣春陵寶馬許史
雲駟爭趨勝地如會諸天不可思議歎未曾有悅
懌羣心歡呼萬口千劫愛塵一時斗數揆日卜星
揚於紫庭黃麻錫詔翠琰 **王嗣宗祐國寺碑記** 夫
刊銘金田寶刹萬祀千齡

人之妙用必本於清淨聖人之至行必存於教迹
雖玄黃並列覆載之體不同而水火交馳化育之
機一致自淳元浸散道德下衰嗜欲熾而奔競繁
巧僞騁而仁義缺揭日月者旣患昏衢之翳鼓橐
籥者更嗟蘊界之塵邪山厚而智種蟠芽苦浪深
而性珠匿耀不有啟發孰救沉淪金容一夢於漢
皇玉偈遂流於中夏教之盛者其誰與京花嚴經
云佛成正覺普見一切衆生無不具有如來智慧
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證得如來愍之於是發大誓
願放大光明始則轉四諦法輪所以攝有學也終
則示一乘心印所以契圓寂也其間張定慧顯權
實性相雙列空有交證隨機設教靡遺於巨細對
病施藥寧差於淺深一源通而萬派分一炬然而
千燈熠躡夫慈救之旨可謂至矣善誘之利可謂

脩矣後之學者寔繁有徒何代無人以幹法蠱則斯院經始龕得而言後唐故明悟大師賜紫惟課且不羣殆至成童卓然秀異每或出侍遊覽必曠望岑寂若有所待也入承訓教必凝澹窓戶若有所奉也舉止閑雅為宗族所異一旦辭觀慨然有脫灑之志年十三詣泉州仙遊縣龍華寺文雅禪師以祈落髮師從其願俾奉灑掃年十七受具於福州白塔戒壇師神形清爽心機穎悟初讀法華經豁若生知次閱因明論宛如宿習自爾博訪講席遍禮道場不五六稔大有領悟遂振錫遊名山禮諸祖叅勝會扣玄關了然默識密契心要北遊岳麓靈感非一以長興庚寅歲憇於大梁之精舍暇日躡屩至明德坊睨隙地數畝乃嘆曰有為之法逐境而遷無定之波遇坎則止吾其少息焉遂有解履之興因以厥志募諸檀信善願真契如谷嚮荅曾未周歲資用充羨乃書券而易之於是購材鳩工揆日興事始則一室蔽風雨終則百楹極壯麗玉質金相再稔而成爨室糗房繼踵而出亦為當時之勝槩也晉天福初以精誠上請遂賜額

焉紫服美號翌日加錫旌行業也於時富門大族率多相矚捐金施寶曾無虛日師曰吾以一餅一衲植足皇都經之營之亟踰素願乃緣合歟吾當廣作佛事以利一切且以荅檀施之惠也於是首寫大藏經總五千四十八卷飾秘藏以寘之次塑畫羅漢像各五百軀闢華堂以列之正殿之內塑釋迦像洎侍從賢聖總九軀繪塑之妙率為一時之奇觀也院之營構自唐長興辛卯逮漢乾祐戊申始卒十八年經費數千萬虹梁藻棟總成三百間圓頂染衣度踰二百眾匪師之力曷至是哉師以周顯德丙辰歲春三月微恙遽作翌日加劇乃攝衣正念召門弟子諭以後事竟以其四月日示滅於方丈門弟子升堂者三人長日智覺大師賜紫從琛早終次日讚正大師賜紫從瑗季日明演大師賜紫從瑛皆名流也瑗公以素膺肯構允謂當仁爰於曳杖之秋上稟傳衣之命兢兢幹事不墜清風迨我皇朝乾德癸亥歲錫以命服旋加美號獎舊德也是歲季冬之閏月國家以皇居狹隘載拓基堦斯院所居正該卜築於是詔遷淨眾於京城之北賜隙地數十畝俾結界而居焉仍以舊

額旌之即今豐羨坊之西北隅也璦衣被之外悉以營材糗糒之餘罄將募役斧斤交運板築連施削剗之伎靡停繪塑之工間作督藏忘倦卒覩成功比之舊規諒無慙德緝殿中峙迴廊四周危樓接影聳於前虛閣飛甍壓其後禪堂西闢慶室東開聖像雲攢經龕鱗次小大相計踰四百間精潔護持向二十稔昔之舊物一以無遺嘻負荷之勤斯亦至矣璦公以大平興國已卯歲示化禪室院之後事屬於璦公焉璦公行業素高節槩可法自祇院事纒逾半紀炎涼構疾不臻上壽以雍熙甲申歲秋九月奄云示化良可惜也今院主悟圓大師賜紫智柔洎供養主覺慧大師賜紫智緣皆先師課公及門者也法裔相沿式當預事於是稟遺命勵慈誠循軌而趨守節而立檀施以之傾信游學以之歸附華龕璨璨時開寶軸之文雲衲僉僉日飫香厨之供院之法侶殆百餘人於佛法中率有所得蘭敷菊秀各振清芬玉潔珠寒俱融善價吾見其進蔚有可稱保此令猷二公之力也於戲教之大也如來開示之菩薩闡揚之四眾護念之故佛滅度後二千歲中雖隆替相仍而傳持不絕

非神力何以至是耶宜其世間作大依怙讚歎叙述諒無愧焉嗣宗掛籍策名彤庭影組素於內典尤憫旨歸柔公以僕早熟道風嘗師心要縷述始來俾緒斯文智縈而未覩玄珠識淺而更慙果海猥承見託難執讓名

蘇易簡白馬寺碑記

東周舊壤西洛

名都景氣澄清風物奇秀長源渺渺玄龜負書之川平隰依依白馬馱經之地考其由為中國招提之始語其要居西京繁會之間歷累朝而久鬱禎符偶昌運而薦陳靈貺不有興葺寧昭德音法天崇道皇帝端拱北辰垂裳南面步攝提而重張歲紀把鈞陳而再紐乾綱實異俗於藁街納生民於壽域尚或探玄象外訪道環端恭已虛懷法媯內無為之化凝神靜想憶靈山授記之言省鴻名崇十號之空王卑皇居峻三休之妙觀坐致華胥之境平登安養之方慈雲遠覆於冰天法浪遐滋於桂水東踰漲海揚帆頌貝葉之書西泊流沙刻石紀金剛之座勒行之能事著矣陰騭之玄功大矣一日謂近臣曰朕嘗探賸造化窮研載籍視彼河海猶分其先後譬諸水木尚本其根源觀夫象教

斯來真誠下濟誠由彼摩騰竺法蘭二法師者揚菴園之末緒越葱嶺之脩程百千億佛始演其性宗四十二章初宣其密義則何必伯陽道德止留關令之家倚相典墳傳自伏生之口而已哉瞻彼維洛靈蹤尚存未旌勝緣良謂闕典時屬單闕值歲勾芒馭辰龍星雖耀於雩壇兔魄罕離於畢宿詢於黔首未與雲漢之謠軫彼皇情已甚桑林之禱命中使以馳驛謁仁祠而致誠憂勤上通靈應如響豈獨商羊鼓舞但闕闕里之言力士沾濡惟紀開元之代乃命鼎新綿構寅奉莊嚴採文石於他山下巨材於邃谷離婁騁督繩之妙馮夷掌置臬之司闢蓮宮而洞開列緝殿而對峙圖八十種之尊相安二大師之法筵靈骨宛如可駭來儀於竺國金姿穆若猶疑夢現於漢庭天風高而寶鐸鏘洋晴霞散而雕拱輝赫周之以繚垣浮柱飭之以法鼓勝幡遠含旬服之風光無殊日域旁映洛陽之城闕更類天宮時則郊廓遊客輟轅遺俗或黃髮鮐背之老或玄髻稚齒之童途謠巷歌相與而謂曰吾皇帝之稽古務本也為蒼生而祈福致金仙之降靈遂使權輿聖教之津將壅而復央經

始福田之所已圯而更興未覩時巡彌堅望幸佇聽建圭立極踰姬公洛食之符檢王升中越孝武山呼之瑞臣生逢堯禹職符嚴徐自追闡苑之勝遊粗得楞伽之真趣爰承詔旨命紀歲時雖磬沒荒蕪欲繼金聲而莫及勒

杜元一成德觀碑記

竊

妙道將宏非至人而莫克亨時罕契蓋冥運以相關夫重陽師祖者世本豪家志修儒業稟英靈之異氣懷文武之全才初隨鄉貢賦詩已列於上游次決武科弓劍又居於第一偶然誤黜於春官歛爾驚回於世夢因遊甘河親遇純陽既授五篇之秘訣未踰兩閩以成真自此西別關中東臨海上得山東之徒眾宏陝右之家風道被三州法隆五會柰何天運以難留蓋是前緣之有限未免頓拋塵蛻故當速赴師期神翬別隱於三山各姓已彰於四海教傳丹陽之主宰正道浸昌法當立子之嗣興高門大闡道德尊榮華彞敬仰遇異派以同源總千枝於一榦寶殿珠宮徧都而盈邑星冠月裳接武以比肩逮乎玄德返神而歸寂真嘗嗣法以匡時昭受宗師之號茂揚神帝之休風清黎庶

德動縉紳乃可協符景化幽贊鴻猷當大朝之開
創越三教以並宗在全真而為最賜五祖之尊名
加七真之懿號或勅葬於仙骸或官修於靈宇諸
餘賞賚難盡敷揚可謂靈運昌辰玄風慶會顧成
德之玄廬踞莘川之勝地按圖經云盧遨得道於
此縣因名焉厥初商州水銀冶制置使張漢芝抱
濟時撫俗之美謀有建隼伏熊之雅望幹山川之
利給軍國之儲因而感上帝垂休衆靈孚祐銀液
丹砂挹而無竭公乃念茲冥貺創此琳宮惜乎功
未終而遽聞去世子繼完而時稱有後築基經始
當季周顯德之中落際告成迄皇宋建隆之始時
歷兩朝功成一志頃者五嶽馳三河霧塞雲臺
天慶咸遭却火之焚太一神霄俱致兵肉之廢惟
茲古觀以仍存久矣玄流而遠逝舊址苔封古壇
蕪沒枯松夜月希聞玄鶴之聲暮草秋煙空聽莎
鷄之響乃有襄樊行省郭君素敬冠裳尋修書疏
敦請玉陽王真人之高弟河中陝州教門提點清
虛大師與屯公主之因而多捨家財大興功役勸
修宮室再展廊廡玉像金容重加潤色碧瓦朱甍
一新輪奐及穿渠而引磴或疊石以為垣既善德

以聲聞感陰功之默相變儉為豐革邪歸正兇寇
迴心而自善頑民引領而依仁一方順化千里交
歡雖由太上之宏慈實賴汾陽之勩力可與劉仲
祿杜德康田雄輩並驅爭先此數公者皆一時權
貴左右玄門深有力焉一日門人知觀裴志清桂
志玄焚香煮茗命余為記固辭不克重意難違未
免姑據其實而言之

范致虛仙翁觀碑記

莫楚之北鄙表

界提封鎮以方城之山羣峯巖從聯延四合望之
回環宛若郭郭其中一峯巍然而高大獨出衆山
之上者黃石山也山之東曰青龍潭西曰白虎峯
南曰火精嶺北曰真龜洞其中是為黃石各因濟
北之神祥兆留侯之夢自漢迄今靈宮是保者仙
翁觀也觀枕黃石之麓南面而朝羣山來者若趨
伏去者若奔避屹而峙者若峩冠垂珮劍履而侍
飛煙屯雲盤輿紆紉朝夕乎其靈光寶氣祥嵐
翠靄秀發乎其間是為福地實真列聖之所居唐
開元中穎唐州之方城縣刺史崔志廉縣令羅之
信以歲旱嘉雨應祈肇新祠宮西平令姚震為之
頌刻石祠宇事載舊聞自唐之亡更五季喪亂之

餘井邑無復保聚顧茲靈祠越在林莽荒圯弗治
 本朝景德中真宗皇帝始詔崇飾歲時遣使奉祀
 著之令甲元豐初神宗皇帝詔以隸中太一宮崇
 奉益嚴土木鳩僦之功踰三十年始克有就凡門
 廡堂室庖湏為楹一百有二十為工以萬計而仙
 祠殿其成最居後蓋造始以崇寧三年其成以五
 年積其費為錢二十萬庭殖華煥廣大高明至者
 聳觀焉瞻仙翁之遺像惕然如見其人慕仙翁之
 高風超然欲遺於世霓旌絳節從玉帝而何之羽
 蓋雲駢擁真官而來下宜為頌歎以被無窮其詞
 日金闕玉京朝以萬靈從以百神惟帝之廷太微
 葉珠紫府清都鈞天廣樂惟帝之居雲旂續紛高
 靈嘉族胡為而來遺我素書胡為而遊匪山之壘
 逢時有事拯彼焚溺著靈圯下託蹤黃石留侯實
 受妖亂以息式慰侯心復茲顯跡晦明之辰夢與
 父遇覺命立祠乃荒茲土稱以仙翁著其父老自
 漢迄今多歷年所民懷其初祠事如故靈宮杳杳
 而非人間風馬雲車景光肅然宅我新宮主我福
 地永惠我祉

張耒溫縣司馬公祠堂碑記

元祐元年九月

甲子丞相司馬公薨朝廷議所以追崇之於是進
 爵為公而國於溫惟司馬氏系出晉平安獻王孚
 而獻王河內溫人也故推本其故家而封之五年
 奉議郎王仲儒為溫令告其邑人曰惟司馬公道
 德功烈著於朝廷施及生民者自匹夫匹婦與夫
 荒外蠻貊悍夫姦民心革誠服左右兩宮格於太
 平是其功德宜配社稷天下祀之而溫者國也顧
 不能祠而可乎於是度地作堂畫公像而禮祀焉
 告於譙郡張耒使記之耒為之言曰盛德之不作
 於世久矣古之所謂盛德者不施而民服無事而
 民信未嘗動顏色見詞氣而天下從之若子弟之
 慕父兄故其為功也不勞而物莫之能禦三代之
 亡聖賢不作而士之能有所立於世者亦多矣然
 皆費心殫力招天下而從之以其智勝之而後能
 有成是何也德不足而取辨於其才故也故其所
 建立勞苦而淺陋夫豈不欲為盛德之事哉蓋其
 所積者有不足故也子產君子也猶曰惟有德者
 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子產豈欲為猛哉以
 為德之效實難懼夫好高之難成也是以其心於
 其次以求夫無失嗚呼德者子產之所難而况其

下者乎故自秦漢而後更千有餘歲而盛德之士
不作蓋無足恠惟司馬公事君而君敬之未嘗求
民而民與之非其類者有不合而無不信受其罰
者有不悅而無敢謗其自洛入覲也郡邑田里至
於京師觀者千萬環聚嗟嘆至於泣下嗟乎此可
以言語術智得之哉故其相天下也因物之所利
而與之因人之所厭而更之從容指麾內外響應
而天下無事矣蓋自秦漢以來至公而盛德之效
始見於世可謂盛矣嗚呼當大事處大疑勇者招
敵智者召謀惟有德而後萬物服則夫二聖之所
以用公其可知也夫某辱游公之門而喜
王君之好德使以其說書於堂而刻之

元郭思恭彰德府儒學習雅樂碑記

相郡廟學之制創自古昔

聖朝尚文崇教夙出前代郡在邦畿儒風之盛日
逾一日茲可見見皇元之德大以治孔子之道尊而
明也春秋薦享稽諸祀典備三獻而闕九成豈八
音之器不克具與抑具其器而為政者或未之舉
與將事幾之會必有待乎其人也至元戊寅夏六
月定興杜公以總管來蒞茲郡下車祗謁先聖大

成殿已乃揖學官而進之詢以學規且曰殿右克
諧堂封藏者何學正燕九萬學錄許中行合辭對
曰前總管馬合謨以祝未有雅樂率楮幣為定者
一百有三十於江浙造八音之器其制六十有四
既至未用而公遷秩今十有五年矣公白於監郡
公謀於幕府諸公曰修舉禮樂吾輩事也况雅樂
素具特教肄之功耳公訪之縉紳耆儒求通達律
呂者適前太常禮儀院協律郎安陽郭思孝歸鄉
里延致以禮典正音節選儒生之秀者從而閱習
焉調成協律公請一試監郡公等皆曰可矣乃以
已卯春二月丁酉奉祀先聖先師金石在縣絲竹
就列禮行樂舉間奏迭作鏗鏘清亮既翕而繹升
降拜起維序以和遠近觀聽歡欣慕向教授王克
彬偕學正李允中學錄許中行跡其事來請記實
予聞公之為治一本於德安靜惻愍不務名聲吏
畏其廉民安於善可謂有古循良之風矣又動之
以禮和之以樂既竭誠於報本復敦化於善俗意
者將漸仁摩義宣太平之澤霑於郡人乎監郡別
駕二公讀書謙慎勇於從善其賢
足尚也政之易成豈不在是乎

吳炳登封縣儒

學碑記

聖人之化於國家聲教為遠通學之廢舉視守令良否而風俗之美惡係焉皇元龍

興崇尚文化薄海內外咸建學置師俾勤勸誘以光吏治間設科選以賓興其秀使待問於廷不十餘年皆位至通顯人知向方一意於學卉衣遠人皆能講聖人之道酣飫子史習文辭羣試於有司獻藝於上國與吾中土之士角長於一日往往躋職仕有各稱於時豈土俗至是哉蓋聖化遠被勸學之效漸劇使然也惟登封距京都首善僅五百里而近乃昔洛師畿內地故家文獻濂洛之淵源在焉愚意弦誦之聲不絕於耳明經待問之士相接於朝也載瞻學宮庭第不除像設在位漫漶弗飭學者病之非朝廷之化勤遠而遺近風俗之升降異前日也將施教有不齊而為邑者有所未至歟泰定丁卯歲冬十月王君琇始尹是邑首來謁學即慨然歎曰國家重選守令且將屬以何事教基將墜責其誰適乃謀諸主縣簿馬瑛計學廩之贏佐以已俸徵傭僦工伐木陶瓦邑之好事者咸左右焉董以文學王文煥蓋數閱月而克就緒有嚴聖容四子旁侍配食諸賢繪於廡下殿寢尊嚴

門闔深覲乃集士民擇日虔告而用牲焉因提點嵩陽宮事遲道靖來汴介嘉議大夫工部尚書致仕韓冲來請記噫若尹者可謂良吏而知所務矣古者國中至於鄉遂皆有學先王所甚重者莫尚焉非直為觀美也蓋以扶民彝善風俗平居則入孝出弟知禮讓人人自重不犯有司而上之政易以行遇事則親上死長而無自顧之意者教實使之然也故孟氏語時君以仁義不過使無饑寒之患而後謹庠序之教而已蓋誠知其如此非嘗試所疑故為迂濶之言求異當世以自取屈於功利之徒也嗚呼功利之說異時同患人知善趨事者為有用而不知移風易俗者在此而不在彼也若尹者可謂良吏而知所務矣蓋尹嘗以俊秀為國子生遂典學籍除太常太祝出主濟南鄒平縣簿選椽中書以承事即來尹是邑觀其設施蘊於中者可知矣乃為記之俾刻以示後使皆勸學不可緩講仁義之說以續夫濂洛之傳勉勉焉為國家育才以待用則尹之職舉而是學者不患其或廢矣哉馬祖常光州儒學碑記光州既新作孔子廟乃以圖來徵文於州人馬

祖常曰爾先子為政於此州州有學以教人有田以養士有廟以事先聖先師矣今又圯不治廟四出無垣登降無階肖像之設五采之服不彰妥靈之位不嚴配侑之序不飭室屋構櫺周廡重門及邊豆禮器之類一切敝舊取具假借歲春秋釋奠官及屬師及弟子致齋無次某等一二人辱守茲土割其稍入入民之錢粟筏木陶瓦木材陶良以錢鳩工以粟傭力丹漆黝堊金銀施色之物皆集作於天曆二年七月九日成於至順元年八月十有八日凡廟位像設稱乎南面而為王者之居昔之不治者今皆治矣昔之無有者今皆有之矣爾先子為政於此州爾又以文名於時爾宜為文告來者庶謹之而毋毀也祖常三為典禮之官習於先王之禮而學於聖人之徒陳跡往轍不敢煩州人之聽獨以我朝有道之世告吾州人始憲宗皇帝都和寧遣國子二十人就學今都之南城孔子廟旁青意訓誨刻載廟中世祖皇帝潛王邸召學士王鶚因幄中設主陳俎豆觀祭孔子儀武宗皇帝詔天下若曰世皆知尊孔子矣而皆未至也其進封至聖文宣王孔子為大成至聖文宣王今上

皇帝正位制若曰孔子大聖推本父母未極褒崇父叔梁紇可封啟聖王顏氏可封啟聖王夫人命以璽書告闕里廟庭猗歟盛哉夫天下既富而教興焉興教必於學學必有所師師莫若聖聖莫若孔子則廟而事之者學宜莫先焉且既富而教雖三王之制未有不富而能教者吾州介江淮之交生殖甚寡然少長安於朴俗衣服飲食給於田蠶弋釣之力工商給於麤完男女婚嫁養生送死質而有節其人已幾於淳厚故易富而易教弗如他州之必待厚藏而後富近刑而後教也是以見其大夫賢欲有所興起於善而又應之之速也如此誣天下以難治者豈君子哉國家以文化成四海考郡縣之績當以吾州為首焉茲叙其實而又德也詩曰於穆聖師降我新廟几筵維飭像設維肖四瞻周廟載基載築雅雅鱗鱗靈御之肅靈御之肅衣裳我人俾不為羣而即於倫埏埴萬類同仁於天匪言莫宣匪文莫傳六藝百家咸質於經我維受之日化於成大帝在位翁以敷施考妣啟聖而追王之四海作則文明式昭我州易教作廟

維喬榎楠梓栢弗雕而斲陶瓦髹漆施色丹雘麗
 牲在門春秋蠲吉官屬師徒端弁以入其容鏘鏘
 其神洋洋牖茲顓蒙闇日而章維嚳諸谷會流為
 潢南簿其鄂州名為光光在北城瘠土寡殖維人
 易教衣食耕織則既衣食又學為士學
 士有師先聖是祠州侯德勸民豈忘之
程鉅夫諸

葛書院碑記

南陽城西七里有岡阜窳然隱起曰
 卧龍岡有井淵然渟深曰諸葛井者
 相傳漢相忠武侯故居居民歲祠之巫覡禱薦獻
 無節黷禮慢賢君子病之至大初故河南行省平
 章武亭何瑋行農至郡率官吏長老伏謁祠下顧
 瞻徘徊愾然興懷謂守吏烜曰孔明三代而下一
 人而已武昌相去千有餘里猶建廟學而祀尊之
 况其所游處也哉出步祠東得隙地焉曰以是建
 廟學足矣遂委主簿趙守訓董其役迺合僚吏祿
 入之贏以備傭相山之良木斲石而隸官者以具
 材至大二年春即工大修侯祠而加廣焉祠之東
 為孔子廟廟之後為學凡堂序門廡庖湏庫庾肄
 業之齋庠書之閣官守之舍咸備以間計祠十有
 二廟學四十有六端莊廣直不務侈麗剖官之廢

地四十項籍於學置山長一人掌其教又名講堂
 為靜成之堂東序為明志齋西序為廣材齋閣曰
 崇文合名之曰諸葛書院傳曰有功於民則祀之
 侯之功萬世之功也於祀為宜祀於其居為尤宜
 焉諸學子以及有位之人師聖人之道仰大賢之
 業夙興夜寐可不思廟學之所以建天子之所以
 命豈徒誇前人
王緯涑水書院碑記 至治壬戌縣
 尊後觀者哉 侯帖木兒不

花來涖光山越明年政成訟息迺詢同僚及邑之
 耆德曰方今文治浹洽黨庠家塾比郡相望近代
 則有書院精舍之設所以育人材廣教養者亦吾
 縣所宜有况先賢司馬温國文正公實生是邑眾
 翕然樂從乃買縣治西偏故地廣袤若干畝仍其
 舊而增飾之名曰涑水書院堂為七楹中設公像
 名曰粹德堂左以屬賓客右以延師席闢齋五聚
 邑士之俊造與幼而學者分教之游息之所講肄
 之室庖廩井廡靡不備具貧而無資來學及四方
 宦游者至則如歸復置田畝若干歲入以贍且以
 供祀事士子彬彬然相與揖遜於其中日講周公
 孔子之道詩書六藝之文明人倫厚風俗於是乎

在歲時以祀率諸執事肅然就位盥洗周旋登降
拜伏籩豆靜嘉禮容有恪神之來享也無疑矣古
者德被一鄉化行一邑民猶廟祀不忘况公生之
邑哉嗚呼公陝之夏縣人德業出處備載之史其
居於洛則憂國出為相則憂民蟬冕不知為貴布
衾不知為儉至誠感人心盛德服後世兒童走卒
皆誦公名其所論著上自戰國下訖五季垂鑒將
來厥功大矣宜其列諸大儒從祀先聖千載而下
欽仰之

鄭擇善衛輝府城碑記
郡城之築肇自東魏歷代廢置備載
郡志此不復論歲月既久不能無傾廢者矣至正
辛卯總管東明朱守諒仲威以累任風憲來主郡
治興滯補弊殆無遺憾一日謂監郡曰軍儲之重
府庫之積與夫居民之駁非城池將焉與守乃選
徒庸徵材用計餼糧具畚鍤量事期揣高下力不
足則勸富民以資之其功不亟不徐使人歡忻鼓
舞樂事赴工不數月而城成上又建譙樓四楹設
以欄檻繞以箭牖頤盼之間煥然一新望之翼然
過者改觀焉既落公以吏持狀謂僕曰功畢無紀
將何以示來者君其為我志之辭不獲已乃繹其

意而告之曰孟子有言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
人和昔尹鐸為晉陽保障繭絲之戒卒濟其用此
往事之明鑑也可不務乎不然金城
湯池將誰與守公曰然於是乎書

王傳文耶律

丞相祠碑記

究觀載籍遐考往哲或有德而不得

而不遇其時或遇其時而柄用不久致功業無聞
名聲鬱閎者可勝數哉若夫負經世之志事有為
之主遇可行之時居久任之位諫行言聽膏澤浹
於天下為當代佐命元臣者其惟先正中書令耶
律公平公遼太祖長子東丹王謚讓皇帝之八世
孫金道陵朝尚書右丞文獻公之季子守晉卿不
書家尊大臣也人品環瑋器宇弘博六經諸子之
書百家眾流之學莫不該貫又邃於天文星曆奇
遁卜筮之術進修遠業詎與徒老之嗟陸沉下僚
以待可乘之會惟后非賢不又太祖皇帝雅聞公
名徵詣行在相見恨晚一之日東帛加璧二之日
萬金百鎰夜半前席晝日三接乃其常也從上之
西征也禡牙之際雨雪三尺上以問公對以必克
之象庚辰冬大雪上問何徵對以峻魯檀死於中

野皆如其言又回鶻司天奏五月望日蝕公曰不蝕及期果然後一年公奏十月望月蝕回鶻奏不蝕至其夜果蝕八分自時厥後凡天動星變伐叛取國莫不容諷休咎之應罔有差忒上嘗語侍臣云公天上事尚知况人間事乎又嘗謂太宗曰天以此公賜我家爾後庶政當悉委之如魏道武之得崔浩遼太祖之得韓延徽似不是過所以著此者見公得君信任所以然也國俗稟朔漢雄強之氣統狼虎必勝之師天威所臨罔不振蕩糜滅公每以救人命爲已任至東印度鐵門關得能語之獸上恠其異召公問之公對以此獸名角端出見則主天降禎祥於國家欲陛下之神武不殺也於是考近數國舍而不伐詔卽日班師神道救人權輿於此聞燕薊留後嘗私怒殺人以車載其首者公惻然憫之曰不意法之弊以至於此遂奏下令凡應死者申朝待報自是羣國諸侯不敢擅殺矣其扈從太宗之渡河也汴京旅拒日久城且潰近臣奏國有常制悉當屠城上將從之公百方諫止之曰所以爭天下本爲土地人民也得地而無民將焉用之公以百色工匠三教醫卜衣冠旅屬如

養蠶絡絲之類各奏其必用之具區別有方詔皆從其請仍令各路有司給農種房舍以均贍之公又廷白除藏逃之禁著恩養之令平民免連累之辜逋亡無饑殍之患矣陝洛洞穴之民畏死不敢出公奏命給百旗以招徠之山外二十餘州未降奏恩詔以貫死國家所以無亡鏃之費悉舉而有之仁人之言其利溥哉乙未括戶之後如宅外寄留之驅戶准公奏籍既定悉免爲民如此類計其所全活何啻百千億萬人乎老氏曰天將救之以慈衛之其後以戶爲戶之議遂寢又奏收宣課以供國用塞中原止可牧馬之說本息相侔止債家徵羊羔之利盜無顯迹革事主虛報之償繭絲則戶止一斤田租則畝止三升商稅則三十之一迄今以爲制者也括戶以後民多逃亡各路申聞公奏免三十餘萬戶減租賦三之一以戊戌旱蝗奏免當年差稅又奏軍民各異兵不與民賦民不與兵役迄今以爲利者也而又止漢地拘牝馬之請止天下刷室女之請約法十八章以範民陳財務十策以立政皆施行之太祖皇帝謂天以公賜我者豈徒然哉其餘損益合節變化應時樞機周密

品式備具秉鈞軸二十年天下受其賜者不可縷
數四時之序功成者去公既薨謝之後柄政者雖
欲繼公經綸之規模難已禮記曰太上立德其次
立功其次立言是之謂不朽若公者可謂不朽矣
祭法曰法施於民以勞定國能禦大災能捍大患
則祀之若公者可謂宜祀矣詩曰有斐君子終不
可諼兮若公之盛德至善天下之民豈能忘之也
汲郡共山百泉安樂窩州民於此構祀宇塑公像
而祀之舊矣至元辛亥之春公之孫希逸爲本道
憲使奠拜祠下睹其椽棟歛傾階基圯裂神儀暗
翳慨然嘆曰吾祖功存王室澤在斯民而祠弗稱
旌紀寂寥乃命更其廟貌新其像設伴來寓書以
祠記見屬傳記謂善化一鄉智効一官者猶且碑
去思而頌遺愛若公之功德雖黃童白叟皆能頌
而歌舞之况秉筆之士當簡淇園之竹墨百泉之
波大書特書而不已者豈有愧辭乎至於興禮樂
立制度恤刑罰定官制建國家萬事憑籍扶持之
基者皆不暇著著其實惠之在民之不忘者以昭
示永久公之子中書左丞相多鑄字成仲希逸永
相之第九子也其餘諸子布列臺閣寺皆有能官

聲公平生所積宜其有後如此也莊子謂九萬里
風斯下者以其所積之厚也其流慶方隆而昌乎
路曰阿衡佐商爰陟成湯尚父作周涼彼武王蕭
張輔漢房杜相唐聖賢相逢治具畢張以奠人極
以組乾綱惟中令公異世同方巍巍明堂公爲棟
梁浩浩巨川公爲舟航興邦有言制國有章民方
仆僵公生不傷民方告饑公食糗糧民方號寒公
衣襦裳旣死而生旣賤而良民戴公恩天地莫量
尸祝社稷未彌報償百泉之旁百門之陽有赫者
靈公之廟堂丹雘塵暗庭廡草荒公之諸孫峩峩
奉璋來致孝享徘徊涕滂葺舊增新益大以光邦
民歲時祭祀蒸嘗荔丹蕉黃桂酒椒漿千秋兮萬
古永祀公
吳澂十賢祠碑記
也河洛之間四方之中
之所和固以爲聖賢之所宅周成王時營建東都
以會諸侯周公大聖畢公大賢俱以父師之重尹
其民平王東遷遂爲王國吾夫子亦嘗一至而不
久留也由漢及唐名士大夫之居洛者不一而皆
未若宋中世之盛蓋吾夫子得堯舜禹湯文武周
公之道而不得天子大臣之位道不行於天下而

私授其徒然惟顏子魯子二人得其傳再傳而子思三傳而孟子孟子沒而傳者無人夫子之道泯矣歷千數百年之久河南二程子出而孟氏之傳乃續同時邵子衛人也司馬公陝人也皆遷洛中張子秦人也亦以邵程之在洛而時造焉五賢之聚於洛周畢以來之所未有也洛人張順中多其鄉之有五賢又思程子之學其原肇於營道之周而其流衍於婺源之朱廣漢之張東萊之呂至覃懷許文正公尊信四書小學書以教而國朝士大夫始知有朱子之學帝制以十賢從祀孔子廟後學躍然有所興起順中白其父市地於洛城宣仁門之北構祠屋祀十賢以致嚴事之誠其次以邵周司馬張程朱張呂許為序蓋以齒之長少時之先後定也來京師求文以記予謂順中庶士也有志尊慕聖賢之學可嘉也夫果能尊許文正之教而上達於司馬以行天下之達道循朱張呂之言而上達於程張邵周以立天下之大本此實學也他日有光河洛其不在斯乎若徒立祠以祀之則亦虛文而已道者人人所同有聖賢者人人所可學其為之也亦惟實用其力耳順中勗哉

李

松真蓼王廟碑記

夫高爵重祿聲名震懼於天下者或可以勢取之至於沒世不

忘祠而祀之者惟其功德加於民也春秋五伯非不雖且盛也用兵相雄殺人無忌在昔之氓咸有偕亡之誓何祠之有哉湖陽古蓼國也堯封臯陶之胄居之猶周伯禽封於魯也臯陶明刑唐虞陳謀簡策歸功於帝德降於民可為天下萬世法自建國立宗百世之後為強楚所滅臧文仲聞而哀之曰臯陶不祀其可忽諸噫蓋春秋之時王者之道衰井田之制廢諸侯渝盟互相吞噬誅討莫加紀綱不振楚之滅蓼也何足恠哉惟蓼滅迄於宋季幾二千載城復於隍宮為禾黍山麓斷隴之間遺祠猶存繼世繕修代不乏祀北兵南下由此啟行劫於烈火煨燼無餘矣宋地底定之後鞠為茂草誠可哀也邦人之情孰不起高山仰止之思哉於是戡除荒穢因基就趾廊廟具興嚴靚藐然稍稱神之居也後增長源王顯順王迭為配享積四十餘稔矣茲者汴梁營田提舉裴世英卜神門之南因其亢爽不假客土而亭成登眺豁然一目千里特可尚也舊廟無碑世英因士夫秦信請予記

之亟言神之靈應雨暘時若凡有大旱異災告之於神無不捍除予聞而嘆曰鬼神之神德絕不可明雖然石言於晉神降於莘於傳有之故詩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職競由人不在神也予述蓼國廢興及乎神之靈跡昭示將來姑辨世之疑者與作廟之由以見其意焉

王頔膠東侯

廟碑記

壬辰冬十月有一日上沐日寶豐呂元甫以賈之碑請於頔且曰先是侯之祠堂薦經兵亂棟宇傾圯神居得無恙乎因鳩資伙役遠近樂為之用經營者凡數月告厥成功仍其故而新之堂之西貞珉在焉以年代逾遠殆為風雨之所震陵其文漫滅了不可讀近又缺然仆而分之俟其好事者復立於石蓋闕斯文願先生備述其事頔曰侯東漢名臣也當建武中興之際其元勲偉烈書之簡冊昭乎若日月揭太虛於萬世有不可掩者頔何言哉竊嘗聞之褒忠以勸臣之義聖主不忘人之功鐫石紀實告夫來者此碑之所由興也謹按侯傳取其大畧得以詳之矣侯字君文南陽冠軍人也少好學習尚書舞陽李生稱為將相之器新室末嘗聚數百人居羽山自號將軍聞

更始亂携眾歸漢因鄧禹得召見光武奇之署為將軍督盜賊馬羸光武解左驂以賜之至信都遷偏將軍觀其拔邯鄲擊青犢戰五校降陳橋每被羽先登所向皆靡眾服其驍勇建武二年拜執金吾封冠軍侯時南方未平鄧益強帝召諸將議兵事未有言沉吟久之以檄叩地曰誰當擊鄧侯率然請行帝喜曰金吾擊鄧吾復何憂遂遣大破之降尹尊盡平其地明年春與帝至宜陽降赤眉將軍征伐未嘗敗數與諸將潰圍解急身被十二鏃帝以其敢深入常令其從征而壯其勇節諸將論功自伐未嘗有言帝曰賈君之功我自知之十三年封膠東侯知帝欲偃干戈修文德廼於高密侯剽甲兵敦儒術帝深然之遂以列侯歸第闔門養威其後朱祐等薦侯宜為宰相帝命與公卿參議國家大事思遇甚渥善哉蔚宗之言若賈之不伐足以感動三軍而懷敵人故克成遠業終全其慶頔撫實而言非敢妄有加焉噫其生也炎朝之名將其往也異代之靈神祀典曰有功於民則祀大哉巍乎侯之功血食於一方蓋宜矣陰相其福享名無窮是宜闔郡歲時致祭祠而像事之父老潔

其衣冠陳其黍稷香火之奉奠以少牢惟恐其後也頤遂作迎送神歌四章俾陳於前且以慰邦人之思其詞曰雲旂搖搖渺何許神之降兮自靈宇香風冷冷肅其雨嗚呼一歌兮歌以迎黍稷明德今惟歆誠其二曰冠軍威名驚照耀萬古巍然奠廟貌邦人敬之薦蘋藻嗚呼再歌兮神意安雲車飈馭來人間其三曰金吾金吾名可紀折衝神威制千里當時公孫堪比擬嗚呼侑歌兮歌以辭有功於民祀奚疑其四曰我侯為臣忠世祖功烈中興當建武定封膠東乃其所嗚呼永歌兮歌送神陰相以福

苑濱帝嘗廟碑記
睢陽南四十五里有邦之民
辛之墟上有古城城有古丘丘之陽有帝嘗祠祠有二碑其一宋開寶六年其一金崇慶元年聞諸故老石刻尚多皆毀於金季史記云高辛地名因以為號嘗各也載諸史牒歷代祀典可尋其殿宇歲久圯壞雖嘗有脩之者皆弗克就於是鄉耆張信等相協傾貲因其故基鳩遴良材創建正殿三間基址壯大棟宇弘敞輪奐炳耀聖像增新冕旒頤若仍圖八元於東西帷幕几筵罔不畢備始構

於天曆已巳仲秋落成於至順辛未季春參政睢陽王公仁齋命掌書苑濱作文以紀其實竊謂帝之德業世系廟之沉革廢興前碑考之詳甚茲不復載敬作迎送神辭二章貽鄉人歌咏使興起敬慕之誠俾無怠也辭曰帝之來兮乘蒼龍赤豹先戒兮黃羅從衣丹霞兮烜赫佩明月兮玲瓏惟帝陟兮茂禎福惟帝格兮祓災凶翔龍旂兮日下渺鸞輅兮雲中沐蘭浴華兮弱質飲芳食菲兮愚衷歛參差兮奏疏越擊玉磬兮叩金鑪舞靈巫兮媚嫵奠桂酒兮芳醴帝之來兮不來千秋萬歲兮故宮右迎神○帝之去兮駕玉蚪畢方並轄兮飛塵騶節煌煌兮捐金玦鑿噦噦兮還瓊軸惟帝福兮雨暘若惟帝威兮疵癘瘳玄冕拱兮豐樂翠華竦兮隱憂斲石泉兮清酌采澗蘋兮潔修築蘭房兮桂室張蕙幌兮荃綢仁為罇兮義為俎忠為肴兮誠為羞帝之去兮不去千秋萬歲兮神州右送神

王磐龍巖寺碑記
相臺之西佛寺為多若黃華岷山水勝槩而去府城為最近者曰龍巖龍巖為寺不知始於何代金大定間有僧曰憲上座得法於

大尖山廣和尚遊方至此徘徊瞻眺謂其從者曰
此地前臨洹水右倚太行草棘之間廢塔猶存古
精廬也是可居矣乃謀諸里人里人曰師能留居
願以奉施居逾年學徒稍集日益衆多營繕締構
曾未十稔而荆棘瓦礫之場化爲寶坊金地憲老
以傳其潤潤傳其琛琛能世其業後值金季喪亂
所謂寶坊金地者復化爲荆棘瓦礫之場矣琛有
弟子曰德清避亂遊歷四方事定來歸曰先師故
道場也吾不可以不葺與其徒刈荆棘驅虎狼架
蓬茅於坵垣以庇風雨而託棲焉今三十年矣而
佛殿法堂鐘樓僧舍齋厨庫廡三門相房金碧像
設旛麾彩繪盡復承平之舊而宏敞續密有加焉
噫土木之崇麗象設之莊嚴皆有爲法耳雖不繫
於道而道實寓焉蓋常人之情觀崇麗之境則嚮
慕之意起瞻莊麗之容則肅敬之念生此象教之
所以有待於修飭者歟及其弊也則事外而遺內
務觀美而無踐履之實崇堂邃宇徒自尊高刻楠
丹楹漫爲勞費其於光揚佛法滅度含靈之道果
何益哉故德爽則千楹不足道在則環堵有餘若
清者其近於道矣捨衣孟自奉之資合檀信願心

之施財不蠹國役不擾衆麗不至奢儉不至陋餅
錫駐於一方而道化行於四遠師安陽人姓王氏
幼從琛學佛日誦千言及長徧通諸經論議鈔疏
皆能闇誦朝廷嘗遣使者閱試天下僧尼自真定
以南師舉首五臺山資圓戒會衆推師爲壇主開
平府新宮成詔集天下名僧設道場以落之師陞
座敷暢真乘稱旨明年大駕南巡師朝行殿於相
臺之南賜號宣明雄辨大師師爲人外融內和趙
魏間學佛者咸尊師之其弟子澄昭澄志等曰自
昔精藍名剎形勝之地必有金石記識題刻非真
爲觀美也所以掄揚道化紀述事功昭示來世俾
有考焉耳今吾師謙抑韜晦退託而不爲吾儕又
復因循不能有所表白建立則將終於晦陋而已
乃相與礪磨堅石請予求文予旣嘉師之能自信
而篤於其教又喜二子能推崇其師之德而期於
有聞也爲次第其始末而繫以銘辭銘曰梵宮胡
爲來此營法不孤起綠境生道人天眼識王氣手
拾瓦礫開榛荆一庵本不求餘羸戶外屨滿日益
增漸看木杪眺飛甍鄉閭喜聞鐘磬聲人心慈良
佛化行熙熙樂土稱太平一朝劫火移丘陵世間

成壞無足驚清公嗣法法載賡學徒仰之如景星
千經萬論浩渺滇扣之即如餅水傾龍窟棟宇廢
復興盡還舊觀加恢弘子孫才賢相繼承法輪常
轉無時停昭也沉默趨佛乘志也彊毅持門庭有
不知者觀此銘百
千年後如丹青

曹居易寶巖寺碑記

隆慮有峒
峪之山其上

蓋有寶巖寺云山形林影侶出黃華天平之右羣
峯撐空一掩一映雲煙草樹雖善繪者未易爲此
又於陰崖絕壁間夜或作金光如燈火然神幻不
可致詰者前賢詠記最多行於世目曰金燈集是
已歲已亥夏六月宣差奉御江淮安撫使粘合公
道出相下爲蕭使君作寶巖之游主僧因語及此
公乃夜禱之未幾從者皆曰與哉初如螢漸如燭
微而墮者如星隕疾而過者如電掣或焰或燼乍
隱乍見一時賓僚稽首恍然僧衆詣公賀曰相君
福人也且致誠故能成此勝緣不浹旬皇帝詔公
代其父丞相南伐相知行臺軍馬事大饗隆慮或
云疇昔之禱斯驗歟僧四乞余文以記之余曰事
苟涉恠誕固非吾道所取雖然韓潮陽之石廩蘇
登州之海市世代人物自不能齊豈精誠感召之

際而造物者亦有所適莫耶况自榮祿公至於丞
宰丞宰方爾而復有公其所以光明烜赫者熠熠
相續而照耀當世噫此非公家無盡燈耶此燈能
燃之而使此山相始終是所期於公也公曰余雖
不敏請

王惲紫極宮碑記

維衛紫極道宮全真師
冲虛子房公所勸建也

初公既參丘尊師於海上長春日其氣志非凡殊
稱異之居無幾何命主馬坊之清真觀迨國朝壬
寅歲聊捫趙侯請師住持郡之玄都宮於是鶴馭
東遊道出敝邑汲長趙實扈林聞師道價重一時
以治城崇道里隙地廣六十武縱則倍之奉師爲
玄覽別館訢然許焉率其徒張志洞等結茹以居
閱地得石上刻宋太宰張邦昌詩因知爲吳越錢
氏子孫棣華庵故基師留僅一祀而西還淇上方
履蒲戶外每以逸居無教爲慮因集其徒而告曰
吾大方家雖清虛自然爲宗以應時衍化爲重詎
容山林長往歸潔一已乎且吾行天下多矣未若
衛之土中而處會俗美而易化不於焉闡吾教尚
何往然祝延寶供香火焚修之所非大壯麗不足
以張皇教基竦道俗瞻敬之心也乃命門徒孟志

玄趙志朴率眾卜商洛之方跋涉艱阻以歲月得
木萬計遂建正殿七楹內設三清大像示至道之
原也中起通明觀後復作七真殿見玄教之傳也
下至壇墀神閣齋室庖湍廡庫蔬圃莫不備舉師
素負巧思志堅而氣充規模位置意匠中定不待
畫宮於堵而為效用者之法要使堅完鞏固為數
百年物尋師委贖遺命志朴等曰今功將集無以
吾存沒有間勉強前修以卒吾志故吾志朴三十
年間焦心勞思攻苦食淡繼述師訓猶一日然今
則繪彩供張截然一新金光五雲絢爛溢目宏麗
靚深為一方偉觀其工費之廣自力其力初不外
假而眾忘勞焉是經始於壬子之春迨至元甲申
秋工告訖功志朴乃述其師之行業與夫興造本
末踵門磬折謁丁文者再余以鄉梓盛蹟且與師
有談玄之雅勉為叙次之師諱志起濰州昌邑人
幼業儒既而以異夢有覺遂入道為人氣貌魁奇
操行清峻通古今善篆籀樂與各士大夫遊至於醮
祭之獲福雲鶴之顯應所在驚動世人之耳目者
為多遺山謂師外朴而內敏質直而尚義似夫墨
各而儒實者蓋惟論云宜事業成就如此至元戊

寅志朴以師德請於朝蒙敕定仙號曰弘真體道
真人若志朴者於師弟子之禮始終盡矣尚猶以
師不親道緣大成為歎予慰之曰不然昔真人舍
清真而遊博去博而終稅駕於衛今雖遊無方其
眷戀於此也必矣况共衛間名山勝景固為小有
洞天如玄元化現於仙山公和舒嘯於蘇門海蟾
留題於白鶴仙蹤靈貺前後接踵見於方志雜出
於傳記之說者昭昭矣異時馭風騎氣追陪真仙
安知不過故山而留語俯華表而增懷而為孫劉
絕塵之舉也邪仍作歌詩詳見師志俾刻諸貞石
雖綿亘千祀庶幾來者有所考焉其辭曰道家者
流本靜清查冥而無迹與形寶慈尚儉貴不爭茲
乃黃老之常經有時土苴為世程祈禳醮祭由是
生像緣教設雖強名雄樓傑觀相崢嶸猗嗟先生
起營陵魁偉德業玄門英至人未免安素行河山
兩戒盤金庭方花古礎排巨楹紫雲為蓋青雲城
羣仙媿列須皇靈紫垣落落羅天星先生演化意
有徵後孰倦焉先生營庶用張本道可與陰助王
化歌清寧大緣未竟歟上昇門人攀慕涕雨零歲
累月積大有成惜不久祝為宗盟仙宮洞房本不

局神遊八表風泠泠來過故園宜少停紫極夜氣
開蓬瀛追攀逸駕非吾能尚想爲國儲休禎風時
雨若穀不螟一洗澆俗還淳誠我胡祗適新開天
詩刻石向千齡要作萃表歸來銘

平水碑記

人之生也水與穀而已人不食飲七日
死者水穀俱絕也得水則猶可以活年

饑避兵以藥辟穀者惟水不可廢養生者亦以嚙
玉池之水爲能致壽龜蛇不食不死以得太陰之
精而陽不能涸花木土植而生折置瓶盂養之以
水則自芽而葉自葉而旬日終月不死然則水之
利萬物萬物之秉命乎水其利溥哉故五行生成
後先而水爲之冠布五氣而行四時流而爲江海
河漢霈而爲雨露霜雪雖天地復資以榮豈特萬
物哉林州當太行最佳處民居圖畫間五材俱美
惟水爲難得鑿井淺者百餘尺深者倍蓰綆如牛
腰一人不能舉歲當暑旱泉縮居民環井而立炊
時瓶罍不盈民大以爲苦村落鑿井盡土而無水
者緒雨水以飲撫字之吏前後相承無如之何州
西三十里水出天平龍洞歷山而來甫踰中路阻
以巨石伏入地下不適民用至元五年春前江淮

等路安撫李公漢卿來治是州下車撫民勸農問
以利病教條旣布詢謀於衆導水以東以濟渴以
溉枯稿衆踴躍從命不督而疾於是公同僚達魯
花赤石抹乞打及州判李讓親畚鍤碎巨石以火
墮高湮卑順流而行滔滔汨汨直抵城下役不再
集工不三宿闔境之人以公有潤物之功而感公
之仁能見前後臨民者之所未見而嘉公之智刻
石記事求文於余聞詩云豈弟君子民之所好去
豈弟之人則可以子民子民之道順民之所好去
澤林藪富藏之秘以適民用至於辦賦歛集戶口
警盜賊給土役此一介里胥亦能之古之人所謂
循吏良吏則非也余識李公舊矣天資豈弟疏水
之政固美矣消瘥閉腫之疾流於塞澤穢之惡
濡枯潤稿其利非一雖然特仁政權輿也異日
如黃穎川龔渤海惠政良法所去見思此亦未可
量也磨以歲月汝衆當自知之衆喜曰唯請勒諸石

郝經羨里周文王廟碑

記相之南屬邑曰湯陰去朝歌五十里而遠故殷
紂畿內地也湯陰之北道右有古城圯覆之餘

猶峻絕屹然以其隘小而逼故土實其中幾與堞
平乃紂拘文王美里之庫也前有文王廟祇存數
楹一碑斷碎不可讀然過者遙望必披荆棘拜謁
咨嗟而去莫不尤紂之兇閔聖之厄於是屬諸相
臺總管蕭侯使新其廟以勗斯民善善惡惡之心
重爲序事曰昔有殷既錯天命受流毒逞戾殺九
侯醢鄂侯西伯聞而竊歎怒而拘之美里西伯乃
推天命衍卦觀象繫辭設戒恭畏警省益篤臣節
七年諸侯皆從之而受始歸之於是天下不直受
而共起亡殷嗚呼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而
不貳七年拘繫畏罪自責而不校以憂患作易反
身脩德而不怠此文王之所以聖也或謂文王在
美里使閔天泰顛等以賂悅受而獲免及受命稱
王者皆妄說也若然則與於天下有意於得失非
所以爲聖也韓文公作拘幽操謂爲臣罪當誅今
天王聖明可謂知聖人之心矣銘曰業業狠土兮
至今崔嵬適以彰聖德兮驅天下之歸易之多戒
辭兮憂世之衰而繩已之違不入於朝歌兮吁嗟
乎美里之祠周雖舊邦其
命維新廟其可不新兮

吳炳河南行省增修堂

廡碑記

聖元以幅員之廣建行省十一惟河南密
邇京都爲腹心地乃者皇輿再經奉迎無

失相臣僚屬益不輕授省署則因勝國之故開闕
階序延廣峻折足以治事展禮觀示遠近歷年滋
多隨敝隨葺然未有能拓其故者至元三年歲在
丁丑春月里帖木兒公來爲平章政事左丞怯烈
公叅知政事囊加台公左右司郎中員外郎都是
等咸得其人上則同寅協恭下則總齊裨贊一歲
之內百廢俱舉乃飾中堂廡周其外承塵板壁以
綵以繪作屋三楹於堂西北度儲用器設吏典守
高其前門以容車蓋復買隙地以廣西垣徙架閣
東庫於居椽之廡凡七楹補塞罅迨於完整顧
工買材民競趨赴不數月而告畢往來之賓受事
之吏道出於汴皆改觀焉落成之日會燕用樂僚
屬咸在酒半合辭言曰是功就緒不可無記而難
其人以炳前承特召忝職史館文諸金石似無不
可乃俾賓祿就授簡焉炳惟平章公以下世德重
望敦大博碩奉上下以忠惠下以郵謀不專成動必
問法是省之大越數千里民司軍政宣闡路府州
縣百職罔不聽命繭絲保障於是兼在消暴抑強

扶植良善奉宣皇猷推布恩紀慶罰所及陽舒陰
閉若是其重也復能不遺細務以飾省署內以容
衆外以示民不腆之詞弗爾爲記異時繼登政府
周視棟宇因思前功無替於後以葺其敝是記之
作不爲無助董是役阿思蘭海牙韓元英云

河南通志卷之第四十四

終

